



欲知未來之結局不可不看

老

殘

遊

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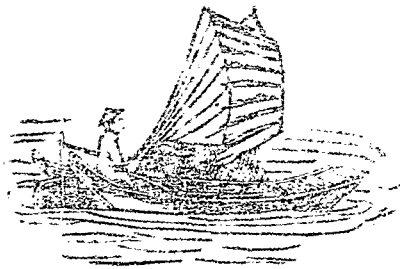
續下

實果何處元題



~~00691~~

~~#02990~~



下編序

洪都百鍊生所撰老殘遊記始被露於天津日上新聞報陸  
續登載自刊評粵梨園世夢贈銀價為之頓增奇文欣其  
賞感為此書詠也散單來風行日遠幾遍環球官書之  
佳不惟可以賞心悅目尤足以與人考證曩比余滄葦肆門  
偶得是書上編披閱之下見其於筆記敘事之中具有推測步  
算之物較推背篇燒餅歌諸最書尤見明晰不整拍案稱  
奇故於公餘之暇詳加批點而終以系窺金豹石幟意遊滬

得五百新公司主任徐君訂委讀及是書未得現空居集錄  
君笑而言曰敝公司竟有原稿係上下兩編今上編已通行中外  
空下編前曾登報出版係南北交通道此以察之為故故未敢  
遽付多民也余索而讀之翻閱一過見其記載詳盡衍算精  
當且供將來之參考展一卷而卷之不思忽披一章而章之  
都有味余因索而忘情又為批點由勸德君付洪利刷以  
供愛讀諸君覽觀之願是為序

民國元年歲在壬子春正月十日  
膠州傅幼圃撰於滬廬

## 老殘遊記下編序

洪都百鍊生所撰老殘遊記始披露於天津日日新聞報陸續登載自刊諸棗梨鬪者爭購紙價爲之頓增奇文欣共賞或爲此文詠也數年來風行日遠幾遍環球其文之佳不惟可以賞心悅目尤足以資人考證曩者余從事津門偶得是書上編披閱之下見其於筆記敘事之中具有推測步算之妙較推背圖燒餅歌等諸編尤見明晰不禁拍案稱奇故於公餘之暇詳加批點而終以未窺全豹爲憾壬子游滬得與百新公司主任徐君訂交談及是編未得觀其全集徐君笑而言曰敝公司覓有原稿係上下兩編其上編已遍行中外其下編前雖登報出版時南北交訌當道者以察察爲政故未敢遽付手民也余索而讀之翻閱一過見其記載詳盡衍算精當足供將來之參考展一卷而養養不忍忽披一章而章章都有味余因樂而忘情又爲批點亟勸徐君付諸剞劂以供愛讀諸君先觀之願是爲序

民國元年歲在壬子嘉平月望日膠州傅幼圃識於滬寓

---

老殘遊記 下編 序



老殘遊記下編目錄

- 第二十一章 攜眷回鄉路逢故友 勾留逆旅巧遇姑娘  
第二十二章 老夫人訓姪敝家常 祝清虛遊山邀益友  
第二十三章 招商店至親惜別 黑龍潭逆旅留賓  
第二十四章 求其友聲訂交傾蓋 巧譬物理垂釣深潭  
第二十五章 黑龍潭邊風雲變色 蒿里山內賓主偕遊  
第二十六章 訪古蹟相偕遊岱廟 理行裝乘興登泰山  
第二十七章 葡萄寺和尚待茶 斗姆宮淫尼宴客  
第二十八章 探真相巧入眠雲閣 遊極巔借住碧霞宮  
第二十九章 登絕頂五更觀日出 會方丈三教縱談鋒  
第三十章 黃華洞內快覩仙踪 碧霞宮前暢談天道  
第三十一章 世局變遷高僧先覺 感恩酌報魏氏傳書



第三十二章 魏誠報恩贈駿足

老殘遊歷進燕京

第三十三章 徐子平慨贈昇元帖

鐵補殘移居稽古齋

第三十四章 翁尙書抑鬱染沈疴

鐵先生展才施國手

第三十五章 託庇居停神醫發達

談論朝政尙書自危

第三十六章 感羣鳥避患京城

贈古書多情饒良友

第三十七章 太原府仗義救難士

條梅樓無心遇故人

第三十八章 鐵補殘受聘爲經理

王興漢張筵悅嘉賓

第三十九章 受職還鄉闔家歡祭

購機聘匠親泛重洋

第四十章 傷黍離感通警夢

寫懷抱慷慨吟詩

# 老殘遊記下編

## 第二十一章 攜眷回鄉路逢故友 勾留逆旅巧遇姑娘

計老殘攜眷回鄉路逢故友勾留逆旅巧遇姑娘

話說老殘瞞着王子謹與德慧生結伴回鄉。帶了環翠同他兄弟。於黎明時開車上路。當日住雒口。次早渡過黃河。由白馬山過黨家庄。至泰安住宿。一路夜住曉行。飢餐渴飲。順着江南的大道按站而行。這日到了滕縣地界。忽然天氣漸變。陰了上來。既至趕到滕縣東關。住在泰興客棧內。房屋尚極寬大。兩家行李俱卸在上房。店小二送上面水。沖了茶來。大家淨過了面。收拾停當。已是四點多鐘的時候了。當在臘月天氣。本來日短。况又陰天。更覺黑的早些。轉眼之間。黃昏已近。店小二掌上燈來。請示點菜。各人遂便要了幾樣。無非是肉魚鷄子等類。又要了幾兩高粱。分付店小二每房生上一盆炭火。以逐房中寒氣。住不多時。店小二逐一送了進來。大家裏用過酒飯。揩了揩面。忽聞車夫在院中說道。看這個樣子。怕明天要走不成了。老殘一聽。便走出上房一看。只見濃雲密布。天色如墨。西北風瑟瑟有聲。砭人肌膚。遂叫了一聲慧生。你來看看。這天

一定是要變了。慧生應聲而出，抬頭一望，說道：「這怎麼了呢？再有五六日的好天，就能到家。看這光景，怕要來了大雪。一定是在半路過年了。這可如何是好呢？」老殘道：「這就是起早的壞處。若走水路，落雪倒還不礙行舟，怪不得古人歌行路難，非身歷其境者，不知此中的苦况。兩人談了一回，覺着寒風透體，身冷如冰。這纔各自回房安歇。一覺醒來，已是四更天氣，聽的外面朔風怒號，窗上的紙刷拉刷拉的亂响，頓覺衾褥單薄，毫無暖氣，就知是下了大雪。到了次早，老殘起來，先到外邊一望，見院內積雪已經三四寸厚，滿天上如鵝飛舞，漫漫不絕。遂將小二叫來，吩咐籠上兩盆炭火，在火上坐了一把水壺，小二送上面水，就要茶壺到前頭沖茶。老殘道：「水壺一刻也就要開，我自己沖罷。這個大雪，怕今日不能走了。你們這裏野雞甚多，你給我買兩隻來，再買個幾斤羊肉，照呼廚上，把羊肉紅燒紅燒，將野雞片成薄片，我要吃燙鍋子呢。花錢多少？先由櫃上替我墊付。一起算賬。」小二答應一聲，回身而去。住不多時，水也開了。老殘拏過茶壺，下了葉子，將茶沖上。水壺內又添了些冷水，坐在火上，獨自一人圍爐品茶。環翠醒來，就火上的水梳洗已畢，問道：「今日不能走嗎？」老殘道：「傻孩子，這般大雪，車轍全已漫

借環翠  
能一問引  
起老殘不  
覺回南的

悔心全爲  
阻雪度歲  
遇祝清虛  
遊綫秦山  
伏德慧生  
寫處慧生  
裕達處正  
爲老殘寫  
照爲老殘

當年總理  
衙門係慶  
邸總辦其  
權勢之赫

了。怎麼着走呢。豈但今日不能走。怕的是頭年沒有走的日期了。早知如此。倒不如回濟南度歲的好。剛說至此。忽聽德慧生在堂前說道。補殘兄。你不用悔。多年故交。久不晤面。若非大雪介紹。那裏能在一處度歲呢。若是你不同行。我一人阻雪於此。聽着滿街的臘鼓。豈不要更着急嗎。老殘聽說。也就走出房來。向外一望。見那雪如粉蝶一般。在長空亂撲。嘴裏不住的念道。奈何奈何。我們在外邊慣了。倒也尋常。只是他們女眷。在路上過年。殊難爲情。慧生道。這有何難。君子隨寓而安。况他鄉遇故知。乃是人生的幸事。你我已知相對。有的是詩酒琴棋。可以消遣。倒勝似在熱鬧場中。手版脚靴的應酬勞神呢。老殘道。我一早起來看看天氣。知道這雪必無住時。心裏只是悶悶。便叫店家替我買了兩隻野雞。三斤羊肉。叫他紅燒羊肉。燙野雞片。我們好圍爐賞雪。消這旅况。慧生道。甚好甚好。兄弟情願奉陪。說話不已。慧生的管家打了面水。伺候主人梳洗已畢。沖上茶來。慧生吩咐。叫店家在堂屋內又添上一架火盆。兩人對坐吃茶。談了回京城裏的新聞。總理衙門的交涉事件。及某郡王的權勢。無非是上下朦蔽。固位希寵。官場之濫。無一事不令人可恨。老殘道。朝政日非。交涉棘手。把一個四千餘年的

大國被這班不肖的官吏輕輕的就送到列強去了。說罷相對太息。忽見管家上來請示道。菜已好了。在那裏開呢。老殘道。今日是我請你老爺賞雪。就叫他把酒菜自做兩分。一分開在這裏。一分開在我房裏。請你太太到那邊去吃罷。管家答應了一聲。便走了下去。不一刻店小二送上四個小碟。拭了桌椅。管家燙上酒來。兩人入座。房內也擺了一席。德太太上座。翠環下邊相陪。內外兩席。對着漫漫大雪。頗饒清興。倒忘了客中的寂寞。吃了兩杯。羊肉也就爛了。店小二端將上來。二人吃了幾塊。只覺香美無比。且無膾味。慧生讚道。京城裏的羊肉。從來有名。不料這個小小縣城。竟能烹調如此之美。尤勝於京城多多呢。老殘道。你弄錯了。這裏邊還有一個道理呢。京都係平原之地。風高草瘦。此地盡是山嶺。水暖草肥。所以這羊肉的味氣。格外的肥美。並無膾氣。何嘗是烹調的手段呢。少時上來山雞。你還要讚美呢。這兩樣東西。係此處著名的美品。正在講着。店小二已將火鍋子送來。反身出去。端來四盤鷄片。慧生一看。紅白鮮豔。其薄如紙。若不留心。直看成滿盤的桃李花瓣。老殘吩咐先送兩盤到房內。又親自端起盤子。用筷子撥到鍋裏。燙了半盤。遂照呼德慧生道。請嘗嘗如何。這椿東西。燙着吃

辨傾動朝 野大開賭 路之門所 有屬員均 以賄進不 計人才之 如何每遇 交涉事件 既不惜財 西折衝又 無折衝胆 服從外人 命令散衙 了事以圖 升官地步 至於損失 主權遺留 後患則不 暇計也。大 內云四千 餘被這班 不肖官吏 輕送於 過激之詞

兩人放量  
吃中傾至  
玉止處大  
乃五花馬  
有金裘呼  
千將出喚  
兒酒與爾  
美消萬爾  
同概萬爾  
愁之概萬  
本何等瀟  
脫

他鄉遇故  
知事而清  
之則極其  
冷淡殊屬  
不近人情  
不知其人  
淡熱之處  
其熱也潮  
湧時也肝  
愧爲不胆  
朋友

是最鮮脆的。然可是要嫩。火候一過。就索然無味了。德慧生遂箝了兩片。送在嘴裏。咀嚼了咀嚼。說道。果然是異常鮮脆。名不虛傳。遂吩咐管家重燙熱酒。放量的吃。喝。直吃到玉山傾頹而止。當晚仍是連風攪雪下了一夜。次日起來一看。地下足有一尺多深。話休煩絮。一連就下了五日。天始轉晴。那來往的行人。全已斷絕。沿途雪深三尺。深溝陡澗。填爲平陸。漫山遍野一望全白。猶如琉璃世界一般。兩人無法可施。只得奈着性子。在店內等候度歲。幸賴兩人相伴。不是賦詩。就是對奕。因此尙不寂寥。不料雪大天寒。直過燈節。路上纔漸漸的溶化。到了二月初旬。天氣溫和。山陰澗谷積雪雖已消盡。沿途泥水。仍然不能行車。這日下午。老殘悶甚。信步走出店門。站在門前眺望。沿道忽聞有人在對面叫道。補殘兄久違了。老殘抬頭一看。喜出望外。原來是自幼的契友。祝清虛。站在對面。一個小客店門口。遂緊走了兩步。上前握手寒暄。清虛問道。聽說你在濟南很得法的。爲莊撫軍的座上客。言聽計從。東南盡美。將來登庸有日了。如今有何公幹。要到那裏去呢。老殘道。傍人嘲笑我倒還罷了。你我總角至好。難道還不知道我嗎。那宗齷齪事。我可能幹的來呢。遂將自己在濟南遇莊宮保的事情。原原本本的

說了一遍。直說到齊河訪案事竣，適遇德慧生携眷回鄉，因此同他結伴，將小妾送回家去。不料至此阻雪四十餘日。清虛聽說笑道：還好。我擬了一篇北山移文，尙未脫稿。若不是在此相遇，此稿一就，定要呈政文壇，那不要冤屈了你嗎？說罷，兩人一齊大笑。老殘遂問清虛因何到此。清虛答道：素聞泰山三月三日爲碧霞元君聖誕，香火最勝。海內士女，有不遠數千里而來者。較之朝南海九華的尤勝數倍。弟因此假朝山爲名，思一覽其勝概，不期得遇故人，這也是善緣結定。兄盍偕如夫人同一遊乎？老殘道：婦女進廟燒香，兄弟每每訾爲惡俗，方思化之而未能，豈肯自蹈陋習嗎？若無小妾相累，却是一准奉陪的。清虛聽他這番議論，倒也不好相強，便問德慧生也在這店裏嗎？老殘答應道：是。兄一人旅况蕭條，何不移寓一處，以便暢談呢？清虛道：暢談則可，移寓倒要不必。說罷，拉了老殘的手，走過這邊店內。老殘高聲叫道：慧生，有客在此，希望你哪？慧生聽得出房一看，笑道：我當了是誰？原來是清翁，久違了。不但是客，且是喜客呢。遂彼此施禮就座。德慧生便問清虛到此何故。清虛遂將假託朝山遊泰岱的話說了一遍。慧生道：清翁以陵霄聳壑之材，猶如閒雲野鶴，高尚氣節，何啻羲皇上人。較弟輩之

清廉愛民  
虛心下士  
八字可爲  
勤果公寫  
照然公之  
壞事却又  
在此八字  
惟清廉始  
糜帑費因  
愛民纔求  
急治虛心

心爲形役的。真有雲泥之判。相形之下。令人自慙。清虛道士各有志趨向不同。甘露嘉禾。未聞巢許能以致之。聞慧翁在都有國士之譽。將來雲程萬里。不可限量。爲何又携瀛眷回南呢。慧生道。明年東北恐有兵災。故送賤內回鄉。免的累人。兩人扳談之時。老殘已吩咐店家備辦餚酒。送了上來。店小二搬開桌椅。擺好杯箸。先端上四碟冷葷。乃是松花蛋。金華腿。醬肉滷雞。一壺白玫瑰酒。德慧生遂讓祝清虛上坐。清虛道。邂逅相遇。同爲過客。怎好打攪呢。老殘道。慧生也不是外人。況我們也要吃飯。不過多添一副杯箸而已。大家談談倒免的冷清。老哥莫要客氣。清虛也就不好再辭。便入了座。老殘慧生相陪。談了一回都下的新聞。又談了一回山東的事情。清虛問道。聽說山東撫軍莊某。清廉愛民。虛心下士。其政事必有可觀。補殘兄想必知其底蘊。請言大概。以廣見聞。老殘道。莊公清廉愛民。謙恭下士。並非諛詞。惟政事却無甚可傳。其病正在謙恭下士裏來的。只以求治太急。側席求才。不免薰蕕雜進。不肖官吏。揣摩其求治之心。或誣陷平民。以博治盜之名。或竭民脂膏。以銜理財之術。再賄通司道大員。於公前揄揚。莫不濫邀優獎。黃河工程弊端尤甚。以清廉愛民之心。爲率獸食人之政。全吃了求治太



下士又自  
而得來以  
多民以治  
可佐能  
昔所初不  
村董務不  
處良秀小  
齊勢必而  
人日進退  
君如日賢  
剛復乘無  
一非乘心  
廉愛之也  
以進者而  
一病廉為  
生憾事

急不學無術的虧了。令人不能不代爲惋惜。遂將玉賢以慘酷而得密保的話。略言梗概。祝清虛聽了。說道。如玉守之有心爲惡。自然必伏天譴。但莊某之濫用匪人。亦不得無罪。說罷。互相嗟歎。清虛又問老殘道。補殘回鄉之後。還遊那裏呢。老殘道。弟有心先遊京城。次至山陝四川。折回由湘鄂。再返江南。不知老哥遊過泰岱。還有他處之行否。清虛道。我兩個雖同爲逐世。而志趣不同。你是到處考察政治。以利濟爲懷。猶不失宣聖周遊列國之意。我是放情山水。嘯傲烟霞。侶魚蝦而友麋鹿。甘與草木同腐者也。此後行踪。連我自己也無定見。但總角至好。相見無期。心中未免悵悵。可否爲我作三日之留。以盡故人之歡乎。老殘不便遽應。因目視慧生。慧生素知老殘與清虛爲忘形交。礙難推却。遂說道。既是清翁待朋友如此情重。詎可拂其熱心。補殘兄就逗遛三日。小弟情願奉陪。老殘道。既慧兄不嫌耽誤路程。小弟回南本無早遲。樂得盤桓數日。以罄離懷。慧生說道。清翁來時。還有同伴沒有。清虛道。弟疏狂成性。興之所至。朝山而不禁葷酒。行路而不計站頭。遊山玩水。到處留連。誰肯爲我伴侶者。隨身只有殘書數本。行李一束。黑衛一頭而已。德慧生道。如此孤身逆旅。未免寂寥。何不移來同寓呢。老殘道。

老殘說豈但懂江湖  
 上事即官  
 途上不操  
 盜又何大  
 不識雖係  
 談諸然說  
 時與江湖  
 並出官卑  
 見當時官  
 途之隘誠  
 不為之舉  
 及江湖誠  
 之走卒販  
 夫有甚於  
 也

不必一則。今已天晚，再則逆旅主人最忌過客移寓，以為招待不恭，得罪行旅，與招牌名譽有礙。候明早同主人說明，再搬到這邊。彼此免的誤會。慧生笑道：「你可為三教九流無所不通。連開招商店規矩，你也熟悉的很呢。」老殘道：「豈但江湖上的事情，就是連你們官途上不操弧的大盜，我又何嘗不懂的呢。」說罷，三人一齊大笑。祝清虛道：「夜已深了，酒也穀了，請吃飯罷。」各人也好歇息歇息。明日再談罷。於是叫店小二添飯。此時兩家眷屬早已用過晚飯。闔店的客人大半息燈安寢。德慧生從懷內拏出表來一看，已經將近十二點鐘。三人匆匆的將飯用完。清虛先告辭，仍回對面店內歇息去了。兩人送客回來，也就各歸房中安寢。只因多吃了幾杯，心裏又是高興，不以蹲店為悶。一直睡至次日十二點鐘，方纔起身梳洗已畢。店裏夥計問道：「開飯。」老殘道：「別忙，還有一位客哩。」一邊說着，遂即走出店門。到對面店中問道：「有一位江南姓祝的客人，住在這邊房裏。」店小二笑嬉嬉的說道：「在東廂房內還沒起來呢。你老找他何事，待我去叫他。」老殘尚未回言，早聽的清虛在房內叫道：「補殘兄，請房裏來坐。」老殘遂進了廂房。見清虛已經披衣而起，連忙讓老殘坐在坑沿。小二送上面水。清虛又吩咐沖茶。老殘連

寫小人之情  
形如畫  
然非熟練  
於江湖者  
却不能道  
却字

小人殷勤  
處可厭亦  
可惡

忙止住道。不必冲了。到那邊再吃罷。清虛遂洗過了臉。將小二叫來說道。我等是自己兄弟。昨晚在此相遇。意欲同伴回鄉。故而移過對門那邊。歸併一處。遂將一應的房飯。驢子。麩料等費。歸算清楚。本來小店內的規矩。每人一日房飯錢二百。牲口草。麩子錢。騾馬每頭係一百五十。驢子一百。共計該京錢三百文。清虛一餐飯未用。也就照算。那小二臉上却現出了一般不暢快的模樣。嘴裏嚙哩咕嚕的。不知說些甚麼。清虛爲人豁達。知是因移寓不快。並不與他計較。從被套裏掏出一吊京錢。放在桌上說道。你把這錢拏去。付了櫃上的正項。下餘的就給你作酒錢罷。從來住單行人小店。每人不過一二十文的酒錢。並沒有整百個給的。小二見這個客人。這等的大方。一給就是七百。不由的眉開眼笑的說道。謝謝你老。我先去冲壺茶來。你老吃着。再把你老的行李送到那邊去罷。清虛道。我並非移寓。因是自己的兄弟。俱住那邊。歸併一處。諸事就便些。茶也不必冲了。我就要過去。小二道。這有何妨。兩邊俱是一樣。既是你老不要吃茶。待我把行李送將過去便了。說罷。遂登坑將行李捲起。抗將起來往外就走。老殘道。清兄你在此檢點檢點。莫遺忘了東西。候小二回來牽了驢子。你再過去。我先去替你點收。

行李去。遂即起身回店。見小二已將行李放在櫃上。反身出門去了。泰安棧的夥計見老殘走來，便笑嬉嬉的問道：「鐵先生，這副行李搬到那房裏去呢？」老殘道：「廂房空着，就搬到那裏去罷。」店小二便抗將起來，送進廂房。連忙的掃地抹桌，忙了一會。對門的夥計已將驢子牽來，到了院中。小二急急接過，說道：「有勞了。」那人笑了一笑，就回身而去。小二便把驢子牽進棚去，拴好，拌上剉草。這纔將鞍轡拏進廂房。到前邊去泡了一壺茶來。遂請示老殘怎樣開飯。老殘道：「還是要四碗四盤，兩壺白玫瑰酒，共開兩桌。」上房女客一桌，我們的一桌，就開在這裏罷。」小二答應一聲，走向前邊去了。清虛說道：「補殘兄離家未及二載，聞聽已寄回二千餘兩之多，諒是醫道大行。這位如夫人是在何處納的？嫂夫人素善持家，姪輩已皆成童，可無內顧之憂。你可以將如夫人帶在身邊，早晚扶侍扶侍。在外行幾年道，多救幾條性命，也是一樁爲善最樂的事。昔范文正公徵時，有不能爲良，相願爲良醫之志。在公曩時，雖抱救世之志，而未敢決其必行。於今你的大道已行，聲名已震，可謂不負所學。正宜具善提之心，力行不倦，因何廢然思返而中輟呢？」老殘道：「弟之送小妾回鄉，正爲行道起見。弟非登徒子，且無伯道之憂。浪跡

清虛開方納  
殘設明方  
龍原因未  
知良友未  
改初心未  
云二事入  
幕人所不  
能爲者於  
此中境遇  
乃見大悲  
大覺心力  
其爲心折  
盡在言外  
峭處孤

天涯。豈宜置姬。此女實因拔之於火坑之中。無從安置之耳。遂將贖環翠的始末說了。一遍。又說道。此女隨在身邊。十分累贅。所以纔將他送回故里。清兄倒錯會了意了。清虛道。我也疑及客中納寵。不像你的脾氣。就如傳聞已入莊公的蓮幕之事。幾令人疑爲心隨境遷。改移節操。誰知於此種境遇。乃見大悲大覺之力也。既是因如夫人在身邊累贅欲送還鄉。又何必親自回去。徒勞往返。大可託德慧翁帶回南去。不甚便嗎。老殘道。凡事總要前後想到。無違人情。纔能行的。德慧生住江北。我住江南。相距五六百里。他已離鄉十有餘年。於今回去。諸事蠟集。况他只請了三個月的修墓假。爲期甚促。若託他將小妾帶回。要他親身送去。勢所不能。若差人送去。似乎又對不起我。這不是叫他作難嗎。所以這踰往返。我萬萬也是脫不了的。兩人正在閑談。小二送上菜來。先擺上四個盤子。一壺玫瑰。放下杯箸。恰好德慧生也走了進來。說道清翁早已搬過來嗎。兄弟倒好睡失陪了。若不是上房裏開飯。我還在華胥國樂而忘返呢。清虛道。春日遲遲。已覺乏人。况昨宵酒已過量。睡的又晚。焉得不困。我在對門店裏睡與方濃。補殘兄過去同店小二說話。我纔醒的。不然此時還不是正在睡鄉嗎。一面說着。三人遂一

出文章伯  
處得笑  
兀之至

齊入座吃酒談心。十分高興。直吃至四點多鐘。方纔用飯。飯罷。店小二撤去碗盞。送上面水。三人揩過了面。閑坐啜茗。忽見外邊進來一個帶紅纓帽的人兒。手裏提着一支馬鞭。問店小二道。我們的人多。必須要有寬大的上房。纔能住的下去呢。但聽店小二連聲應道。有有有。不知來者是甚麼官長。且聽下回分解。

祝清虛與老殘總角之交。數年不晤。他鄉相遇。不知該何等的忻幸。乃見面無片言寒暄。遽以撫軍上客。登庸有日爲賀。直以老殘爲不肖。大有割席之風。迨聽其剖析分明。始笑曰。還好。幾爲我北山移文所屈。無限深情。盡在言外。有友如此。烏得不令人進德。故君子取友必端。

店小二聞客移寓。則現鬼臉。見了厚賞。立開笑顏。寫盡小人反覆情狀。的是白描妙筆。

---

老殘遊記 下編 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二章 老夫人訓姪敘家常 祝清虛遊山邀益友

老殘房舍雖好四句爲處世名言不即店子玉帛一用幾許哉

話說那人要寬大的上房。店小二連聲答應。有有。說是這前面三間已有兩位老爺佔了。後院還有一明四暗的五間上房。比這房子又高又大。兩邊俱有廂房。牲口欄就在上房後面。算有二三十人也住的下。可不是小人誇口。南北道上。誰不知小棧的名頭。膝縣地面。除了小棧。怕難找這樣的寬大房屋呢。一邊說着。早同那人往後面去了。老殘自言自語的說道。房舍雖寬。只眠七尺郵亭。雖好。不過一宵。又何必這樣的講究。一定又是個關老官了。不由的立起身來。走至店門口一站。只見那人已從後院轉來。嘴裏咕咕嚶嚶的說道。也還將就用的。灶頭可寬撥嗎。我們自己帶着廚房。上頭不用你的飯菜。一樣給錢。店小二滿口答應道。諸事就便。你老請管放心罷。那人猛一抬頭。看見老殘說道。嚶呀。跌少爺怎麼在這裏呢。便急走兩步。至老殘面前。請了個安。問道。你老人家。這兩年可好麼。老殘一看。原來是文章伯的老家人文福。遂問道。你不在京裏伺候你們少爺。來此何幹。你們公館裏可都好麼。太太在北京不在呢。文福道。我們少爺自在翰林院供職以來。年年請太太進京。太太不肯。說是北京的水土。他老人家



服不下。來一。生在北京住過兩。次就病了兩。次。去年家人回。南。太太想念少。爺。家人纔伺候着進了北京。果然是不服水土。到京月餘。就得了下利的毛病。請了多少的有名。郎中纔醫好了。誰知從此留下了病根。一見天氣寒涼。就要發作。以致怯弱的了不得。都說是風寒入肺。失於宣洩。寒伏肺俞。鬱爲假熱。再遇風寒外襲。寒熱相持。絡脈閉塞。肺移熱於大腸。便爲殮泄之病。雖然看的不錯。總是不能除根。少爺無法。現已告了終養。全眷回鄉。命家人先來打店。不久也就到了。鉄少爺爲何在此呢。老殘道。我回德老爺結伴回南。被雪阻隔在這裏過了年。至今未走。又遇見祝先生要到泰山。只因幾年沒見。故而在。此再多盤桓幾天。你主人來了更好。這件就更多了。文福道。那個德老爺。老殘說是揚州的德慧生老爺。也是你少爺的朋友。文福道不錯。他老人家是請的修墓假。我們少爺同他打伴。他說是要走水路。早已出京上了天津。怎麼又走到這裏來了。說罷又道。家人暫請告辭。去接太太。回來再見罷。遂匆匆出店上馬。加了兩鞭。如飛的向北跑去。老殘纔漫漫踱回廂房。德慧生問道。剛纔同你說話的。不是文章伯的家。人文福嗎。老殘道是的。慧生說道。章伯已告了終養。伺候着老太太回里。怎麼他也到

寫老太不令文福不改稱以勞不其厚道是知此非要法並等開筆正極寫鉄氏家教之良男丁是而且况男

了此地了嗎。老殘說剛纔就是文福來看宿棧。他又迎接去了。車子不久就到了。慧生笑道。我知道你與章伯是姑表兄弟。我有一事甚不明白。章伯的老太爺久已去世。文福却仍稱老太太爲太太。稱章伯爲少爺。已經詫異。適纔怎麼又稱你爲鉄少爺。你也直受而不辭。世間那有這等稱呼。這家人也太不懂事了。老殘說道。這個話其中本有个理由。文福本是先姑丈的家人。在兩廣總督任內。他伺候簽押房。兼管內賬房之職。爲人忠直不欺。任勞任怨。先姑丈故在任所。章伯尙幼。全是文福照應一切。搬極回籍。真堪稱爲義僕。太太少爺原是從來叫慣。我幼年因無人照看。遷至蘇州。依姑母成人。所以也稱少爺。後來章伯雖然發迹。別的家人俱改稱呼。惟令文福仍舊。這是家姑母吩咐過的。不准更改。以示不忘其勞之意。剛說至此。只聽的店門外車馬之聲。鞦韆聒耳。諒是章伯的車子到了。老殘連忙走出店門迎接。見前面有三乘駝轎。後面跟着四五輛雙套轎車。俱在門外站住。老殘在門口一站。文福看見。便跑到第三乘駝轎傍邊。不知說了幾句什麼。忽然轎簾掀起。文章伯跳下轎來。上前與老殘握手。笑道。表兄久違了。又急急走至頭一乘轎前。把軟簾一掀。叫聲母親。補殘哥哥在這裏呢。老殘緊

寫老殘迎  
接一層井  
井有條一  
筆不亂

借小兒應  
對進退以  
點老太夫  
家教令人

走幾步。來至轎前朝上請了个安。老太太從轎內探出頭來。叫聲鉄英姪兒。你從那裏到此。你可想煞我了。我去年纔進京去。就怕不服水土。妄生病灾。想着叫你到京寫了好幾封信。總不見你的回覆。後來姪媳去信。纔知道你在外行道並無一定的地方。我纔不寫信了。不期能在此處見你。老太太刺刺不休的儘講。文福上前說道。請太太進店下轎。再漫漫的同鉄少爺談罷。早見掌包的擎着鞭子一棍。老殘往傍邊一閃。兩個騾子把頭昂起。兩耳齊豎。嚕嚕嚕的走進店去。三乘駝轎進了店門。章伯讓老殘在前。自己在後。一齊跟了進來。到後院內。騾夫上前將轎子抗起。牽開牲口。轎子落平。文章伯過來掀起轎簾。纔扶老太太下轎。老殘連忙過來請了个安。老太太笑容滿面的說道。想不到在這裏骨肉相聚。真算天大的喜事了。說着話時。早已進了上房。老太太坐定。老殘又跪倒座前。撲撲的叩了四叩。老太太連忙拉起。吩咐看座。接連着少太太帶着一個小小少爺。有三四歲的光景。走進上房。少太太與老殘見過。便走來道了萬福。老殘還了一揖。又命小小少爺過來給表伯叩頭。果然是官宦人家。自幼受過教育。嫻習禮儀。小小的年紀。舉止大方。走至老殘面前一站。遂跪了下去。恭恭敬敬的叩。

無痕跡可尋

老太太訓  
姪一節義  
正辭嚴幾  
令老殘無  
以自解乃

三叩慌的老殘用手來攙老太太說道。他小孩子家與表伯初次見面理應叩拜。你不要折罪了地。那个少爺叩罷立起。又請了个安。呼的聲就躲到老太太懷裏去了。把个老殘喜的眉開眼笑。遂向順袋內掏出了一个四兩重的錠子。走至小孩子身邊說道。這個窮表伯沒有什麼好人事把你。你拿這點東西去買菓子吃去。遂往他袖子裏一塞。那小孩子將手一掙。說道不要不要。我爹爹有呢。雖是口裏這樣的說。却抬頭只是望他祖母。老太太道。你表伯賞你。你就收下謝謝賞罷。小孩子這纔伸手接過。朝着老殘請了个安。喜喜歡歡的跑進房中去了。老殘笑道。這個姪兒真是乖巧。令人痛愛。今年幾歲了。老太太道。纔四歲耳。却還機靈。早晚之間。老身教他認幾個字塊子。已經認識了一千餘字了。只是養的太亦嬌慣。玩心過重了。老殘道。此兒風神秀徹。他日必爲國器。朝夕教授。更是老人家的含飴樂事了。老太太道。也不過是眼前戲罷了。將來我還能不能看見他長大成人的嗎。我且問你。這幾年沒會回家。是在何處。有甚麼事業呢。近中我聽着你兄弟說是你在山東。很蒙莊宮保垂青。請你入幕。你不肯就。定要在外搖你的串鈴。又何必這樣矯情呢。我家世代衣冠。至你身上。這是一定要不能繼續的了。

偏以不致  
濫求富貴  
有玷家聲  
將矯情二  
字輕輕解  
釋乾淨可  
謂要言不  
煩

老殘說道。姑媽訓教的極是。但我家詩書門第。清白傳家。既不能爲國柱石。斷不可有玷家聲。孔子云。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爲姪的並非矯情。實在是不敢濫求富貴。遂歷述河工上的弊政。及吏治之虛敗。卽如玉賢以慘酷而得密保。剛弼以殘忍借博清名。政界這等黑黯。還可存干祿的想念嗎。老太太道。聞聽莊公撫魯。孜孜求治。清廉愛民。聖眷甚隆。官聲頗好。這樣看來。豈不是名實不符了嗎。老殘歎了口氣說道。此公正吃了這個清廉愛民求治太急的虧了。霍子孟不學無術。未免爲盛德累耳。老太太問故老殘道。昔葉公好龍。特好似龍而非龍者。故見真龍而喪其魂魄。孟嘗君好士。雞鳴狗盜之徒。麇集其門。而正士不至。此無他。實心好之而不辨真僞之故耳。此公也犯了這一個毛病。幕內招致名流一二百人。隨公差遣者又數百人。真有牛溲馬勃。盡收藥籠之概。此中非無賢者。但不肖者多。結黨營私。交相稱美。而莊公素性耳軟。如此則小人日近。君子日疏。公固清廉。而民脂膏。剝削。公固愛民。而民疾苦日深。延攬人才。而正士裹足。孜孜求治。而寇盜充斥。此皆公求治太急。用人太濫之所致也。爲姪的。不敢側足龍門。正以此耳。老太太聽了。不禁惋惜者久之。因說道。我固知你並無矯傲的性情。其中

老殘方欲  
去叫環翠  
詎已聽粧  
早知聽粧  
以待也聽  
其言若無  
有意能無  
憤怨其秀  
外亦可者  
兒也可者

必有別故。今果然矣。你在這裏可是要回鄉嗎？老殘答應道：「是。姪兒本想由山東再遊都下，因為時勢所迫，做了件累身的事情，只得是回鄉安插安插，再返征鞍便了。遂把在齊河縣阻雪，遇着黃人瑞，因如何搭救落難妓女翠環，納為側室，又因仗義救賈魏氏父女一案，如何平反，如何改委，並自己如何調查，救了十三條生命，前前後後細說一遍。只因這一件事，鬧的聲名過大，斷不好再到濟南勾留了。若到濟南一定要進了黑暗地獄無疑。所以定案之後，留了幾封書信，託送眷為名，就與德慧生結伴南來的。說罷立起身來，言道：「待姪兒到前邊去叫環翠來，給姑母磕頭，遂走出後堂，向前邊來叫環翠。到了房內一看，見環翠已經粧飾停當，油頭粉面，穿了件天青褂子，綠袄紅裙，手裏擎着一條繡花手帕子，在床邊上呆呆的坐着那裏等候。老殘笑道：「你這是何事？環翠道：「我聽着德太太說，方纔住店的是姑老太太全眷回鄉，備已到後上房請安去了。所以我纔梳洗梳洗，穿上個外褂子，伺候着好去行禮呢。老殘道：「沒瞧起你這鄉下的孩子，却還很知禮儀呢。遂帶着他，逕至後上房來，與姑老太太磕頭。姑老太太坐受全禮，訖環翠起身站在傍邊。老太太將他頭上腳下細細看了一遍，見他雖芳澤無加，

賞以珍物  
猶復親爲  
簪於髻上  
寫足見愛  
之切大有  
我見猶憐  
之味

鉛華不御。而眼含秋水。眉列遠山。膚若凝脂。腰如束素。嫣然作齟齬之笑。別具一種媚態。令人見而生憐。遂顧謂老殘曰。此女雖出自小家。而秀麗端莊。舉止嫻雅。且眉宇間隱隱有一股紫氣。必得亢宗之子。吾姪物色詢不俗也。遂以自己鬢邊珠花賜之。可值數千金。並親手替他插於髻上。笑道。老身贈兒此物。雖非珍品。乃取抱珠之義。要兒抱如千數之珠。以廣大吾宗。那纔對的起老身呢。說罷大笑。幾句玩笑的話。倒把環翠弄的兩片紅露。泛出臉際。脈脈盈盈。俠拜叩謝而已。此時行李已經安置停當。隨身的丫鬢送上面水。請老太太淨面。老殘說道。姑媽一路風塵。也要歇息歇息了。叫他先去給表弟妹請安去罷。老太太遂吩咐傍邊一個老媽道。你就領着鉄姨太太去見見你們太太。大家敘談敘談。就留鉄姨太太在這邊開飯。我略略歇息歇息。還要同姨太太閑談呢。老媽答應道。是。環翠遂向老太太請了個安。跟着老媽向裏邊房內走去。老殘也就立起說道。姑媽請歇歇罷。姪兒到外邊與表弟敘談敘談去了。說罷出了後上房。來至前院。見文章伯同德慧生。俱在廂房與祝清虛促膝暢談。老殘走進房來。三人一齊站起。章伯的家人搬過一張柳圈椅子。大家就座。章伯道。表兄這幾年的行踪。兄弟已

見濁世之  
不可有爲  
放浪形骸  
者古之隱  
君子多矣  
然立志遍  
游海內名  
山大川抱  
負原自不  
凡其積時  
正未忘以  
利濟酬世  
也清虛戲  
謂其矯情  
假冒放逸  
老殘知己

經略知梗概。但是既不欲置身濁流。兄弟幾次函請北遊都下。說是母親思念亟切。何不就近至京。以慰老人家想望之懷。而必欲南歸呢。老殘笑道。愚兄因見世事如此。名利之心俱淡。立志遍游海內名山大川。以曠幽懷。只因在齊河拯拔環翠。弄假成真。累贅不便。所以打算送他還鄉。修修坟墓。看看家裏的事情。小住三兩個月的工夫。再理行裝。首先至都看看姑媽。住到開年。會當西遊。訪石室。登華嶽。歷峨嵋。浮沉湘。窺九疑。探禹穴。北折而返。必欲覽盡天下之奇。方竟吾志耳。祝清虛從傍插言道。這一會可有妥當人替你帶家眷了。可以不須親身回去。徒勞往返。就此同遊泰岱。以遂初志而豁胸襟如何。老殘還未回答。章伯問道。這是何說。清虛遂將兩人在此相逢。約補殘兄同遊泰山。他託辭如夫人無人伴送。我叫他託慧生兄帶回鄉去。他又說慧生假期迫促。未便強人所難。如今姑母表弟俱在這裏。章伯又是告的終養。同伴還鄉。這可不強人所難了。老殘還想推辭。纔欲分辯。清虛搶着說道。你若立志老於溫柔鄉則已。若還矯情假冒放逸。志在山水之間。就當同我前往。幾句話說的老殘回答不出。遂向章伯說道。表弟你可肯與我帶回嗎。章伯道。至親兄弟。那講的肯與不肯。但是表兄數年未歸。



也要回家看看纔是。且如嫂初次進門，表兄不帶他同歸，也覺難以爲情。老殘道：這却無妨。愚兄雖離家年餘，然銀信不斷，寄回家去，頗無凍餒之虞。你那兩個表姪俱已成童。你那表嫂又非胭脂虎，况我納環翠，原爲拯拔於水火，並非眷戀於枕席。只要衣食豐足，他也就如願以償了。表弟如把他帶了回去，倒省了愚兄的跋涉之勞呢。章伯素知老殘的性情，放浪江湖，在家裏是住不慣的，因累贅送環翠回鄉，確係真情。兼之祝清虛在傍相勸，遂說道：表兄吩咐，兄弟無不從命。要表兄與母親當面說明纔好。老殘道：這是自然。德慧生聽的他們已經商議妥叶，這纔說道：你們這夥人正經事不理，只顧咄咄嗒嗒的令人叵耐。老殘不知就裏，忙問何事。慧生向清虛說道：剛纔我們說的甚麼呢？清虛笑道：該打該打，真是短禮。便向章伯說道：有勞老弟代稟一聲。小兄同慧生要上去給伯母請安呢。章伯說道：不敢當。擋駕罷。慧生清虛一齊說道：那怎麼使的。通家至好，忝列子姪行。又在客路相逢，那有不拜堂拜母之禮呢。章伯不好再辭，遂吩咐家人到後上房間問老太太睡醒了沒有。家人領命去不移時，回來稟道：老太太已經起來。同鉄姨太太那裏吃點心呢。章伯遂起身向兩人說道：待兄弟先去稟明家母。

老老  
太太  
謂  
子如  
敵鳥  
無辜  
之  
情以  
爲無  
情  
其於  
老妻  
朋友  
之問  
無處  
不  
欲往  
送環  
翠

來恭請便了說罷便向後院而去。到了上房。環翠正陪着老太太吃過點心。在那裏閑談。見了章伯進來。急忙站起。請了個雙安。章伯還了一揖。說道：「如嫂請坐。環翠不肯。就避入裏房去了。老太太道：「你不在外邊陪他們敘談敘談。進來何事？」章伯這纔回道：「德慧生祝清虛。兩個一定要上來給母親請安。老太太說道：「客寓裏窄房窄屋的。連個坐處也沒有。怎麼叫人家進來。快快的擋了駕罷。」章伯道：「駕是已經擋過。無奈他們不肯。定要上來請安。也只得請了。並且補殘哥哥還有一事。也要稟明母親。」老太太問道：「他有甚事？」章伯便將祝清虛勸老殘同遊泰山。老殘託他將環翠帶回家去的話。告訴了一遍。老太太繃眉道：「鉄英這孩子。父母早亡。失了教訓。任性遠遊。直視妻子如敵鳥。我見他討了這位姨奶奶。倒喜的。了不得。以爲他改換了性情。有室家之好。不料他還是這樣無情。你剛纔可答應他沒有呢？」章伯道：「兒子起初本不肯應。無奈祝清虛在傍邊勸擾不休。補殘哥哥又諄諄的懇託。兒子不好過拂其意。只得允許了。雖然小兒子允從。但也得母親應了纔能算數。他們上來必提此事。請母親拒絕他們便了。」老太太沈吟了半晌。說道：「既然你已經答應了他。又礙着祝先生的顏面。我怎好反悔呢。也只得

回家正其  
多情處耳

彼清虛品  
學兼優處  
乃反映朝  
廷不能得  
士之失

老殘遊記 下編 第二十二章

由他罷了。原來祝清虛世居蘇州閶門。生而穎悟。七歲能作文。下筆千言。有如宿構。九歲以神童入泮。十二歲食餼。從此每試輒冠其軍。博聞強記。淹貫古今。時人呼之謂祝萬卷。其父爲吳下名諸生。每作文有記憶不清的古典。必問清虛。清虛有問必答。溯流探源。百無一誤。其父嘗對客戲指之曰。此吾之書廚也。由此聲名大噪。吳中縉紳。咸欲納交。大府皆思羅致幕下。雖然名震一時。無如文章憎命。困頓場屋。自知數奇。亦卽不思進取。又苦於應酬。遂卜居鄧尉山下。種梅百株。以詩酒自娛。大有和靖逸風。與補殘章伯俱係總角之處。章伯未發之先。清虛有事入城。必假館文府。兩人得以朝夕過從。以是三人之交情獨厚。其爲人之品端學粹。素爲老太太所器重。所以老太太說得着祝先生的顏面不好反悔者。蓋以此耳。且說章伯見老太太已然應允。遂說道。請母親出堂。兒子去陪他們進來了。老太太便換了一套衣服。預備停當。章伯遂到前邊邀請二人。自己與老殘奉陪。來至後上房堂前。只見老太太一手扶着一個丫鬟。從房內走出。兩人搶步向前請了个安。老太太也還了一拂。章伯連忙讓坐。兩人坐了客位。老太太主位奉陪。老殘章伯坐在老太太的下首。丫鬟端上茶來。章伯起身送茶畢。老太太

清虛絃別  
後情不合時  
宜不致於應  
酬以足  
不履城市  
者二年大  
濁我獨清  
之概

向慧生說道。德老爺不是已經上了天津。要搭輪回南嗎。怎麼又改途至此呢。慧生笑道。凡事愈急則愈緩。小姪因假期迫促。想着由水路回去較快。不料到了天津。連日颶風大作。內人身體素弱。又最暈船。一遇風浪。就要嘔吐。故此不敢上船。直在棧房內住了十來天。風暴不息。不得已纔改爲起旱的。到了這裏。又遭了大雪。一住四十餘日。倒是伯母走的遲些。却也到了此地。可見大小事情。俱有定數。概不由人的了。老太太笑了一笑。又問祝清虛道。祝先生有好幾年沒見了。府上可好嗎。現在是到那裏去呢。清虛欠身答道。託伯母的福。庇舍下也還安適。惟小姪性情迂拙。不合時宜。如今更懶於應酬。自章伯補殘出門後。小姪足不履城市者已二年矣。今聞泰山於三月開山。香火最盛。朝山進香的。各省的人俱有。山會之盛。甲於海內。小姪想去遊覽。遊覽開開眼界。到了此地。適與慧翁補殘相逢。他鄉遇故知。爲最不可得之事。彼此不忍遽別。所以在此逗遛了兩天。想不到伯母也到了這裏。更是欣幸的事了。老太太道。先生高蹈不羣。放懷山水。眞所謂冥心物表。介然離俗者矣。老身素聞泰山娘娘靈應卓著。有南天門。捨身臺。諸勝蹟。齋戒不潔。心不誠敬者。不敢朝山。先生雖爲遊覽。但至彼也要齋一瓣。

心香。感格神明。纔是清虛。唯唯。老殘忽然從傍插言道。姑媽你老人家不要勸他燒香。又要觸起他的感慨了。老太太不知就裏。急問所爲何事。不知老殘說些什麼。且聽下回分解。

老太太責斥補殘。不入蓮幕。附鳳攀龍。而搖串鈴。矯情傲世。是不能繩其祖武。閱閱世家。坐令式微。不但可恨。亦甚可哀。聽其所云我家世代衣冠。至你身上是一定不能繼續的了。想作此二語時。一定是聲淚俱下。所以老殘不遽罵辯。先說姑媽訓教的是。世間不肖子弟。讀此亦動心否。

莊公之接魯也。孜孜求治。清廉愛民。誠如老太太所問。而老殘謂其不學無術。爲盛德累。直似老吏斷獄。無從辯駁也。其所說葉公好龍。孟嘗好士。二喻。尤中公病公之耳。軟濫用匪人。實由急於求治而來。是故愈愛民而民益苦。愈求治而亂彌深。公卒以此抑鬱而死。哀哉。

久違之骨肉至親。不期而遇於他鄉。離情別恨。紛至沓來。正不知從何處訴起。乃藉文章伯問南歸一句。輕輕引起老殘揚談遊覽之志。一落千丈。頓令人心曠神怡。

怡。閱者必以爲故作跌宕之勢。殊不知此正作者苦心。暗用移花接木法也。蓋老殘卷眷回鄉。以十餘齡之幼女。初見大婦。必不至爲遊山之故。半途託人帶回。不但多情如老殘。斷不爲此忍事。卽山野愚夫亦不至此。故必以言志引起。祝清虛的激動。因激動始接到正題。轉筆處方不露痕跡。

---

老殘遊記 下編 第二十二章

借送信之  
語引出可  
篇宏議事  
見當時作  
者察時事  
日非民教  
離凡有交  
家先抱定  
歷民媚洋  
宗旨即無  
之不可解  
抑事過甚  
反動仇作  
始爾排外  
泊爾謀此  
甚則當此  
亂機已伏

## 第二十三章 招商店至親惜別 黑龍潭逆旅留賓

話說老太太方與祝清虛講話。勸他到泰山時當燒香敬神。老殘忽然叫聲姑媽。你老人家不要勸他燒香。又要惹起他的感慨來了。老太太甚覺詫異。急問爲的甚麼。老殘道。這幾年清虛不入秋闈。姑媽可知道他爲的甚麼呢。老太太說我不曉的。大概是名務浮名。高尚其志。老殘笑道。他那裏是不務名。一心要作中國的伊籐博文。想立大名於不朽呢。他近來見時事日非。洋商西教遍於海內。強賓奪主。民氣不伸。抑壓過甚。則反動力作。故每每有仇教之案發生。外交家又不得法。凡有交涉。莫不損失主權。將來疆域日削。漏卮日重。必致亡國之禍。他有鑒於此。遂專心西學。立志維新。於算學化學。格致之理。頗有心得。他常常勸人不要修廟燒香。求籤問卜。中國上古並無廟宇神像。除皇天后土之外。亦無祈禱。而世風淳朴。人無機心。民享上壽。中古聖人雖言鬼神而不屑媚。孔子云。如其媚於輿。寧媚於竈。足徵除應祭之外。並不濫敬。迨漢明帝後。佛教流入中國。始有經卷寺院神像。並塑刀山劍樹各地獄種種現象。揆厥初心。是以神道設教。爲下愚說法。而無知愚民。遂有上廟燒香求福解罪之說。從此我國迷信成風。牢



弭亂之方無他術矣。故隱然以伊。隱博文點。明是戊戌。之變庚子。見及也。此。數固長於。教然此篇。却未嘗不。是言理不。

神道設教。未嘗不是。獨恨黃冠。緇衣之說。借鬼神以。

不可破。咸謂雖有惡孽。多焚香楮虔誠頂禮。可以免罪。於是乎黃河緇衣更神其說。誦經禮懺超拔亡魂。藉神鬼騙取民財。以有用之財。供這般不耕而食不織而衣的游民揮霍。且還要焚化無數的香燭紙銼。豈不是糜費嗎。國家之貧實根於此。若能化除迷信的頹風。變黃冠緇衣之徒爲平民。或爲工爲農。不但節省糜費。且出產日增。安知非富強的根基。所以他存了這個意見。每每對人演說。勸人不要上廟燒香的。老太太聽了此論。說道。祝先生天資明敏。識見過人。所論何嘗不是。卽如燒香求福。許願免罪。本來不近情理。神若無靈。固是徒費資財。神若有靈。更不近情理了。蓋聰明正直者爲神。代天宣化。體察人間善惡。作善者降祥。作惡者降殃。是人之休咎。視其人之善惡而與之。豈有爲善的。因其不來燒香許愿。而降以災殃。作惡的。因他常來敬我。而予以禎祥。如此黑白溷淆。何足以彰善癉惡。在陽世之貪官污吏。尙且報應不爽。豈神明可以招權納賄而無忌憚的嗎。這猶是粗率之說。其實禍福並無神司。種瓜得瓜。種豆得豆。這是釋民的眞諦。和氣致祥。乖氣致戾。此乃儒家的性理。蓋災祥與人之善惡同氣相感。不期然而然耳。老身却也常評論這個理由。勸人不可迷信。無奈中國人習俗太深。不

售其好窮  
 取民財不  
 耕食自給  
 甚有雄於  
 財者衣錦  
 食肉治遊  
 於南村北  
 里以爲怪  
 不爲有試  
 忠財有用  
 之財民實  
 業游家之  
 爲國中欲  
 徒爲黃農  
 爲工爲農  
 可以爲廢  
 費而增出  
 產誠爲富  
 強之道此  
 論有功於  
 世道非淺

易化除奈何。言罷不住的長歎。德慧生從傍說道。補殘兄。你不要只顧說篇子。忘了賣藥。既應了清翁作伴遊歷。泰嶽。你要稟明伯母。替你把如夫人帶了回去。纔是老殘接着這個口氣。纔把清虛邀他同遊泰山。託章伯將家眷帶回。章伯不敢專主的話。說了一遍。老太太說道。既是你同祝先生約就。我也不好阻攔。就把環翠交給我替你帶了回去。我看這個孩子。倒也很得人痛的。我正是無人陪伴。寂寞的很。就不必送他。家去。先留在我那裏過個一年半載。候你回來。再叫他家去罷。但是你遊山之後。還到那裏去呢。老殘道。姪兒想到京城走走。再由山陝四川折回。順長江回家。也不過年餘的。就攔罷了。老太太道。你在外行道。既到處能以濟人利物。這却是極好的一件事情。我倒也甚爲喜歡。但是你秉賦的身體怯弱。山陝風霜嚴厲。可不必去。出京後。即由河南逕至兩湖。再由閩浙回鄉。不好嗎。老殘一連答應了幾個。是慧生向清虛丟了一個眼色。一齊立起告退。老太太送至堂門口。站住。老殘章伯。遂陪着兩人仍回前院而去。接連就是德太太過來拜調。彼此謙遜了一番。不必細表。老太太遂吩咐自己的廚房。備辦兩桌八八小的便飯。前邊男席一桌。後院女席一桌。棧房的菜。叫他不用預備。但用

途間尙帶着廚房並有發好的乾菜酒極的汾酒極的方形容極家之奢

羸絮問老殘不克同其愁煩可知但謂忝列下陳禮當拜見主婦令其自難行汝到且分爲情且難主不候自逸求三人親

他兩人在廚房幫忙。飯賬一樣照算。廚子答應下去。立時與櫃上說明。撥了兩個夥計打雜。陰縣原是小站。無甚菜買。不過是雞鴨魚肉。幸而有自己帶來發好的乾菜。並帶來的山西汾酒。因而兩桌酒席。咄嗟立辦。老太太與文章伯商議。請德慧生祝清虛再盤桓一日。叫文福和車夫騾夫說明。包他一天的喂養。後天再行起身。常晚各脚夫俱賞酒飯。前後兩席。開懷暢飲。盡歡而散。各自歸寢。環翠聽說老殘要返山東。叫他跟着姑老太太回南。就留在姑老太太身邊伺候。老殘回鄉。再接他到家。心裏未免愁煩。又不敢阻擋。不由的眼含痛淚。說道：「備既拯我於火坑之中。何敢以男女私情。悞備四方之志。但是忝列下陳。還沒拜見主婦。備不克帶領我以禮參謁。叫我鄉下孩子自行投到。殊難爲情。且是既已回家。分當伺候女主。分操井臼。住在親戚家中。自圖暇逸。亦不合理。備何不救人救徹。把我送回家去。見過主婦。再整行裝。那時節我也就腳踏實地。備也可以免得記罪了。」老殘聽罷。也覺近理。但已說妥。不好改口。遂安慰道：「你所慮的也是不錯。我已應許了朋友。又懇託了姑媽。萬無反悔之理。我家裏的事。你還不知也難怪你多慮。你的正室。爲人最是賢惠。御下頗寬。我已有信回去。把你落難的情形。」

送回家自  
已脚踏實  
地主人且  
免記罪至  
情至理講  
來楚楚可  
憐

環翠一聽  
老太太恩  
及其弟便  
倒地叩頭  
有聲是

訴過。原因爲救你出苦。纔成了這段姻緣。早該把你送回家去。再擬北遊。我既不能親身回去。就再寫封家信。將祝先生強邀遊山。託姑媽把你帶回的話。敘明。我明朝再懇請姑媽。親自送你回家。參見正室。這不就情理俱周到了嗎。環翠道。還有我那個累人的兄弟。怎麼安置呢。老殘笑道。這更容易。自然叫他隨在你的身邊了。兩人談了一回。未免惜別情深。一夜未能合眼。次日起身。老殘又向姑老太太說。環翠還有六歲的一個兄弟。孤苦伶仃。姪兒所以把他也帶了回南。如今姪兒不能回去。未便令此子獨回姪家。還求姑媽憐憫。賞他碗飯吃。叫他姐弟住在一處。還可以早晚教訓教訓。老太太道。昨日環翠已經對我言過。我叫他把那過孩子帶來我看。却也機靈。你表姪正沒人陪伴。叫那孩子陪他玩耍。倒也很好。豈但吃飯。身上衣服。我也替他置辦。來年請教讀先生。就叫他跟在書房伺候。也帶他念幾句書。識幾個字。豈不甚好嗎。這件事倒不用你窩心。那孩子就交給我罷了。老殘謝道。姑媽這麼着慈悲。倒是他姐弟的造化了。正在談論。恰好環翠進來問安。老殘便將方纔的話對他說明。喜的環翠爬倒地下一連給老太太磕了三個响頭。說道。蒙姑老太太這等恩與。俺那死去的爹娘。也要銜環結

天真爛漫處

老殘安置環翠處正不可少

環翠臨別之言惟願丈夫身體平安不要勞傷精神却只有無限傷心

草的圖報了。老太太連忙拉起笑道。這點事情乃是不費之惠。也算不了甚麼。老殘又把環翠回家。還得求老人家領他拜見大婦的話說明。老太太滿口應承。忽見跟老太太的一個老媽。來請老太太到堂前吃早飯。老殘也就起身到前院而去。當日開飯。仍是內外兩桌。無非把酒暢談。無甚話說。晚間談至夜深方散。文福早把清虛老殘的店賬結清。老殘回房。寫了一封家信。交給環翠。又給他一百銀子。以備用度。這纔安寢。一夜無話。次早起來。各理行裝。坐車的坐車。乘轎的乘轎。老殘伺候老太太上了駝轎。請了个安。說道。姑媽前途保重。恕姪兒不能遠送了。老太太眼圈通紅。叫聲鉄英。你千萬不要遠遊陝甘。還是早些回鄉。在外要自己珍重身體。常常寄信回來。免得老身挂念。老殘連忙應了幾個是。老太太駝轎出店。他這纔照應環翠姐弟上車。又囑咐了幾句言語。環翠早已淚流滿面。哽咽而言道。但願備身體平安。早早回家。不要記窒着我勞傷精神。我自能盡心伺候姑老太太。得他老人家的憐愛。說至此處。早已就涕淚縱橫。幾乎失聲。一个字也說不出來了。老殘此時也覺心酸。幾至滾下淚來。只得勉強說道。你不要難受。致傷身體。我年內定可回鄉。你去罷。接着又與德慧生文章伯周旋了。

鳥得不游  
淚縱橫幾  
至失聲也  
熱情真意  
不但不老  
開之之心  
我欲之且  
欲泣了

未遊泰山  
先訪巖里  
其遺世之  
心猶不忘  
言費周旋  
列國之志  
寫沿途風  
景處如畫  
點明清節

幾句。即請兩人升車。兩人謙讓步行出店。這纔彼此作了一揖。慧生上車。章伯上了駝。轎。四人相對把手一拱。掌包的將鞭子一掣。但聽的車聲轆轤。馬鳴蕭蕭。攪和着那駝。轎牲口的响鈴。噹哪噹哪的响成一片。直撲徐州府的大道而去。老殘見衆人去後。遂。叫店小二給僱了一頭驢子到兗府。祝清虛也將被套裝好。將自己的小黑驢上了轆。轎。搭上被套。老殘此時隨身行李也只有一个被套。脚夫將牲口備齊。老殘走到櫃上。又格外賞了一兩銀子的酒錢。店夥們喜喜歡歡的送出店門。清虛老殘上了驢子。復。奔兗府而來。當晚到了兗府。住在東關店內。開發了牲口。次早起來。又另僱了一頭驢。子抵曲阜。兩人商議在曲阜逗遛了一日。遂訪闕里。謁孔林。觀古楷。瞻仰孔子故宅。至。晚方纔回店。天明起來。梳洗已畢。算還店賬。仍僱牲口至大溫口。由大溫口而抵泰安。在路五日。將屆清明時節。一路上柳綠桃紅。春光旖旎。村姑野婦。聯袂踏青。紅杏村中。風飄酒幟。綠楊烟裏。人戲鞦韆。或有供麥飯於墳前。焚紙錢於陌上。兩人雖然胸懷曠。達。但爲節序移情。不覺的就黯黯魂銷。頻吟杜牧路上行人欲斷魂之句。這日將到。泰安。老殘對脚夫說道。我們都是朝山進香的香客。你領我到僻靜的去處住下。先在。

城裏的廟上燒燒香。再去朝山。找到好幽雅的下處。我就多把你幾個酒錢。腳夫聽說加他酒錢。立時滿面生喜。笑嘻嘻的說道。二位先生。要我僻靜寓處。倒要多走幾里呢。泰安西關有名的黑龍潭。潭深無底。下邊通着濟南府的泡突泉。潭內出一種時鱗魚。肥美無比。釣者絡繹不絕。潭上有亭。亭內有石桌石櫈。可以憩息坐觀垂釣。凡屬遠近香客。莫不到此遊玩。潭邊酒館飯店。也有幾家。內中有一家姓葉的酒館。名悅來店。裏邊房屋寬敞。却也幽雅。外邊賣酒。裏邊可以住客。但是這店裏的老掌櫃的名叫葉明德。性情古怪。聞聽說他還是個有名的京官呢。不思上進。在此開個酒館裏邊雖也住人。但須合了他的心思纔可。老殘笑道。開店下客。只要有房飯錢就是了。怎麼還得合他的心思呢。這却真是古怪。甚麼樣的人他纔肯住呢。腳夫道。先生你說。只要有房飯錢。就是他却不在此。有錢的闊客。他却不留。說是甚麼富貴驕人。粗鹵人。他也不留。說是俗氣。侵人。單單只住那一般咬文嚼字的窮酸。同他能談得來的。在此遊山玩水。住上些日子。往往房飯錢不能照付。他也並不計較。有時兒碰着他合意的客人。盤費不足。不但房飯錢不要。臨走他還要送上個三千兩吊呢。老殘道。他既開着客寓。客人

在阿夫口  
中爲葉名  
德先生立  
一篇小傳  
謂其性情  
古怪富貴  
者不交粗  
俗者不接

專好一般  
咬文嚼字  
的窮酸與  
之交遊是  
其謂古  
搖者亦鵲  
雀之笑鵲  
鳥也

以樹德兼  
優鄉紳着  
積鼻禿以  
當墟其爲

投止。他不肯留人家。豈不與他瀝氣嗎。脚夫道。他外面開個酒館。就是爲的這個道理。如有不合式的客人。強要止宿。他便說我係酒店。不能容留行旅。客人也就無可如何了。說着說着。早已到了泰安南關。老殘說道。你就領我去到悅來店。看看他可肯住我不肯。脚夫道。他那裏地方雖好。但是如不肯留。往返又要多走上十里的路程。驢子也走乏了。我也餓了。不如就在南關住了罷。此處市面也還熱鬧。到岱廟進香又近。那不甚好嗎。老殘笑道。你不必裝腔做勢。你送我們到悅來店。我自然是多多的給你幾百酒錢就是了。脚夫道。既是先生多賞酒錢。我也只好格外的出點力了。說罷將牲口往左首裏一帶。順着向西的小路行去。穿街越巷。走了不過三四里路。早已到了。只見一個深潭。方廣有十來畝地之大。潭邊圍以石欄。欄外垂柳扶疎。柳陰之下。有多人在那裏把竿垂釣。潭上有涼亭一座。爲遊人憩息之地。亭之左側。茅檐櫺比。有幾家茶館酒肆。走至盡頭。單單的有一所坐北朝南的房子。竹籬茅舍。十分幽雅。門前兩樹垂楊。蔭可敷。三間門面。懸着一塊招牌。大書悅來館三字。真是座客常滿。樽酒不空。有一老者。龐眉皓齒。鶴髮童顏。着犢鼻褌當墟而立。脚夫將牲口拴在垂楊之上。說道。請先生



一阮步兵之  
一流人其  
可想觀物  
開店擇客  
而寓即亦  
善作青白  
眼者

在此少站。我先去同老掌櫃的說說。看是如何。老殘點頭。脚夫遂進店。至老者身邊。指手畫脚的不知說些甚麼。但見那老者望着棚下注目而視。脚夫招手叫道。請兩位先生這裏坐坐。老殘清虛一齊舉步。走至店內。向着老者把手一拱。說道。這位就是葉老先生嗎。老者連忙還禮道。不敢當。老漢正是葉明德。沒請教兩位先生尊姓台甫。仙鄉何處。到敝邑貴幹。說着話。便讓兩人坐下。夥計送上茶來。老殘答道。在下姓銖名英。草字補殘。這位姓祝號清虛。同是蘇州人氏。特地來朝山進香。因開山在即。行旅雜遝。各窩寓誼囂聒耳。聞聽老先生這邊房屋寬敞。且又雅潔。特來拜訪。借住幾日。房金從厚奉贈。不識肯容納否。老者見老殘舉止大方。吐屬風雅。因含笑說道。老漢不才。却好交天下朋友。舍下閒房儘有。如不嫌狹陋。即請下榻便了。至於房金一層。老漢又不開客寓。那倒勿庸計較了。說罷。吩咐堂倌。快把先生們的牲口牽了進去。把行李安置在北上房裏。回頭問脚夫道。這馱子都是你的嗎。脚夫答道。這個白驢是我的。那個黑馱。是先生自己騎來的。老者又叫好好把先生的小黑馱子牽到後槽喂養。堂倌答應。走至棚下。把韁繩解開。牽着黑驢。脚夫從白驢上把被套掀下。扛在背頭。相隨進店。向後而

觀其門聯  
已知其與  
之高尙與  
老殘等自  
然臭味相  
投

走去。老殘清虛也就立起說道：且待安頓了行李，再來領教。老者說道：請便。兩人遂出了酒館後門，見裏邊極大的一個院落，中間裏一排五間上房，左右兩邊配廂十餘間。雖然是土階茅茨，却修整的十分雅潔。上房後邊另是一院，靠北有十來多間羣房，兩邊俱是敞棚。牲口棚就在上房後面。原來是一所四合頭的房子，倒也甚是嚴緊。老殘立在院內，看着把行李卸下，搬進房內。這纔跟了進來，見是一明兩暗，兩頭俱有套房。堂屋門上一副對聯，寫的是：懸榻每因佳客下，柴門不爲俗人開。房門上對聯，東邊是：願交天下士，笑讀古人書。西邊是：室有芝蘭臭，門無車馬喧。老殘向清虛笑道：此老位置之高，如此可見一斑。清虛點頭心許。老殘遂打開被套，掏出錢來，開發了腳錢。格外又加給四百錢的酒資。喜的個脚夫滿面陪笑，謝了又謝，向外去了。接着堂倌送進面水。泡上一壺雨前大葉茶來，說道：先生若要甚麼，請在堂門口高叫一聲。小人就來伺候。老殘道：是你到前邊照應生意去罷。堂倌去後，兩人揩了面，吃了回茶。正在收拾鋪陳，忽聞有人在門外叫道：兩位先生安置好了嗎？未知來者何人，且聽下回分解。

祝清虛以時事日非，版圖日削，皆由民智不開，當軸頑固所致，故慨然棄其舊業。

專心科學格致之理。其醉心西學。乃取人之長。矯己之短。吾道一行。可以圖富強。伸民氣。杜亡國之漸。非爲箇人計也。是真愛國志士。非攻乎異端者可比。可惜末季時代。豺狼當道。排轂無人。致令懷才不遇。放浪形骸。甘與草木同腐。哀哉。

老殘代述祝清虛勸人破除迷信一層。已覺十分透澈。誰知老太太講善惡災祥。非神所私。理明詞達。尤爲痛快。至論禍福並無神司。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和氣致祥。乖氣致戾。同氣相感。不期然而然者。直是現菩提身。說上乘法。頑石尙可點頭。何吾民迷信之深而不知悟耶。

第二十四章 求其友聲訂交傾蓋 巧譬物理垂釣深潭

葉老聊爲  
際非以釀  
酤爲業者

話說老殘清虛正在安放行裝。聽得門外有人打話。連忙出房一看。原來是逆旅主人。遂帶笑說道。老先生快請房裏來坐。我兩個正想安置安置。到前面陪老先生談談。這會得閒進來。想是遊客稍散了嗎。葉老道。此地並非通衢官道。市面甚小。不過因這個黑龍潭爲名勝之地。潭內出一種時鱗魚。味頗肥美。垂釣的人多。所以遊人不斷。一到日西的時候。遊人散去。市面就清冷的很了。老漢設肆於茲。也只爲的地方清幽。聊爲市隱而已。豈真以釀酤爲業學崔太守嗎。兩人一面走着一面講話。早已進了房門。清虛連忙站起照應讓坐。老殘送茶。葉老謙讓道。老漢還未盡東道之誼。這倒反賓爲主了。彼此一笑就坐。葉老說道。二位是從府上來嗎。到此有兩千餘里呢。老殘答應道是。葉老道。數千里虔誠朝山。可稱信士了。但不知專爲朝山。還有別的事呢。老殘漫應之道。朝山之後。也還打算到傍處走走。請教老先生高壽。在此設肆幾年了。生意却十分興隆的很。葉老笑道。老漢虛度六十五歲。溷跡市廛已十年於茲矣。老殘道。觀老先生舉止軒昂。一定是士林碩望。爲何隱身釀酤。而不出爲世用呢。崔老聞言歎道。不才弱

中法大相充之  
李相充之  
權人議全  
舉安南全  
國主權全  
於法外人已  
在法外人已  
望許其並  
父桂其並  
自損失省  
其由行主  
其處爲主  
來所學有  
於然朝國  
譚是草土  
始毀攻約  
從事基隆  
而有是基  
士之捷是  
大有功於  
國家乃於

冠食餼。屢困棘圍。後以選拔朝考用七品小京官。在部當差。只因朝政日非。當道者賄賂公行。老漢家寒。又不善奉迎。上官以致數年不得遷轉。已經就將功名看淡。後來因法軍攻陷北甯。朝廷命李鴻章與法國議和。鴻章舉安南全國讓與法人。並准法人在雲南廣西諸省自由行動。一時輿論大譁。朝臣交章劾鴻章。老漢亦聯絡同志。上疏條陳得失。請毀草約。專責彭左諸公。再見干戈。疏成請本部堂官代奏。詎意堂官乃鴻章私人。不但不肯代奏。且當面申飭越職言事。希圖邀名。記大過一次。老漢既痛世局之危亡。又憤當道黑白之不分。因此請假回籍。永不出問世事。在此開設這座酒店。並寓幾位遊山的客人。雖然生意清淡。却勝似在名利場中終日氣悶。我看二公丰神秀逸。吐屬風雅。不像迷信之流。一定不是朝山。或者是遊山的嗎。兩人聞言大笑道。老先生賞鑑果然不錯。老殘遂將自己及清虛的行藏。並相約遊山的始末。略言梗概。葉老自負道。老漢一見面就知非流俗。果然是高蹈不羣。既爲遊山而來。此時尙早。請在敝寓寬住幾日。候至四月八天下香客俱到。那時進山。不但山會熱鬧。還可遇見幾位高士。庶不負此一行。城內有座岱廟。祀東嶽大帝。廟內有金鑾殿。太和保和等殿。東西華門。

之堂官猶以越職言事爲過一名記大過一皂白不可分矣清政如亡此鳥得不

葉老出藏藥敬客可心爲一見傾

俱做大內規模。倒也算的大觀。候至三月三日。廟裏香火極盛。待老漢奉陪一遊。兩人連忙稱謝道。只是就誤了生意。不當。葉老笑道。這有何妨。說罷告辭出去。住不多時。只見堂倌手裏擎着一個託盤。內有兩把酒壺。三分杯筷。還有三個醬油碟子。到了堂前。把桌子拭抹干淨。擺下杯筷。又出去端進四個冷葷盤子。擺在桌上。隨後葉老也就進來叫道。小店倉卒無以應客。請兩位先生吃幾杯薄酒。就便敘談。兩人聽說。走出房門說道。家常便飯。足可充飢。何必過於費事呢。葉老道。無甚好餚。不過山肴野蕪而已。遂讓兩人上座。自己在下邊奉陪。葉老舉杯敬酒。兩人端起杯來。吃了一口。只覺味釀如醞。香浸心脾。老殘道。這樣旨酒。自來不曾吃過。老先生藏此佳釀。勿怪座客常滿也。葉老道。小店酒雖醇厚。然也不是此味。此酒名松花四季春。乃以松花醋釀。經歲方成。所以醇釀異常。老漢所藏無多。自己無故也不肯浪飲。如逢知己的朋友。騷人韻士。始一獻之耳。兩人立起稱謝。堂倌又端上菜來。頭一碗就是三條炸魚。魚長四五寸。其形如鯉而稍扁。像是只用油烹。並無別的作料。兩人心中正在誹笑。忽見葉老用筷子箝起兩條魚來。恭恭敬敬的佈在兩人面前。說是倉卒主人別無可敬。這就是黑龍潭

內的時鱗魚。爲這一方的美味。請二公嘗嘗看是如何。兩人遂卽箝起從頭上咬了一口。纔經着齒。香脆無倫。一經咀嚼。骨肉融化。並無渣滓。又吃了一口。尤覺肥美。兩人一齊讚道。美哉美哉。名不虛傳。嘗聞西南兩穴出嘉魚。柔脆無骨。不俟加油而可烹。其肥無比。較之此魚。恐未必過也。葉老道。此魚也不須油烹。只用先將魚破去肚腸洗淨。用好醬油略浸片時。將鍋燒紅。投魚在內。翻三五翻卽速取出。味已香脆。若是火候太過。便盡化爲油。連骨頭都不見了。確是鱗類中一件罕物。可惜出的不多。終日在潭邊垂釣。未必進釣得一條兩條。所以纔視爲珍品。兩人齊道。物以罕爲貴。此物不但難得。就是出的極多。也應當珍貴的。今日叨飫旨酒嘉肴。均是生平未嘗之味。抑何幸也。清虛又道。聞貴處還有兩種珍品。一名桃花雞。味極香脆。一名肥桃。甘美異常。想與此魚可爲鼎足矣。葉老尚未回答。老殘插言道。珍物顧不多得。名實不符者多。桃花雞不過是因食松子而得美名。其實並沒什麼異味。肥桃却是珍品。葉老問道。補翁到過肥城嗎。老殘答道。肥城却是沒到。是在濟南吃過的。葉老道。此桃未熟之先。堅硬如木。已經八九分熟。卽宜速摘。不然至夜就自己墮落。成熟之桃。大似鉢盂。皮薄如紙。食時必先將

肥桃之美  
固爲珍品  
然爲彩筆  
一寫更格  
外生色矣

前代之探  
實辦貢品  
爲病民如  
此桃可食  
一此雖可  
家數雖多  
抵柳語直  
一抵柳語  
若說足見  
作者婆心

葉老聞老  
殘會入蓮  
幕立以白  
限加之並  
不問其淵  
源乃不若  
與清語也  
非履歷代  
訴令人羞

桃放於盤內。用筷子在桃的上面戳一小孔。以口就孔吸之。液汁甘芳。直透胸臆。吸盡時。只餘指頂大桃核一枚。棉紙厚一張。桃皮而已。真仙菓也。所以從來此桃進貢。年年桃將成熟之時。縣官派差下鄉採辦貢品。以五六成熟之桃。一枚重二斤者爲合格。給價極廉。必須辦過貢品。給與執照。始准開園售賣。不然就要捉將官裏去。相沿成例。園戶小民。只得忍而受之。所以貢桃雖然表面好看。而氣味不醇。因俱是生摘者。不惟貢品如此。就是省城裏賣的也都是不熟。補翁在省城吃的。怕是還未得真味呢。老殘道。兄弟是在莊宮保幕中吃過。其桃之熟。其味之佳。以及吃法。俱如老先生說的一點不差。聞係自己差快馬到肥城買就。連夜趕回省城。所以纔能得十分熟的。葉老聽了。強作笑容說道。不知補翁係撫軍的上客。恕老漢失敬了。說罷。又斟了巡酒。便低頭不語了。老殘見此情形。自知失言。又不好自己疏通。直羞的面紅過耳。清虛在傍邊看的明白。因而笑道。老先生不要錯怪了好人。補殘雖曾至莊公幕下。却未應其聘。與舖糟醜者不同。弟與他爲總角之交。去年聽說他與莊公往還。兄弟也甚鄙薄之。還擬了篇北山移文。決意與之絕交呢。這回子在滕縣遇見他送眷回南。問其所以纔知道是屈



他冤屈死乎

葉老一開  
老殘歷史  
自覺兩罪  
長揖謝罪  
可見賈魏  
氏一案還  
名早振還  
避若非歸  
南決進黑  
黯地獄無  
疑

怪了他。他不但是不肯趨炎附勢。並且在貴省還做了兩件驚天動地的事情。蔣將老殘因看病。怎麼結識撫院文案高紹殷申東造等。衆人在莊公面前讚美他的人品學問。莊公一心羅致他入幕。還要替他保舉功名。他只見到撫署去過一踰。力辭不允。他就假託回籍有事。事完趕回濟南效力。莊公當時甚爲快快。後來補殘在曹州見玉賢慘酷。怎樣函達莊公。在齊河又一封信把賈魏氏的案子反了。救了魏謙父女的性命。怎麼設法破案。又醫活了十三條人命。如何救拔落難女子。贖了環翠。因賈魏氏案子鬧的聲名太大。復回濟南莊公一定逼令出山。所以纔留信辭謝。回南送眷。再着征鞭遊歷山陝。先生以他認識當道便爲不肖。嚴子陵也會與光武抵足而眠。又何嘗損其高風呢。葉老聽了。急急問道。救魏謙父女的就是補翁嗎。清虛道然也。葉老連忙站起。朝着老殘深深一揖。說道。老漢幽莽。有眼無珠。險些委屈了恩人。賈魏氏就是老漢的甥女。聞聽說案完之後。賈魏兩家重謝。補翁絲毫不受。不得已留補翁看幾天戲。已到省城將班子叫來。補翁却半夜逃走。以此看來不但是高尚其志。到處濟困扶危。直是俠義人物了。能不令人五體投地嗎。說罷吩咐堂倌洗盞更酌。又談了回莊撫軍的政

庶民甚於國殃官污吏貪官尚無此義向宋人遺破公清有張勳果復自是勤果乃慢無主見受俱無私心而害民則一青苗黃一青苗黃遙遙相對

酷吏為政最易收效自能簡在

事說到築大堤廢民捨的事情。葉老不由的歎流涕說道：自古庸臣誤國殃民更甚於貪官污吏。王安石行青苗法。與莊撫治河廢民堤捨。雖然俱不存利己的私心。却已害盡蒼生了。卽如莊撫廢民捨一事。十餘里寬。四五百里路長的河身。何止傾了幾十萬家的產業。害了幾百萬生靈呢。老殘道：莊公心術確是好的。全吃了不學無術耳根太軟的毛病。就是密保玉賢一節。他但信人說。全不留心體察體察。便貿然的保奏。後來我去信把玉賢的劣跡揭明。聞說莊公甚是追悔自己做事冒昧。咳聲長歎的幾天吃不下飯去。因是纔經密保。又不便繫鈴解鈴。無可如何耳。葉老道：補翁所論也未爲的評。他既是心術無虧。見了補翁的信。深自愧悔。縱然顧忌自己。不便撤任。也不當再蹈覆轍。聞說刻下玉守已補了兗沂曹濟道了。這是甚麼道理呢。老殘道：這也難怪莊公。他密保的專摺說的太也浮誇。直是當世沒有的人才。因此蒙軍機存記。適遇該道出缺。皇上以爲玉守在曹州政績卓著。所以纔簡補斯缺。不然也沒有這樣快的。總之此君以殘酷爲能。到處可博虛聲。既已簡在帝心。功名正未可限量。官階益高。百姓受害益衆。這也是國家的氣運使然。將來天道好還。也必有請君入甕之期。惟出虎兕於

帝顧不功名  
量然位愈  
高而民害  
益衆雖云  
國家舉者  
亦粗心使  
之也天有  
然也道爾  
好爾終有  
反爾入甕  
謂君日庚  
之君終玉  
賢縱匪殺  
不洋教慘  
至忍開卒  
市是戮於  
也道好還

柙不能不爲莊公究也。說罷不住的太息。適堂倌又送上酒來。清虛道：酒也穀了。請拏飯來罷。葉老還要再吃一巡。老殘道：在此還要有些日子的盤桓。何必定在今日呢。葉老也不再讓。便叫堂倌端上飯來。三人用罷。揩過了面。又坐談了幾句。葉老起身說道：二公今日纔到。風塵勞苦。也要早些安置纔是。老漢告辭了。兩人齊道：老先生請便。葉老遂向前邊而去。兩人吃了回茶。也就安歇。一夜無話。次日起身梳洗已畢。用罷早飯。鎖了房門。走到前面櫃上。見店中甚是清閒。葉老也纔用過早飯。含了一枝三尺長的斑竹桿。老翠嘴子白銅頭兒的旱烟袋。在店門外當街而立。見了兩人。笑道：二公用過飯了嗎。兩人道：偏過偏過。說着話。也就走出店門。見來來往往的人不少。多有一手執持釣竿。一手提着魚籃。直向潭邊而去。也有士類中人。叫人挑了火爐小鍋。一頭是蘆蓆短脚小桌。也帶着釣竿。直詣柳陰之下的。還有一班富貴人家。帶領婦女。乘着二人小轎。向涼亭去的。後邊跟着男女管家。並帶着火食挑子的。僮僕提攜。往來不絕。老殘問葉老道：來者多把漁竿。能有多少魚兒上鉤呢。葉老道：食餌者上鉤。不食者香餌雖多。何礙其游泳自適也。兩人點頭者再。清虛笑道：柳陰垂釣。倒是一樁雅事。惜無稚

先以得道  
失道一冒  
次以求名  
於朝求利  
於市爲喻  
再轉至取

子敲鐵作鈎耳。葉老道清翁既有羨魚之意。店中有的是鈎竿。就請垂綸如何。遂向店內高聲說道。速取兩根鈎竿。一個魚籃來。說聲方完。早見堂倌送出兩根漁竿。一個魚籃。並用菜葉包了一裹香餌。來至面前。清虛接過。說道老先生不去嗎。葉老道。酒客漸漸的也就要上人了。老漢還得留此照料照料。恕我失陪了。老殘道。我等無事消遣。豈可攪擾老先生的正事。且請便罷。說着話便提起漁籃。拏了香餌。清虛手持鈎竿。相隨走至潭邊。見沿岸把竿垂鈎的已有多人。他便找了一株極大的垂柳之下。放了籃子。各取鈎竿穿了香餌。席地而坐。將鈎拋下水去。鈎了有幾點鐘的工夫。並無一魚上鈎。望見傍的鈎者。多少總得幾尾。清虛說道。這也作怪。難道魚兒有知也。欺負生人嗎。怎麼人家就皆能鈎得。獨不吞我們的鈎呢。忽聽後邊有人發笑說道。天下事俱有個道理。如得其道。則無往而不利。苟失其道。事事不能行的。兩人急急回頭一看。原來是葉老站在身後。清虛遂問道。倒要請教請教。沿岸鈎者甚衆。這魚兒單單不上我們的鈎。是個甚麼道理呢。葉老道。此理甚明。我先說個比喻。清翁就明白了。求名者必趨於朝。逐利者必趨於市。因士商齷集各有其處耳。取魚者亦猶是理。水在地下。冬則上寒。

魚則理明  
辯達矣至  
講陰陽浮  
沈之理更  
了如指掌

柳陰下毫  
無一點日  
光何處魚  
兒肯清冷  
處覓生活  
縱然有不  
樂逐隊於  
熱鬧場者  
必是賦性  
清冷清冷  
之性又何  
能食香餌

而下暖。暑則上熱而下涼。是陽氣升沈的至理。凡有氣血之物。莫不喜陽而惡陰。以寒氣和煦。其象應春。能生萬物。陰氣嚴肅。其象應秋。能殺萬物。故正月東風解凍。蟄蟲始震。草木萌動。是陽氣上升也。至十月則草木黃落。蟄蟲咸俯。虹藏不見。乃陽氣潛伏也。魚在水中。亦喜暖而惡寒。隨陽氣以浮沈。故冬日取魚施網罟。無垂綸者。因魚就陽氣。俱潛伏于深淵之底。不上浮矣。迨春來凍解。日麗風和。陽氣上達。即有鱗類羣游水面。其為喜暖可知。所以春日取魚者。必在上午。因魚性就暖。曉日和煦之故。過午陰氣上升。故魚隨陽而伏矣。清翁試看所有釣魚的人。俱在有日光之處。諒是其下有魚。故能釣得。惟公卓爾不羣。驕身繁陰之下。水無日光。毫無一點暖氣。何處魚兒肯向清冷處覓生活呢。縱然有三五游鱗。不逐隊熱鬧之場。悠然自適於清冷區域。這等性淡的魚兒。猶如避世之士。不貪香餌。豈能強令上一二公之鈎嗎。說罷。用手提起漁籃。嘴裏說道。來來來到這裏下鈎。我保能釣得幾尾。兩人也就站起身來。擎着鈎竿香餌。跟在葉老背後。來至潭的西面淺水向陽之處。放下漁籃。又替兩人把鈎鈎上掛好了香餌。說道。下鈎罷。准有魚來。兩人遂將鈎擲下水去。可也作怪。清虛纔經下鈎。即見剽筏往

而羅鼎鏗  
之戾哉一  
篇高言足  
見此老位  
價之高

沈去。葉老叫道：魚吞鈎了！快揚鈎竿。清虛急將鈎竿向岸上一挑，只見鈎上掛住六七寸長的一尾時鱗魚，映着日光，如銀頁一般明亮。潑刺刺的亂迸。葉老連忙取將下來，放在籃裏，重掛香餌，尚未掛完，老殘也鈎上一尾，自己脫了鈎，落在岸上，不住的跳躍。老殘拋下漁竿，上前去捉。岌岌乎被他迸下潭去，撲了兩手的泥，因而笑道：此魚太不自量，貪餌受困，事急思逃，似這等調鼎美材，肯聽其遁跡江湖嗎？葉老聽了，不覺掀髯大笑。兩人正在詼諧，清虛又鈎得一尾，不數刻的工夫，兩人接連不斷的就鈎了七八條之多。清虛還要掛餌，老殘連忙止住道：有七八條足穀下酒的了。若不是老先生來，怕不空手而回嗎？凡事要知足，不可過貪。魚以貪而被獲，我等當以爲戒，庶可潔身遠害，永不受名利束縛。葉老讚道：旨哉言乎！三人遂提籃的提籃，持竿的持竿，一齊離了潭邊，回轉酒店而去。未知回店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葉老憤時嫉俗，雖已達於極點，然于世道人心，未嘗不時時在念。觀其留心俊傑之士，即可窺見隱衷。所以見兩人手神已知必非流俗，立出家藏美釀以飲之，與訂交杵臼之間何異？及聞其曾爲撫軍座客，便垂頭欲睡，不屑與語，又與割席絕

交者路同。洵爲血性男子。

清冷處必然無魚。以性貪者決不向冷處覓生活也。卽偶有之。性既能耐清冷。豈香餌所能致之者哉。至理名言。可爲世法。

柳陰觀漁  
頗饒逸興  
俗人紛擾  
繁露聒耳  
最煞風景  
者也道人  
出鐵笛吹  
之頌令天  
地變色散  
誠驅逐惡  
人之良法  
也老殘以

第二十五章 黑龍潭邊風雲變色 蒿里山內賓主借遊

話說葉老提着魚籃。三人同回店中。堂倌接去。將魚放在一個水甕之中。數了數共是七條。在甕內擺尾搖頭潑刺刺的亂竄。兩人放下釣竿。見各座上酒客已經不少。葉老忙着照應生意。他二人遂走進後邊。開了房門。老殘親自提了一把茶壺。到前邊泡了一壺滾茶。各人吃了幾碗。躺在床上略歇片時。堂倌送上飯來。兩人用罷午飯。又踱到前邊。在臨街的一張小桌上坐了吃茶。看着街上的人來來往往。全是遊黑龍潭的。便起身到街頭逛了一回。見各茶館酒肆。俱已坐滿。潭邊釣者漸稀。也有釣得魚兒。即在柳陰之下烹而下酒的。或有在涼亭圍坐品茶。紛紛擾擾。聒聒耳。遙望一個道人。危坐楊柳之下。袖出鐵笛一枝吹之。纔一發聲。羣動皆息。及數奏。清風颯然而至。潭波沆瀣。游鱗盡出。三弄未終。其音清冽。聞者皆有怨嗟之色。忽然潭中陡起一陣狂風。波濤激盪。天地異色。遊人大恐。如鳥獸散。笛聲亦止。兩人也就避入酒店。霎時風止。天朗。老殘獨自一人踱至街頭一望。潭中波平浪靜。潭邊寂然無人。遍覓道人。早已不知去向。心中想道。這個道士。能作穿雲裂石之音。必是異人。可惜未與問訊。失之交臂。因



道土爲異  
人恨失交  
臂已爲二  
十卷開笛  
觀峯聞笛  
伏線看莊  
老殘看莊  
子想是看  
的逍遙遊  
無老論魚  
葉老論魚  
性質偏有  
如許的玄  
理是長於  
格物之學  
者老殘頓  
小適任大  
謂道途是  
老殘頓悟  
過人處此  
段可謂老  
殘參禪也

不勝嗟歎而返。此時已經夕陽在山。酒客亦漸漸散去。見臬司務正在那裏烹魚。老殘站在傍邊看了一回。這纔走到後邊。見清虛歪在鋪上那裏假寐。老殘也不去驚動。與他。遂由行囊中取出一本莊子。坐在窗前看了一回。天色亦漸漸的黑了。忽見堂倌點上燈來。說道請開飯了。說罷向前邊而去。老殘這纔放下了書。把清虛喚醒。不一刻外邊酒菜已齊。葉老也進來了。兩人走出房來。一同入座。葉老道。請嘗嘗今日的魚。當比昨日更肥數倍。老殘笑道。自己釣的。應該有點異味。葉老道。不是這個道理。嘗一嘗自有辨別。說着便舉杯讓酒。又拿起筷子。箝了一條魚。送至老殘面前。說道請細品一品。果是如何。回手又箝一條送給清虛。自己也箝了一條。兩人各咬了一口。漫漫的咀嚼了一回。初時香脆溢於齒頰。繼則滿口甘芳。津生舌本。如食諫菓。甘回齒牙。如飲早茶。香沃肺膈。因讚道。異哉。同是鮮鱗。何自釣者風味獨殊也。葉老笑道。非也。凡動物各有性情。適其性則真氣淳。逆其性則本氣失。此潭下通濟南。泉脈溫和。以數百里溫和之氣。產這一種鱗類。受地脈之全氣。自異乎尺澤之鱗。所以新得之魚。骨柔而肉脆。這是此魚之本質。若不卽食。養過一天兩天。則逆其本性。便骨梗而肉癢。如過三五日

蔣欲寫葉  
老陪遊倍  
願先以兩  
人泛遊觀  
之文勢之  
曲折如此

後。即與凡魚不殊矣。老殘歎道。恰適自得。是之謂逍遙。物無大小。莫不皆然。豈僅此魚而已嗎。說罷彼此歎息了一回。又談了些世風不古。人人以戕賊真性爲能事。勿怪不得。永年談的投機。不覺的酒已過量。各有醉意。老殘道。天不早了。吃飯罷。堂倌連忙端過飯來。三人用罷。聽了聽街上已交三鼓。這纔各自歸寢。次日起來。用了早飯。老殘與清虛商議到城內一遊。遂向葉老問明了進城的路。逕。兩人便緩緩的向城中走去。到了西門城外一望。見這座城是緊靠山根築的。北城門外。就是上山的正路。步步登高。沿路廟宇極多。遠望之重疊樓閣。碧瓦雕臺。參差掩映於蒼松翠柏之間。盤紆而上者。數千仞。危峯疊嶂。林木葱籠。如觀李營邱春山圖。令人神往。西門外三里許。也有小山。於樹木叢雜之中。露出絕大的一所寺院。老殘指道。想來這必就是岱廟了。說着話便走進西門。見街市雖也齊整。然而十分冷淡。清虛道。一座有名的府城。這市面却不見佳。老殘道。北方風俗淳厚。民性儉樸。不同我們南邊競尙奢華。况他這邊市面。並不是天天有的。大概是五日一集。遠近的人俱到集上買賣。市面格外的熱鬧。趕集的男男女女。倒也十分的稠密。確有古人日中之市。交易有無的遺意。今日一定不是趕集的。

日期所以冷淡。此處還是南北的大道。若是不衝大道的城池。還更是冷淡不堪呢。兩人一邊說話。一邊閒遊。歷過府縣衙門。學宮貢院。俱修整的規模宏大。到了南門大街。生意鋪面却甚齊整。人烟也甚稠密。並有幾處旅店飯館。房屋寬敞。裝修華美。清虛道此處街面。却有點南邊的風景。老殘說。你不見這裏的街道極寬嗎。這就是南北的通衢了。所以纔有這些旅店飯館。因是專做過往客商的生意。自然與別處不同了。兩人留心細看。各旅店住的朝山客人。也就很不少了。逛了一回。時將近午。這纔回轉原路。出了西門。緩步歸來。到店中。已經半點多鐘。堂倌說道。先生們到那裏逛來。老掌櫃的叫我去請先生吃飯。我到城內找了半天。也沒找到。想該飢餓了罷。我去開飯去。老殘道。却還不餓。倒是渴的很。煩你先泡壺茶來罷。葉老方在招呼生意。不暇細談。只照應了一聲。回來了嗎。請用飯罷。兩人也就順口答應了一句。便向後邊走進。到了上房。開了房門。堂倌早提着一壺開水。跟了進來。先沖過了茶。又拿過面盆。倒了兩盆面水。回身走去。兩人揩過了面。便對坐吃茶。住不多時。堂倌送上飯來。兩人略吃了幾杯。也就用飯。飯罷。俱躺在床上休息。只因跑的乏了。又吃了幾杯。纔一就枕。便呼呼的睡。

恐登山脉  
絡間阻借  
此一抖

點蒼里山  
七十五司

點出三月  
三日

去堂倌過來收拾傢伙。見兩人睡着，便輕輕的將房門帶齊向前邊去了。既至醒來，已是黃昏時節。走到前邊一看，見酒客將近散盡。葉老道睡醒了麼。老殘道：跑了並無多路。竟然如此困乏。一覺便睡到這怎晚呢。葉老笑道：二公這樣健步，還要想去遊山。山上道路崎嶇，更是累人呢。說罷，親手倒了兩盞清茶，遞與兩人。兩人便在櫃台前邊桌上坐了。葉老問道：今日都是到甚麼地方去的。老殘遂把進城一路所經的去處說了一遍。復問道：西門城外小山上，有一所極大的寺院，可是岱廟嗎。葉老搖頭說：那不是岱廟。岱廟在城內呢。這座小山，名嵩里山。山上的廟，有酆都城、鬼門關，內有森羅殿、七十五司種種地獄的現象，維妙維肖，令人見之，真能驚心動魄。工程極其浩大。塑的那些鬼卒犯人，詭詭欲活，不逢香火日期，三五個人，並不敢到裏邊去的。恰好明天初一，燒香的甚多。老漢奉陪，先到那裏遊歷。三月三日，再遊岱廟便了。說着說着，天已黑了。堂倌掌起燈來。酒客也就散去。偏僻之區，沒有夜市。葉老吩咐上了店門，就在前面開飯。堂倌答應，先把店門上好。纔到爐子上燉了兩壺玫瑰露，又到廚下端了餚來，擺在桌上。放下杯筷，不一刻酒也熱了，拿到桌上。斟了三杯，便向廚下用飯去了。這邊

主客就座。吃了幾杯。老殘道：「日裏吃的多了。有點不勝酒力。明早既要去遊蒿里山。還得起的早些。請端飯來罷。」葉老聞言也不相強。便叫堂倌添飯。飯罷。又吃了幾杯茶。兩人告辭。各自安寢去了。到天亮各人起來。梳洗已畢。仍到前面。一同用罷早飯。葉老拿了幾百銅錢。裝在搭連之內。邀着兩人一齊出門。向西門而去。在路上見燒香的男女。較敏省殆有甚焉。葉老道：「這些人也不盡是土著。遠方朝山的香客。倒居其大半。鬼神之說。原是爲下愚人設教。補翁沒看看這班燒香的善男信女。大概都是莊農人家。及村姑野婦。士大夫中人。一個也沒看見。老殘留神前後一看。果然不錯。遂道：「假鬼神彰善罰惡之道。設種種現象。令人觸目驚心。感化愚氓。使其不敢爲非。誠易於談忠說孝。真是無量的功德。」三人一邊走着。一邊閒談。不消片刻的工夫。已來至蒿里山下。相隨香客步上山來。轉過兩個松林。到了廟前。見肩挑貿易的排滿道傍。還有癩的瞎的。以及老幼殘疾的人。當着路跪在地下。截着香客叫化。香客又多。道路又窄。十分擁擠。不開兼做小生意的人。高聲叫賣之音。乞丐叫化之聲。攪成一片。喧囂聒耳。葉老遂從搭

鬼神之說  
原爲下愚  
人設教以  
其言一福  
報應俾感  
氓易於感  
化也

老殘見行  
乞人不少  
中人不忍  
發賢人在  
位不使一  
夫失所之  
言足見痴  
癡在抱其  
心豈比肥  
遜者潔其  
身而已哉  
男女混雜  
摩肩擦背  
寫盡婦女  
進廟燒香  
之陋習是  
留心治道  
之作

極力形容  
香客之多

連內掏出一把錢來。讓兩人上前。自己在後。一面走着。一面施舍。每人三文。好歹擠至山門。搭連內的五六百銅錢。已經告罄。老殘嘆道。賢人在位。不使一夫失所。無告窮民。何其多也。說着話。便抬頭向上一望。見山門上大書鄴都城三字。進了山門。二道門上寫着鬼門關三字。進了鬼門關。路傍但是賣香燭紙錠的。兼寫疏文。香客雖有自己帶來的香紙。也要找這般人書寫疏文。所以此處的人特多。加以兩邊小生意攤子。買賣香燭紙錠的人。男女混雜。摩肩擦背。三人由人叢中挨了進去。就是第三重門。門上橫匾一塊。有方桌大的四個金字。寫的是你可來了。走進門內一望。地方極其寬敞。中間一條甬路。直通五開間的一座正殿。東西兩廊。直至殿後。環列七十五司。各司燒香的人。紛紛擾擾。猶如市場。三人遂順着甬路。走至正殿。見門額大書森羅殿三字。其大逕丈。殿勢巍峨。高出雲表。殿內雕樑畫棟。金碧輝煌。門內塑着兩員神將。金盔金甲。手持戈矛。立於門側。正中塑着一尊冕旒黼黻執圭的神聖。據案高坐。左右兩個判官。懷抱簿籍。神台之下。有四員金甲神將。持戟侍立。香案之上。燒巨燭如臂。爐內香烟靄靄。濃如雲霧。神台下無數的燭籤香爐。俱已插滿香燭。密如列星。案前跪拜的男男女女。幾

只教語已  
寫盡地獄  
現象

無隙地。殿上匾額甚多。不能多記。但憶正中間懸掛赫聲濯靈四字。還有青天白日。臨下有赫。鐵面無私。斧匾。看了一回。遂出了大殿。向左廊南頭走去。到了近前一看。見門上牌子。標着是第一司。進內細看。係每司三間。有賞善。罰惡。速報。現報。拘魂。還魂。查察。各等司名。神台上塑着主司的冥官。狀貌不一。大抵凶惡者多。貌善者少。台下侍立着牛頭馬面。黑白無常等鬼卒。俱是獷惡異常。令人見而生畏。下邊塑着男女老幼僧道之流。並各種地獄的現象。大抵地獄之設。卽各司應理之案。三人挨次看去。第一賞善司內。並無兇惡鬼卒。所塑男女鬼魂。俱是善眉善眼。第二是罰惡司。就有夜叉鬼卒。持叉執錘。所塑鬼魂。荷枷帶索。環跪台下。聽受發落之像。三人順着遊廊次第而進。到了孽鏡司內。見主司冥官據案而坐。案頭設簿。判官作檢閱之狀。案前牛頭馬面鬼持叉而立。下跪男女甚夥。案邊有座高台。台上邊架着一面大鏡。邊鐫孽鏡二字。台下跪着多人。最前跪着中年夫婦兩人。作舉頭對鏡之狀。鏡上畫着夫妻兩人。正在宰牛。男子執刀。婦人以盆接血。兩人身傍。塑着一個猙獰兇惡鬼卒。手持痰羹骨朶。照定兩人作欲打之勢。兩人現出靛靛的光景。老殘忽然嘆道。人生如寄。瞬息光陰。又何必智取豪

世人之專  
用心計者  
亦知懼否

老殘一篇  
議論可為  
現身說法  
指示迷津  
當點破愚  
蒙不少

以上敘各  
地獄種種  
現象俱足  
令人驚心  
動魄不敢  
為之舉一  
心之舉一  
片之舉一  
功於世道  
不淺

奪瞞心昧。已造如許惡孽。為子孫作馬牛。到了這個地方。智力全無所用。明明白白。把生前的劣跡和盤托出。果報昭彰。出爾反爾。本為子孫而造惡孽。如今身受冥罰。而子孫不但不能替代。且將酌旨酒擁豔姬。淺斟低唱於紅羅帳下。又何嘗一念及此呢。無智無愚。到此地位。莫不痛哭流涕。悔恨不遑。惜已晚矣。說罷不住的嘆息。說着話時。又走至一司。見有冰山地獄字樣。向內一看。神台前塑的一座冰凍堆的山形。冰楞如刃。有幾名惡鬼。驅逐一班犯人上山。犯人作畏葸之形。鬼卒以蒺藜錘從後擊之。有方登山麓而思下者。則彎弓擬之。有少壯步健至半山而墮者。有老弱無力登未數武而踏者。裂腹穿胸。破頭爛額之形。目不忍睹。緊挨一司。內有烈火地獄塑的。尤覺驚人。係一座高山。絕壁懸崖。下臨深澗。澗內烈火飛騰。出於石縫巖穴之間。山頂有幾名猶惡鬼卒。用鐵練牽着一夥犯人在懸崖之上。一個個向火中亂投。有手足被焚的。有半身燒殘的。有皮肉焦黑如炭的。甚有全體灰燼的。令人驚心動魄。三人略一顧瞻。又到一司。係銅柱地獄。塑主司神發怒之狀。下跪罪犯多人。作哀懇狀。傍邊有判官檢開簿子。用手指定簿上。目視主司。為分說之形。台下立着一條空心銅柱。柱上縛着幾個囚犯。有



兩名惡鬼。在下邊熾炭於銅柱之內。柱頂烟火冒出。柱色發紅。柱上犯有作咬牙縐眉。忍痛狀者。有作已死形者。有骨肉塊塊墮落於地者。接連就是五叉地獄。係將囚犯用五把鋼叉釘於一塊木板之上。鮮血淋漓。木板盡紅。地下有幾隻狗爭着飲血。一帶立着幾頁木板。有已釘人的。有未釘人的。有鬼卒手探囚徒。向版上按的。還有身帶刑具。跪在木板傍邊看的。那一般畏懼情形。令人可憫。老殘見了。不覺失聲說道。善哉善哉。葉老回頭朝着老殘一看。笑道。果然是佛法無邊。夫釋氏十八層獄地之說。本藉此以警愚氓。所以婦女鄉愚信者居多。士夫嗤以爲妄。如今僅見過幾層地獄。竟能化及先生。大有舍其所學而從我之概。豈不是我佛如來的法力使然嗎。說的老殘清虛全都笑了。老殘道。是誠何心哉。我非崇其教。惟不忍其戢棘耳。葉老道。我固謂三教同源。俱是與人爲善之意。不過勸導之法異耳。先生說不忍其戢棘。這就是觸目驚心了。先生猶然。何況下愚之人呢。老殘清虛俱點頭稱是。三人一面談着。一面緩緩的走。又至一司內塑金橋。卽所謂奈河橋。橋上用金色的雕欄。光可鑒影。上有縉紳士女數輩行走。俱合掌作向下看視之態。頭前有金童玉女持旛引路。旛上寫着接引西方橋。卽所

老殘見種種罪狀而苦  
惱之狀而善哉善哉  
曰善哉善哉善哉  
哉是激發善  
天眞處集  
老乃如來  
曰爲所化  
法力所化  
迫出老殘  
非崇佛教  
以不認其  
殺引一語  
適同入之  
義筆勢折  
等曲折何

謂奈河水作赤色。水內有無數的龜鼈蛇虺之類。圍繞着一般淹沒的罪犯。嚼其體膚。並浮着數十骷髏。岸上塑着幾個鬼卒。正在擒着囚犯向水內拋擲。又歷過剖心挖眼。拔舌抽腸各種地獄。無非各盡其慘酷形容。俾人觸目驚心。可以改過向善之意。惟油鍋鋸解刀山車鋤各地獄現象。最爲難堪。油鍋地獄。係一大鼎。鼎下熾炭。鼎內作油沸之形。裏邊有人露着半身。似負痛欲跳出之狀。鼎傍有厲鬼用叉叉之令伏。另有厲鬼提着一囚手足。向鼎內拋擲。鼎下還跪着幾個手拷腳鐐的死囚。俱作戰競之形。鋸解地獄。係將囚犯背綁在椿橛之上。將頭髮挽在一個鐵環之內。令人身吊起。兩鬼共掣一鋸。從頂心下鋸。將人身解爲兩片。刀山地獄。係塑一小山之形。滿山遍立刀尖。長有尺餘。其上有貫胸穿股透面裂腹之屍。山傍塑數鬼。將囚身舉起。作向山上猛拋之勢。車鋤地獄。乃作一石道。兩邊俱有短牆。其道甚窄。僅容一四輪鐵車。車駕五馬。在道中來往馳驅。有鬼卒在短牆內拋下囚徒。經車一過。便已鋤爲數段矣。既至看過一週。已至右邊極端。乃是第七十五司。各司現象俱已看罷。無一非傷心慘目之象。然也有見最慘現象。尤能令人慶幸的。卽如岳王父子成神。在雲間監視秦檜及張俊。萬俟卨高羅

汝楫等受種種形戮。王氏拔舌等事。未知遊至七十五司。還有何說。且聽下回分解。

柳陰觀釣。最爲韻事。而酒人喧嘩。實煞風景。殊令人叵耐。彼道人厭其聒噪。故出鐵笛奏至音。而驅逐之。一聲入破。風起水湧。世俗人非知音者。烏得不紛紛如鳥獸散。是誠擯斥流俗之良法。道人其仙乎。

葉明德論魚之適性。氣淳。逆性氣失。純是見道名言。猶如老僧說法。乃老殘竟於言下覺悟。推而至於物無大小。莫不宜怡適自得。是爲老殘過人處。

老殘見孽鏡台現象。有所感而發宏議。以人生有限光陰。何苦爲兒孫故造惡孽。迨自受冥罰。兒孫不但不能替代。且將以造孽金錢。致成喪行敗德與破家亡身之事。是其智取豪奪爲子孫者。實足以自害害子孫耳。奉勸世人。慎勿到孽鏡台前。始痛哭流涕也。

第二十六章 訪古蹟相偕遊岱廟 理行裝乘興登泰山

話說三人遊遍七十五司。一同出廟。在茶棚內歇息了一回。這纔緩緩的走回酒店。已是一點餘鐘的時候了。三人進店坐定。堂倌連忙送上面水。泡了茶來。問道。請開飯罷。葉老道。就開在這裏。一同吃罷。三人吃了一盞茶的工夫。飯已擺上。各人略用了兩杯羹頭春。也就用飯。飯罷。老殘清虛到後邊而去。葉老又照應了一回生意。晚間在上房用過夜膳。葉老道。今日遊的乏了。早歇息罷。明朝再歇一天。後朝就去遊岱廟。說罷向外走去。兩人也就安寢。次日起來。吃罷早點。兩人仍取魚籃釣竿。到潭邊垂釣。消遣。釣至晌午。堂倌來請用飯。將魚籃提起。一手擎着釣竿。兩人隨在後邊。來至店內。把魚籃放在甕中。魚兒得水。全行出籃。數了數。倒有十來條之多。堂倌笑道。先生們纔釣過一遭。就得了漁人的秘訣。今日釣的。真正不少呢。老殘道。美味不宜多用。我們三個晚間。只要六條。其餘的就送你夥計們下酒罷。堂倌喜道。如此就謝謝先生領情了。說罷。兩人便向後邊用飯去了。到了晚間。堂倌進來。抹了桌子。送進着酒。葉老仍是在後邊相陪。不必細表。且說老殘清虛。次日絕早起來。梳洗用飯已畢。遂帶上幾百銅錢。鎖了房。

門來至前面。葉老方纔起牀。一見便笑道。二公遊興勃勃。連覺也不能睡了。起的如許之早。今日是三月三日。敝處的鄉風。家家戶戶要到岱廟燒香。登城遊覽。兼之朝山香客。必候是日朝過東嶽大帝。然後上山。所以今天香火最盛。自晨至暮。遊人如織。我輩既不爲進香。即不須去的過早。且吃幾杯茶再去不遲。遂吩咐堂倌泡上兩碗茶來。兩人遂坐了吃茶。候着葉老梳洗用飯畢。也泡了一碗茶。坐在一處吃了兩開。便向堂倌說道。我們的午飯不要預備。不能回來吃了。說罷隨身帶了二兩紋銀。幾百銅錢。遂向兩人道。我們去罷。於是一同出店向西門而來。一路上香客紛紛不絕。進了城門。走無多路。向北一拐。早望見岱廟的正門。滿街上小本經營的人。或擺攤。或挑担。叫賣之聲。不絕於耳。燒香的善男信女。扶老攜幼。手提香包。途爲之塞。他三個因人勢過衆。恐被擠散。遂聯袂緩緩隨衆而行。到了門前。東西一望。見係一帶城牆。修的極其齊整。其牆連垛口高有一丈五六。中間城門。匾釘如盂。上有城樓。共約三四丈高。門上嵌着一塊石版。大書正陽門三字。左右各開便門兩個。上無城樓。燒香的人全由便門行走。正陽門非有大典不開。老殘道。怪不得俗呼謂皇城。真有內城的氣概。不過稍矮耳。葉老道。

內必定以  
皇城東西  
闕門保和  
太和殿  
名及金鑾  
殿品級台  
等名以附  
會大帝之  
說殊屬不  
經之至

葉老之敬  
神爲泰山  
乃五岳之  
長九祀之  
會故耳非  
媚神求福  
者也老頑

豈但是城裏邊的宮闕殿廷。無一不仿內廷規則呢。彼此談談講講。已隨衆進了東闕門。仍由正中大門而進。卽俗所謂午朝門者。門上一塊立匾。題着岱廟二字。進了此門。甬路極寬。高三尺有餘。順着甬路走去。有一座大殿。雲棟虹梁。窮極壯麗。鴟吻鴛瓦。俱以黃琉璃爲之。殿上金所玉階。參差光潔。正中高懸一額。題曰太和殿。字大徑丈。由殿後再進。又經一殿。規模與前無異。題曰保和殿。兩殿前各塑把門的神將。法身丈六。戎裝執戟。氣象威嚴。過保和殿。便望見正殿。卽俗呼爲金鑾殿者。殿前有品級臺。漢白玉石欄圍繞。臺上光潔如鑑。台前左右列巨碑二。高可數丈。兩邊古柏夾階。大二十餘圍。東西有鐘鼓樓。俗傳樓懸金鐘玉磬。其實鄉愚訛傳。不過較尋常鐘鼓稍大耳。正殿九間。階九級。丹墀朱檻。畫棟雕梁。極其宏麗。正中暖閣內塑東嶽大帝之像。冕旒黼黻。執圭而坐。御案儀仗。全用帝王制度。前設極長的一張香案。案上燒巨燭無數。大者拱把。小者如臂。鑪內御煙裊裊。香氣襲人。葉老說道。泰嶽爲羣岳之長。五祀惟尊。不可不敬。遂從搭連內掏出了一把銅錢。約有百餘文。放在案上香盤之內。廟祝拿起信香三炷。在神燈上點着。遞於葉老。葉老恭恭敬敬的插在鑪內。跪拜如儀。老殘清虛也只好隨

清虛自不  
能不虔誠  
參拜矣  
徽帝巡狩  
圖出自宋  
元人手筆  
洵爲大觀

漢柏唐槐  
更爲出色  
生色

着跪拜禮畢。站起。又在殿上瞻仰了一週。見東西壁上。俱畫着東嶽大帝出巡及返蹕圖。人物以千計。無不神采飛舞。狀貌如生。誠丹青中之巨擘也。道士謂出宋元人手筆。想亦非謬。由殿後繞出。卽是後殿。修的十分壯麗。正中塑着一尊女像。鳳冠霞帔。貌極端莊。士人稱之曰正宮娘娘。其傍有寢宮。並無神像。虛設床帳而已。兩廡之後。另有庭院。宮殿巍峨。俱扁錮未開。不知所祀何神。據道人云。是東西兩宮。俱有娘娘的聖像。三人遂回身。仍出前殿。至東華門。見一古碑。高丈餘。厚尺許。光潔如水晶。隔碑能見人形。名透玲碑。又有漢柏兩株。雙幹並立。雖老柯半枯。而新枝競茂。相傳爲漢代遺植。又折回。走至廟西。有西華門。見有古槐一株。幹已半枯。空心處能容方桌。枝葉却極葱蘢。其盤鬱之勢。足壯觀瞻。下有石碑。題唐槐二字。洵古物也。看罷古槐。葉老道。岱廟的風景。大致如此。這個時候。大約也敲一點多鐘了。我們且到外邊找點飯吃。歇息歇息。再去登城眺望。眺望便了。說罷。復回身出東華門。在北門大街。揀了一處乾淨的酒館。名杏花村。到了裏邊。信堂認的葉老。就來招呼道。老先生也來燒香嗎。葉老道。倒不是專來燒香。有兩位外省的朋友。初到此地。特爲陪着來遊玩遊玩。你這裏可有雅座嗎。我們

對聯書畫  
極其蘊藉

還沒吃飯呢。堂倌連忙應道。有有有。遂領着三人到了後院。另有一堂兩房。兩邊各有三間廂屋。葉老向堂屋一看。見裏邊已有幾桌的客人。回頭看左手廂房。尚有一間空着。門上題着雅座二字。遂用手指道。就在這房裏罷。舉步進門一看。正中一張方桌。牆上掛着一張中堂。畫的李白醉酒。上懸一塊小橫匾。題着坐花醉月四字。鑲着一副對聯。上聯是把酒澆胸神益健。下聯是吟詩入醉夢猶香。上款題着杏花村主人正囑。下款是小夢松年醉後書。筆力遒硬。書法高古。遂一齊坐下。堂倌送上面水。三人揩過了面。堂倌道。先生們要甚麼酒菜呢。葉老向二人道。請點一點罷。老殘說。遂便吃點罷了。何必點菜。葉老道。不要多菜。我們各點一樣如何。老殘遂口就點了一個炒腰花。清虛點了個軟炸雞。葉老見兩人不肯點貴菜。便說。二公總是客氣。老漢可要吃點新鮮口頭。就與我來一盤桃花雞片。一個燙鍋子罷。老殘道。我等無事閒遊。老先生何必要這樣珍貴的菜呢。葉老笑道。却也不算珍貴。不過是我們這裏的土產之中。此物浪得虛名。補翁是吃過了的。清翁尚未嘗過。老漢以此稍盡東道之誼耳。堂倌又問要甚麼酒。葉老道。先來兩壺瓊頭春。遂後添罷。堂倌轉身走出。到前邊吆呼了幾聲。便聽得炒枓



桃花雞固  
美然得此  
一番揄揚  
更足爲此  
雞長價恐  
此後遊山  
者人人思  
一嘗風味  
也

拍拍的响了一陣。只見堂倌從外走來。放下杯筷。醬碟子。兩把酒壺。返身出去。端了兩個盤子進來。擺在桌上。一盤是炒腰花。一盤是軟炸雞。葉老拿起壺來。斟了兩杯。送到二人面前。二人連忙站起。說道：「不敢當。請巡壺罷。」葉老道：「只敬一杯。下不爲例了。」三人一齊就坐。舉杯暢飲。纔吃了一壺。堂倌端着一個托盤。進來放在桌上。先將燙鍋安放中間。又將一盤桃花雞放在傍邊。問道：「先生還要酒嗎？」老殘道：「纔吃了一壺。不忙要的時候。再招呼你罷。」堂倌答應一聲。也就出門。應酬別處的生意去了。清虛見盤內雉片。紅色鮮豔。如新開桃花瓣一般。遂說道：「此物之美。不但以桃花山產而得此佳名。以其肉色論之。亦當謂之桃花雞也。」葉老遂用七箸撥了一少半放在鍋子內。攪了幾攪。說道：「燙雞是要吃脆。火過了就沒有鮮味了。」說着便箸了幾片。送在清虛面前。醬油碟內。又敬了老殘幾片。自己也就箸了幾片。在醬油內一蘸。吃到嘴裏。略一咀嚼。柔脆芳香。莫喻其美。清虛讚道：「美哉。猩脣熊掌。殆無以過也。誠不負此佳名。」遂各人吃了一杯。就鍋內箝着雞片。吃了個罄淨。又撥了一半燙着吃的高興。又要了一壺酒來。葉老還要添菜。老殘道：「我們還想去遊遊滅牆。酒也不可多吃。就叫飯來罷。」葉老道：「要吃米飯。他

這裏未必能有麵飯可吃的來嗎。老殘道。兄弟倒是能吃的來。但不知清虛兄可能吃不能呢。清虛道。吃的來。吃的來。葉老笑道。吃的來倒還很好。不然到山上可是買不到大米飯吃。我們就炒麪如何。兩人齊道。甚好甚好。遂把堂倌叫來說道。酒也穀了。與我們炒三分麪來。堂倌答應了一聲。到了前邊。片刻的工夫。端進一大盤的炒麪。這裏酒也告罄。遂一齊吃麪。纔吃了半盤。已經飽了。清虛道。北方的麪食。比江南好而且多。江南每人一分麪。不足者多。我們三人纔吃了不到二分呢。老殘道。這邊盡是早糧。小麥爲春季的大宗。自然公道。若要大米。又比南方珍貴了。說着話。堂倌送上手巾。各人揩了兩把。老殘道。我到外邊解解手就來。說罷。便走到櫃上會賬。共算了一吊六百制錢。合八錢幾分銀子。老殘取出銀包。檢了一小錠紋銀。放在賬桌之上。掌櫃的稱了稱。重九錢五分。還長着不上一錢。隨手抓起一把散錢。纔待要向外找。老殘道。不必找了。餘着的就算小賬罷。話猶未完。葉老清虛已經走至面前。葉老問櫃上道。算了多少錢呢。掌櫃的道。二吊六百五十文。合銀八錢八分。這位先生給了九錢五分多着的。他已經了。小賬了。葉老道。你把原銀給我。掌櫃的便把原銀遞過。葉老遂向搭連內掏出一個

寫葉老一  
派坦率毫  
無世俗之  
氣

儼如仙境

小鏢說道你秤秤這塊。掌櫃的接去一秤。剛剛一兩。葉老道正好。再多給他們幾分小賬罷。遂回頭向老殘說道。補翁你太瞧不起人了。多了老漢却担不起。這幾錢銀子。難道說我就這樣吝嗇嗎。你快快的把銀子收回。不然就是拿着我不當人了。老殘看他這個情形。收也不好。不收也不好。倒覺的進退兩難。清虛在傍邊看明其意。說道既是老先生如此認真。我們就謝謝罷。老殘只得將原銀收回。說道叨飫了。葉老道。朋友相交。貴在知心。若專拘拘於小節。那就毫無真氣了。我們再找兩碗茶吃。好去逛城呢。說罷出了杏花村。走至北門裏一個小茶館內。吃了回茶。見來往的遊人紛紛擾擾。絡繹於途。三人也就開發了茶賬。同至北門。由馬道上了城牆。俯瞰城中。歷歷如畫。但見甲第雲橫。茅檐梳比。街衢市肆。粲若別眉。復回首向北瞭望。全山景象。俱歸眼底。猶如翠屏橫列。近處風景固佳。尤不若自一天門以上。盤路迂紆。遊人雜沓。時出沒於蒼松翠柏之間。最高處。則有奇峯壁立。懸瀑奔流。隱現於烟雲斷連之際。直入畫境。足豁胸襟。站了一回。見燒香的男女老幼接踵而登。笑語喧囂。敗人清興。三人這纔順着城堞。緩緩的向東走去。一邊看着山景。一邊閒談。老殘問道。自古九州之內。以泰山爲之長。但

數語包羅  
衆山足抵  
一編泰山  
記是之謂  
大手筆

蔚黑龍潭  
勝概補叙  
於此却毫  
無痕跡筆  
法齊特之

不知此山究有多高呢。葉老道。泰山之大。古說週迴千餘里。是以脈絡而論。石闕梁父。徂徠龜魚二山。皆在其內。即今本山而論。以映山爲前頂。以千佛山爲後頂。豈不是也有二百餘里嗎。其高數之足考者。漢官儀載。泰山東上七十里至天門。是以盤道。屈曲而上。凡五十餘盤之多。始達天門。老夫曾用勾股測量。自平地至絕頂。勾數二千六百八十餘尺。絃數五萬九千八百餘尺。是登頂纔四十一里餘耳。但山頭之寒。雖六七月時。夜間就得穿棉衣的。老殘道。然則此時上山。還要帶冬衣嗎。葉老說是自然。那可少不掉的。說着說着。已到東門。又眺望了一回。仍是峯巒環抱。巖壑爭奇。既至南城。遙望郭外。始見平疇泛綠。隄柳垂金。畊夫牧豎。信口謳歌。又是一番景象。轉至西門。舉頭一望。纔得了黑龍潭的妙處。原來潭水之源。來自西山幽巖深谷。水溜涓涓。匯爲一處。奔流而下。至潭上。斷崖激爲懸瀑。遠望之。如千尺白練高掛雲霄。真大觀也。老殘指道。我們在潭邊住了數日。尙未盡潭水之妙。若不是今日登城。豈不令名勝負屈嗎。方知古人遊覽奇山水。必窮搜極索。以盡其妙者。誠恐率意疏略。不能得其真趣。故耳。葉老道。黑龍潭本以澗水奔流激浪如雪。而得勝名。補翁自不在意。何嘗非遠望不得呢。

你看太陽已經不高了。我們回去罷。遂由馬道下城。轉至大街。出了西門。由原路而回。到了店中。已是黃昏時候。堂倌道：先生回來了。飯早好了。開飯罷。說着話的工夫。便把面水送過。老殘道：却還不餓。你先泡壺茶吃吃罷。遂一齊洗過了面。堂倌送上茶來。三人吃着。他便去掌燈上門。忙了一陣。葉老吩咐開飯。酒飯中間。老殘說道：城內的景致。俱已看過。我兩個打算明朝進山。驢子不能上去。這行李如何攜帶呢？葉老道：行李不要多帶。只帶着鋪蓋寒衣就可。把別的事物。並驢子寄在這裏。顧人不便。我差個夥計。把行李送上山去。就叫他伺候着。一同回來。老殘道：那如何使的？此時農事已動。老先生這裏。那能還有閒人。且遊覽山景。也不必有人伺候。葉老道：一則二公到此。生澁。況山上亂雜人極多。下處不謹。却是非人招呼不行的。老漢舍下長工頗多。此刻農事也並不忙。這倒是易盡的人情。二公不要多心。老漢並無假意。老殘知其秉性直爽。也不再推辭。遂道：如此。又承老先生的關照了飯罷。兩人告辭。自回後房安歇。一夜無話。次早起身梳洗已畢。各人將鋪蓋棉衣理齊。裝起兩個被套。用繩捆了個結實。腰裏帶上十幾兩散碎銀子。又到店裏兌了幾吊銅錢。裝在揹馬蓮子之內。將其餘衣服等件。全

極寫葉老  
待朋友之  
切處處周  
到

送至櫃上收存。老殘還有一百多兩紋銀。清虛也有四五十兩。當面交給葉老代放。葉家的長工也就來到。葉老帶他來至上房。對老殘說道。此人名叫王三。係五里鋪人氏。在我家打雜已經五六年了。爲人誠實可靠。且山上的路徑甚熟。二公帶他到山上去。至於尋寓處。看行李。引路買辦東西。一切俱可叫他充當。足以勝任。是萬無一失的。老殘一看。見此人生的軀幹脩偉。黑面無鬚。年約二十四五。像是有些氣力的樣子。遂笑說。承老先生格外關心。不勝感激。這一回有了嚮導官了。搜奇探幽。可無遺漏矣。王三你就把行李挑子收拾好了。我們吃了飯就要動身呢。葉老遂囑咐王三道。你跟先生們上山。要用心伺候。不准託懶貪酒悞事。跟着先生們回來的時節。我還重重的有賞。若惹的先生們道出一個不字。我也是不肯輕恕的哪。王三唯唯聽命。遂把被套網籃。用繩網牢。插上扁担。挑起試了一試。說道斤兩不大。容易挑的。遂向前邊用飯去了。住不多時。堂倌送上酒菜。葉老也就進來相陪。飲酒中間。葉老又關照了許多的話。如斗姆宮尼僧賣淫不可寄寓。捨身台險峻。遊侶人格不齊。在在俱宜留慎。兩人唯唯就教。略飲了兩杯。也就端上飯來。未知飯後如何上山。且聽下回分解。

岱廟規模宏麗。建造精工。誠非尋常廟宇所可比擬。然必須謂外垣爲皇城。襲正陽門東西華門之名。以附會嶽帝之尊。未免不經。鄉愚陋習。殊不可解。

漢柏在廟之東。俗傳爲漢武帝手植。兩株並立。鉄幹虬枝。勢欲凌雲。老枝雖有枯朽之處。而新枝競秀。蔥蒨異常。願不必信如俗傳。然一望而知爲數千年物。唐槐在廟之西。幹可合二人抱。垂蔭畝餘。幹已中空。而皮則堅厚且肥。樹頭極盤鬱之勢。枝葉蕃茂。花時其白如雪。真奇觀也。

老殘商議登山。志在寬安。實人送行李。詎意葉老竟派自己的長工。且令隨身照應。臨別更有許多關切之處。卽此可見老殘之爲人。久爲葉老所傾心矣。

第二十七章 葡爪寺和尙待茶 斗姆宮淫尼宴客

話說老殘清虛吃過了飯。王三挑起行李。葉老送出店門。說道前途保重。恕老漢不能奉陪了。一拱而別。兩人跟着王三。一直向東。繞至北門城外。便是上山的正路。俱以青石板鋪道。其平如砥。纔一里許。至岱宗坊。坊用白石構造。高數仞。上鐫鴟吻飛魚。桃角飛檐。雕鏤工巧。凡列三門。一高兩低。坊址築石台。高四五尺。階凡七級。台之東西。列大小碑碣各二。繁林夾道。山鳥和鳴。拾級而上。由坊下經過。步步登高。又數里。經王母宮。內塑西王母像。前列女仙無數。大抵不離乎董雙成。許飛瓊。王子登。婉凌華等。俱侍立於兩傍。配像塑上元夫人。太乙夫人。也是仙女侍立。廟內有王母池。平地石隙湧泉。其水清冽。傍有萬仙樓。樓係跨道建造。高數十丈。凡三層。上祀列仙。其下通行人。此處地勢頗高。凡歷階二十餘級。始至樓底。樓之左右。山勢嵯峨。林木蒼鬱。故行人捨此更無可通之路。樓上懸一橫匾。大書萬仙樓三字。題明萬歷年號。建由此始登山麓。經關帝廟。玉皇閣。有仙人洞。洞內泥首肉身道士。手足骨俱露。洞外額記孫君直隸人。學道於此。年九十五歲。蛻化於清康熙二十五年云云。由廟向東。轉三里許。有白石牌坊。坊有



五大夫松 即始皇封 禪闍三呼 萬歲之處 所封者也 想五松在 茂異於能 樹自然係 得山脈之 厚者既見 盤屈欲斜 形質蒼古 無窮又松 得因其猶 焚而議之 也 荷爪寺和 尚因泉水 通氣之理 暗解感卦 天地感而 萬物生山 虛而有澤 道此凡借 惜亦

四字曰五大夫松。坊後只有老松一株，盤曲欹斜，形質蒼古。然不像數千年之植物。問之王三，據說曾聽老年人講過，秦松久已枯盡，後人特植一株，以點綴勝蹟的。此說似非無因。復回原路，又登高而上，歷荷爪寺。寺內有巖泉，甘芳清冽，可以烹茶。三人剛進廟門，即有僧人出迓。兩人進了大殿，見中間塑着如來佛聖像，兩邊是文殊普賢和尚。獻上茶來，兩人正走的渴了，端起來一氣而盡。頓覺甘芳之氣直入丹田，灌漑臟腑，立時津液泛溢，煩渴全消。老殘問道：大和尚吃的是甚麼茶葉？有這等的好處？一盞入口，便令人廻津益液，立解渴煩呢？和尚笑道：此非茶葉之力，乃水之能耳。寺後巖下有洞，上通南天門，及玉女池，得全山之血脈。此水自洞中涓涓而出，故味極芳冽。異於凡水也。凡遊山者，至此必要吃茶，無論人渴到什麼田地，只須一盞即解，而以每年夏天，近處有名人物，來本寺避暑的甚多。本寺並無廟產，香火也不甚盛，全靠着這點泉水，過活呢。兩人此時也都歇過來了，遂取了兩百銅錢，放在案上，說道：區區微意，聊助火香。和尚合掌道了佈施，送二人出廟。王三挑起行李，向紅門而來，到了跟前一看，見額書泰山娘娘行宮，進了山門，有王靈官聖像，赤面紅鬚，金甲紅袍，揚鞭作欲擊之勢，裝塑

老殘珠忽  
未與論道  
據此一端  
可見名山  
高人之多

選佛場中  
幾會無塵

的十分威嚴。正殿塑着娘娘的聖像。鳳冠霞帔。秉圭端坐。座傍侍立女童兩尊。案上點着神燈一盞。案前列着香鼎一座。惟見鱸煙裊裊。燈火熒熒。時間檐頭鉄馬丁東之音。令人塵心頓寂。有出世之想。遂步出正殿。殿後有樓三楹。空洞無人。亦無神像。據王三云。每屆此廟會場。燒香的人勢極衆。叫化的人也甚多。當年總是有人在這個樓上向地下撒錢施捨過的。以此相沿成風。凡屬香客。俱要在樓上朝下撒錢。看那些叫化子們在地下亂搶亂奪。以此爲樂。所以這座樓的名。就叫撒錢樓。老殘笑道。苦人討錢。這是最可憐的。凡屬燒香的人。總是要存善心。纔能感格神明。降祥錫福的。量力施捨。猶恐不及。何忍令一般貧苦的人。互相爭奪呢。如此說來。豈不是恃財玩人。甘爲喪德的事嗎。倒成了有心爲惡了。還有甚麼好處。可見山僻陋習。到處不免的了。說罷下樓出廟。步步登高。向斗姆宮走去。到了廟前。見建造的十分壯麗。山門上大書斗姆宮三字。向裏一望。珠宮貝闕。規制恢宏。碧瓦雕甍。畫檐朱檻。於梵唄木魚聲中。雜以笙簫管絃之韻。引商刻羽。繞樞遏雲。其頓挫抑揚之處。雖然聲協風律。而雜以鄭衛之音。清虛素善音律。向老殘說道。嘻。怪呀。選佛場中。何來此靡靡之音呢。老殘道。不要管他。到裏邊

靡之香滑  
臨所見猶  
屬未廣呵  
呵三之忠  
誠可喜其  
述王靈官  
神異處又  
極可笑

看看自然就得其底蘊。兩人纔欲舉步。王三上前叫聲先生。天已過午。我們趕緊到二虎廟打尖去罷。還要走盤路登頂呢。這座廟裏的住持。全都不是好人。請不必進去。進去就怕走不了呢。臨起身的時節。我不是聽着老掌櫃的合先生們講過了嗎。此地不可留連呢。况且朝山最要潔淨。一有不潔。王靈官就要攔阻不准上山。爲的是怕污了洞天福地。這却是極有靈應的呢。先生不可不慎。老殘道。人身不潔。王靈官不准上山。他是怎樣的攔阻呢。王三道。上盤的時節。坐着扒山虎兒。二人抬着橫行而登。險峻異常。若是燒香的齋戒沐浴誠心朝頂。轎夫抬着極其輕便。覺得似乎有人從上邊拉着的一般。乘頂毫不費力。一遇不誠的香客。轎夫抬着格外吃力。便覺像是有人在上邊朝下推的一般。轎夫知覺。立即抬回。若是強要再登。不是斷了轎杠。就是被山風撲下。跌傷頭面手足。這就是王靈官的顯應。用鞭打下來的。老殘笑了一笑道。你放心罷。我們不過進去瞻仰瞻仰神像。還有甚麼潔淨不潔淨呢。說話之間。早已進了山門。迎門神台上塑着護法神將韋陀尊者的立像。金身持杵。氣象莊嚴。越過山門。便是正殿。殿上雕梁畫棟。金碧輝煌。供斗姆娘娘的金像。由殿之左側轉去。另是一院。又有一座宮

禪房曲折幽雅。而紅樓微露春風。滿座筆鋒犀利。

殿。塑着釋迦佛丈六金身。土人稱爲三皇姑像。方在瞻仰之際。忽見一個中年女尼。滿面的邪氣。雖着大布僧衣。而絲鞋淨襪。却修飾的極其清雅。笑盈盈的走上殿來。合掌當胸。說道。不知檀越光降。小尼有失遠迎。望乞恕罪。請至禪房獻茶。老殘連忙還禮道。我等因欲朝頂。路經寶剎。順便瞻仰。瞻仰何敢再擾淨地。有悞禪工。况我等今日還要上山呢。改日再擾罷。尼僧道。那有此理。檀越徒步登山。小尼理應奉清茶一杯。以潤渴吻。且出家人托鉢十方。勿論遠近。俱是施主。更當稍盡敬意。况是文星光降。足令茅菴生輝。豈有不屈尊少坐。以結善緣之理。老殘素聞斗姆宮風氣淫濫。有甚北里。又見此尼伶牙俐齒。吐屬風騷。因有心探其究竟。所以也不再辭。向清虛道。既蒙這位禪師多禮。我等就擾杯清茶。再走不遲。清虛會意。說道攪亂清規。有些不當。尼僧遂吩咐老道。預備王三的煙茶。這纔陪着二人出了佛殿。向後而去。歷過藏經閣。閣高數十丈。上貯藏經一部。由閣後月門而進。一路松篁夾道。桃李成蹊。於花木扶疎之間。微露紅樓一角。迴欄曲徑。直抵禪房。尼僧讓二人進內坐定。但見滿室光潔。明牕淨几。几上架兩盆蘭草。胆瓶內插杏花一枝。只覺着香氣襲人。春風滿座。忽有一個十二三歲的女童。托

兩房人十  
五六名當  
改爲搖錢  
樹十五六  
株而已一  
笑

着個金漆茶盤。盤內放着香茗三盞。送至尼僧身邊。尼僧恭恭敬敬的端了兩盞。送在二人面前。自己也端了一盞。說道山野之地。無甚名茶。只有點粗的葉子。聊以止渴。請檀越莫嫌。勉強用點罷了。二人端起吃了一口。讚道。雪浪雷芽。入口卽如甘露。頂慧水沃心。真足令人悅志益思也。可是還沒請教禪師的法號。座前有幾位法嗣呢。尼僧道。小尼兄弟二人。師兄慧空。早已圓寂了。小尼法名慧靜。現在菴內兩房的人。不過十五六名而已。適纔送茶的是徒孫輩了。請問檀越貴省尊姓。到此幾日了。老殘道。我姓鐵。這位姓祝。同是蘇州人氏。特來進香還願。到了十來天了。昨日纔朝過岱廟。所以今天要去朝頂。沿途謁廟。以致遲遲至一點多鐘纔到了寶剎。趕至二虎廟打尖。怕是要三點多了。不知還能到南天門不能呢。慧靜道。自城內至此。這一段路尙屬平坦。自此至朝陽洞。頗覺陡些。自朝陽洞往上。就是盤路。屈曲而上。凡五十餘盤。十分險峻。所以香客上下。非坐扒山虎不可。那些抬轎的人。他是自幼走慣練出來的。但是走十五六里的峭壁。實勇而上。也就很不易了。因此朝山的善男信女。俱是絕晨上山。在二虎打了响尖。好走盤路。下山的時節。再沿途遊覽。如今檀越們倒行逆施。先遊覽而後登頂。

就只一樣  
頗不潔淨

那能來的及呢。你想壁陡的路徑。日行四十餘里。也就不爲少了。若再沿路就快。那裏有這麼樣的好脚步呢。老殘假意驚道。這便怎麼好。二虎廟的飯店。可還住客不住呢。慧靜笑道。那裏雖然住客。只是房屋窄小。土坑又不乾淨。實在不便息駕。小菴房舍頗寬。也還潔淨。就請兩位檀越屈住一宵。有的是素齋充飢。明早再走盤路。豈不是從容的嗎。兩人齊道。飢香積廚已覺不當。又何敢攪擾蓮界呢。慧靜道。這有何妨。出家人處處方便。何況是文星降臨。得近風雅。豈不是倒成了出家人的幸事嗎。說罷遂起身告便。出禪堂而去。清虛低聲說道。看他這個樣子。一定還要擺檯面呢。我可甚不在行。看你的本事要怎麼應酬罷。老殘笑道。我們不過逢場作戲。吃他幾杯薄酒。便可把妖尼的真相調查清楚。又不住他。還怕他拆梢不成。明日起來上他四兩綠簿。足以毀了清虛。嗚道。倚翠偎紅的勾當。我原是門外漢。逢場作戲。全憑你這個名角。但是粉墨登場之時。可要有些定力。切莫再蹈齊河縣的覆轍。這一齣戲可就演成桃花菴了。兩人方在取笑。忽聽門外脚步聲。也就不言語了。只見慧靜從門外走來。笑嬉嬉的說道。兩位檀越想該餓了。齋飯即刻就好。這裏窄狹。且到後邊園裏去坐罷。兩人聞言立起身。

清虛亦頗  
談話

此段極力鋪張妖尼之奢華如遊大觀園真不窮極至多情其如兩怡紅事何

雖不出外募化只化在人家化是緣富貴人家多來夜多來改避暑當此為浮浪子弟多來笑此火一

來。隨定慧靜。走出禪房。繞至屋後一個小小的角門進內一看。見係一所花園。就着山勢建築。俯視城池。仰觀盤道。頗極林泉之勝。薛荔牆外。綠柳舒金。亞字欄邊。碧桃破蕊。石隙墻隅。遍栽蘭蕙。只覺着幽香沁骨。當徑立大石如屏。窳窳玲瓏。奇如雕琢。上鐫雲根二字。刀法古拙。蓋魏晉物也。石傍修竹數竿。青翠可愛。轉過石屏。始見高閣數椽。規模宏敞。綺窗繡幕。窮極奢華。閣前有海棠兩株。含苞欲綻。閣之兩傍。瓦房數十間。俱是粉牆朱戶。華麗非常。老殘故意問道。寶刹建造的工程浩大。這菴主必然是個富家大族。可是那裏人呢。慧靜道。小菴並無山主。是前輩老和尚募化而建。如今已傳及十餘世矣。這些房屋。是預備燒香的施主們住的。這座高閣。為謙客遠眺之地。夏時城內及臨近縣分。富貴人家。多有來此處避暑的。小尼刻下也並不出外募化。上上下下二十餘口。倒是全仗着這幾間屋子過活呢。兩人一面說着。一面緩緩的走至閣下。相隨一同登閣。二人留神一看。閣凡五楹。三明兩暗。正中懸一橫匾。大書眠雲閣三字。字徑二尺許。銀鈎鐵畫。筆勢縱橫。款書鐵保醉筆。屏風上有八大山人畫的天女散花圖。煙雲縹緲。狀貌如生。兩傍鑲着桂未谷的隸龍對聯一副。文曰。覺路達雲衢。心燈夜炳。菩提

極盡繁華  
如人平康  
之巷

樹高樓聞梵唄意蕊晨飛歡喜園。兩楹懸趙秋谷的草書長聯文曰乘此四十撥纖絃且放懷對月一彈臨風三弄。考諸八百餘封石誠不負齊煙九點海日五更閣門上額題着俯臨羣岳四字。楹聯是四圍黛色侵禪榻萬頃松濤動畫檐。但是南阜老人的左手書。正中間放着一張楠木榻。床上一張紅木坑桌。桌上供一盆草蘭花。香生四座。兩傍大墊靠枕。俱是緞底京繡。床前氈舖貼地。兩邊擺列着楠木椅子八張。茶几四個。左右墻下俱放攔几方桌。圈椅春檯之類。左邊几上擺一面古銅圓鏡。徑逾二尺。紅綠斑駁。光滑燦爛。上手一個膽瓶。插碧桃一枝。下手架着個白磁花盆。內栽曼陀羅一株。幹纔三尺。花大如盤。碧葉丹葩。洵稱絕豔。右邊几上供古鼎一座。內蒸沈檀。透人鼻觀。傍列一架玉磬。長尺有咫。潔白無瑕。下手供綠石一塊。狀類雲頭。翠皴欲滴。高逾二尺。遍體玲瓏。真罕物也。窗下各有書案一張。一設文具。並泰山志一部。一邊放楸枰一具。棋子兩奩。擺設的極其風雅。老殘讚道。慧師可謂脫離塵垢。超出凡庸。相形之下。令人自慙穢濁。慧靜道。檀越謬獎。愧不敢當。且請座吃茶。遂手倒了兩盞香茗。送至坑桌之上。二人剛欲就座。早見一個道婆端着個金漆盤兒。內有四個菜碟。酒壺杯筷。並羹匙。



老殘問客遠  
有別靜當  
否道此處  
答不從來  
規矩不見  
客段確與  
此姆宮妖  
尼寫真形  
容逼有並  
無一筆不  
是實錄如  
此名山被  
這班淫尼  
汚穢殆盡  
有民責者  
推盤裝瞎  
何哉

醬油碟子等類。一直走來。慧靜幫他把桌椅調開。擺上酒餚。安放杯筷。遂與道婆耳語移時。即令下梯而去。這纔走將過來。面帶笑容。叫一聲檀越。請喝一杯薄酒。那邊坐罷。二人立起。走至近前。見桌上擺着四碟冷葷。四分杯筷。老殘道。倉卒主客。便齋即已過望。何敢蒙此盛設。還有別客嗎。慧靜道。遠方名流。辱臨荒刹。愧無旨酒佳餚。以燕嘉賓。謹具薄酌。聊申敬意而已。惟小尼已受戒律。不便奉陪。殊覺不恭。幸有小徒二人。尙未摩頂。可茹葷酒。小尼已招之使來了。說話未已。聽得閣傍履聲細碎。走上了兩位少年。丰姿秀麗。舉止風流。年俱十六七歲。滿身絲綢。鑲鞋素襪。兩條髮辮。幾齊脚跟。走至兩人面前。深深一揖。笑吟吟的說道。不知二位文星光降。參謁來遲。請勿見怪。嬌嫩聲音。猶如新鶯百囀。清脆圓滑。聞之足能令人神蕩。兩人急急立起。各還一揖。口說不敢。尙未走謁。即荷先施。實覺短禮的很呢。說罷彼此讓坐。老殘又問二人的名號。慧靜代答道。這個高一點的法名叫了緣。他叫了凡。檀越不要客氣。這兩個小孩子。粗知文義。並解音律。吐屬亦頗不俗。小尼叫他們奉陪的意思。也是爲他們得親風雅。可以長長見識。結段文字因緣。只管叫他陪着吃兩杯敘談。敘談不妨事的。遂又囑咐兩個小尼好

可見二尼  
閱人多矣  
以笨漢俗  
人文士自  
高擡托兩  
人的好處  
不奉承而  
奉承可謂  
善用水湯

好的陪侍。檀越。我去前殿上香。就來便朝着兩人。雙掌一合道。失陪了。老殘道。我們跟來的人。還望賞他一餐。慧靜道。曉的說罷。反身下閣而去。二尼這纔站起敬酒。問了兩人的籍貫名號。道。婆送上熱菜。二尼陪着吃了幾樣。酒過三巡。齋登五味。了緣便使出拏人的手段。叫一聲師弟。我等跟隨師父十有餘年。所見往來的香客。真如恆河砂數。大抵不是鄉愚笨漢。就是市井富翁。俗氣侵人難耐。間有一二文人秀士。又高自位置。不屑平視。從沒見過如二位施主這樣風流蘊藉平易近人的。今既得親雅範。敢不竭誠奉勸嗎。我兩個更迭把盞。終嫌敬意不專。似乎不如各敬一位。覺得親切一些。遂舒纖手斟滿了一杯酒。道。我敬鐵施主。你就敬祝施主罷。說着話時。早已站起走至老殘身邊。一手搭着肩頭。一手擎杯。送至口邊。說道。請施主乾這一杯。老殘一飲而盡。此時了凡也擎着一杯來勸清虛。清虛不飲。老殘連忙說道。小師傅你不必苦勸。祝先生秉性靦覷。酒量不佳。消受不了。這個豔福。若論玩笑場中。在下雖不堪稱爲健將。還可以敷衍應酬得過。此次雖爲朝山。也是有心造訪。你這一杯。倒不如我一遭領了情罷。說着便伸過手去。接將過來。一氣飲乾了。緣遂在他背上輕輕的拍了一掌。說道。你還想一

箭雙雕嗎。趁勢就往懷裏一坐。老殘用手推道。且慢。不知有何話講。且聽下回分解。

余曾訪五大夫松。僅餘一株。大可二人合抱。盤鬱屈曲。半就枯槁。偃蹇攫拏。形若臥龍。皴皮片片如鱗甲。洵數千年物也。今人以其較後石塢之秦松過小。目爲唐宋好事者所植。藉以點綴古蹟。乃妄言耳。殊不思後石塢山高土肥。得雲霧之滋榮。故其樹易長而極茂。此樹生於山麓斜坡石隙之間。土瘠水涸。故多枯枝而難長。若僅以其大小而辯之。未免失於格致之理。

王三阻二人進斗姆宮。不欲其近於狎邪。自是王三忠誠處。但演說王靈官顯應一層。未免令人捧腹。以致忠言難入。殊爲可惜。以是知古來良臣進諫。必以其道。諫失其道。又烏得而行焉。

第二十八章 探真相巧入眠雲閣 遊極巔借住碧霞宮

不堪之至  
善於嬉察

一言不合  
立時眼泡  
就紅髮點  
的楚楚可  
憐的好工  
夫

話說老殘見了緣要往他懷裏去坐。遂用手往外一推。說道：「且慢。我還有話說呢。」緣也就站住。一手扶着桌子。一手摩着胸膛。裝出那一般顰蹙的樣子。呻吟而言道：「哎呀。你不喜歡人家罷了。就怎麼冷不防的推人一把。將人的氣都推沒了。老殘道：「沒在那裏。按摩按摩也就好了。了緣越發的咬着牙齒。蹙着眉頭。用手拍着胸膛。說道：「就是沒在這裏。你來按摩罷了。老殘笑道：「論來我的不是。應該替你醫治好了纔是正理。在男女之間。體貼溫存。也當如是。但是還有一番下情。不得不當面說明。我也並非是不肯認錯。適纔我推你這一把。可也怨你太也毛失的緣故。了緣道：「你把人家推沒了氣。倒反說人家的不是。未免太也的不近人情了。立時眼泡通紅。就像要哭的樣子。老殘帶笑說道：「你不要着急。且聽我把這個道理說明白了。若是說的不對。情願認憑你。或打或罰。儘法處置如何。了緣道：「我也不敢打罰。只是要講個道理。該與不該。就讓你說明這個道理便了。老殘這纔說道：「我與祝先生結伴到此朝山還願。一路櫛風沐雨。走了兩千餘里。在城內又住上十天。齋戒沐浴。朝過岱廟。這纔登山朝頂。自然要虔誠潔

老殘所說的話極近人情。緣被他講到過。但香回來。再重重感。你的情多。幾把甚覺。不堪不答。更不堪矣。

淨。因為聽說寶刹有幾位妙常師傅。故爾由此經過未能忘情。進來瞻仰瞻仰。本想立刻即行。燒完香下山的時節。在此盤桓幾日。慧師說天色已晚。不得上山。如其在二虎廟住宿。不若在此方便。我兩人也就從實住下。你想我若是不為看花。又何必天纔晌午。便在此投宿呢。但朝山要誠敬。不忌葷酒。已經過分。豈有男女之間也不避諱的嗎。若待燒過香回來的時候。還怕這等戲謔。不足盡我的興呢。你沒了氣。原是我的不是。但是此刻我的手不便到你身上。對不住。請你替我擦摩擦摩罷。候我燒香回來。再重重感你的情。多多的摩挲幾把便了。一席話說的清虛了。凡哄然大笑。了緣也就嘆喏的一聲。笑道。油滑嘴。誰希罕你那賤手摩挲呢。於是各歸座位。又要叫道。婆婆去燙酒。老殘道。酒也澆了。請拏飯來罷。明晨還要起早登山呢。兩尼見老殘說話在行。很像是鍾情的意思。也就不再騁擾。吩咐道。婆端上飯來。大家用過。正在揩面。慧靜走上閣來。笑着說道。檀越吃了沒有幾杯。怎麼已經吃過飯呢。想是他們兩個小狐精。伺候的不知意嗎。老殘說道。承他兩位的錯愛。無處不體貼盡善。但我兩個還未朝山。不便飲酒過量。有好酒暫為收藏。候同時再領情罷。此時已近夕陽。慧靜道。天色也不早了。請下閣。

管絃笑謔  
此何聲也  
粉白黛綠  
此何色也  
檀香酒氣  
此何味也  
此何山珍  
此何地也  
晨鐘暮鼓  
此何地也  
佛場尤甚

去。到他們兩個屋裏去坐坐。這裏清冷的很。就把檀越的行李拏到他那屋裏去歇罷。老殘道。這却不便。我兩個還要朝山。男女同室。怕要褻瀆神明。自干罪戾。我已與他們講過。回來還要多打攪幾天呢。慧靜見他說的有理。信以爲真。遂把雙手一合。念一聲阿彌陀佛。檀越誠心朝頂。必然蒙娘娘保佑。小尼也不敢相強破戒了。遂吩咐道。婆。去。到前邊。叫菴主的跟人將行李挑到這裏罷。住不多時。王三將行李挑上閣來。就在左邊房內開鋪。安置安當。王三下閣而去。慧靜師徒也。就告辭說道。檀越還在齋期。不敢溷淆清神。暫且失陪了。老殘道。請便請便。師徒去後。兩人又吃了回茶。起身走至晒台。凭欄晚眺。但見半規紅日。銜山欲墜。幾片飛霞。往來於翠屏丹嶂之間。絕壁斷崖。暮煙一抹。如觀郭熙春山落照圖。令人胸懷爲之一爽。兩人正在指顧品評之際。忽聞閣下平屋之中。笙管競奏。歌聲婉轉。與喧笑謔浪之音。响成一片。兼之煙香酒味。臭氣薰人。兩人相視而笑道。素聞此地尼姑淫濫。猶如娼寮。每謂以告者過。自今看來。選佛之場。尤甚於北里多多矣。因而歎息了一回。又向城裏一望。但見晚炊凝煙。歸鴉滿樹。畊夫荷犁驅犢。牧童橫笛騎牛。俱由郭外而歸。霎時雲痕四合。煙樹暝蒙。時露雉堞樓閣於

於北里誠  
然誠然

老殘遊記 下編 第二十八章

四

道婆云如  
要什麼只  
用前門後  
第十三鈴  
兒一扭我  
就來伺候  
並囑莫錯  
扭傷的鈴  
節致生枝  
節可爲十  
二鈴爲十  
暗號也

此時兩位  
小師傅已  
入巫山十

煙雲縹緲之中。隱約如畫。二人看了一回。天色也就漸漸的黑上來了。道婆上來點起燈燭。又沖了壺茶。遂說道：二位施主若要什麼。只用把後門傍邊的那第十三個鈴兒一扭。我就前來伺候。要緊記住。可別誤扭了傍的鈴兒。致生枝節。老殘道：我曉的了。你去罷。道婆遂下閣而去。二人吃了幾杯茶。商議明白。次早起行上山。也就睡了一夜無話。次早起來。梳洗已畢。吃過早點。叫道婆把慧靜請來。老殘取出四兩紋銀。放在桌上。說道：在寶刹打攪一切。心甚不安。聊奉些須香資。望祈笑納。慧靜笑道：一餐粗齋。自覺不恭。蒙檀越佈施如許之厚。小尼受之有愧。請暫收回。候下山時再開緣簿罷。老殘道：慧師如不肯收。想是嫌少。我就再加幾兩如何。這點區區之數。不過聊以見意。回來的時節。還想盤桓幾天。尙擬從豐補報呢。慧師過於客氣。我可就不好再來了。慧靜聽到這裏。不敢再推。說道：檀越光臨。小尼理當招待。並無激賞的意思。既是這等說法。也得從實謝謝了。遂合掌稱謝。念了聲阿彌陀佛。收銀包攏入袍袖之中。吩咐道婆把王三叫來。打起鋪蓋。挑了出去。二人把手一拱。道聲叨擾了。天時尙早。不便攪兩位小師傅的清夢。請爲代達。同時再見罷。遂一齊下閣。來至前殿。王三見了。挑起行李頭。請先

二峯矣。雖欲攪其清夢不可得矣。一笑。

以上敘景處一筆不亂。

走二人隨後。慧靜送出山門。珍重而別。且說老殘等出了斗姆宮。步步登高。不數里。即至二虎廟。此地距城二十里。爲登頂的半途。乃打尖之地。飯店甚多。三人遂覓了一個干淨飯店坐下。要了幾樣素菜。兩盤麪食。吃罷。會了飯賬。起身再登。進至朝陽洞。洞在道傍懸崖之下。有泰山娘娘的臥像。枕着一隻石虎。閉目酣眠。衣裳態度。詡詡欲活。據王三云。係當年娘娘下山。在此憩息。曲肱爲枕。突來一虎。伏於面前。因就而枕焉。由洞之東。有萬丈碑。高凌雲漢。字徑三尺許。惜剝蝕不可辨認。以字體揆之。似漢魏間物也。其上爲廻馬嶺。山腹脈絡盤紆。至此成一大折。當徑有石牌坊。題廻馬嶺二字。再上則馬不能行。故名廻馬嶺。左行里許。名御帳坪。相傳爲宋眞宗駐蹕處。石梁曲折。瀉泉環繞。境甚幽絕。坪前卽輦道。東有石坡廣畝許。刻八分書金剛經於其上。字大如斗地名。經名峪。其北曰水簾崖。崖旁有亭。題曰高山流水。其下有洞。由山坳出水。如垂練。洞藏簾際。隱約可見。故以水簾名之。再上卽是盤路之始。有石坊跨道。行人出其下。坊額題曰一天門。門左右有屋數椽。爲遊人憩息之處。其下爲白鶴泉。泉水清冽。環以石欄。旁有石碑。題白鶴泉三字。字大徑尺。筆刀古拙。洵爲魏晉人眞蹟。老殘清虛在此遊覽多。



時纔欲坐在道傍平石之上。略爲休息。只見王三領着四個夫役。抬着兩乘小轎。來至面前說道。由此再上。就是漫十八盤了。不能步行。請上轎罷。兩人一看。見係一張柳圈椅子。下無椅腿。以細繩網兜住轎底。下有踏板。乘足。用木杠二條。綁於椅圈兩旁。杠甚短。如肩挑之扁担彷彿。俗名扒山虎。老殘道。夫價若干。你可說明了沒有呢。王三道。此地轎夫原無定價。大概每乘一元二角至兩元不等。他們人尙壯健。業已講明。每乘一元五角。兩人遂上了小轎。轎夫抬起。王三挑了行李。順着盤路。一步一步的橫行而上。其始爲漫十八盤。尙不甚陡。繼而山勢益陡。名爲緊十八盤。直如壁立。險峻異常。前人之足。幾躡後人之頂。左右懸鐵練索牽引而行。兩人回頭略一俯視。見山下行人。長不容尺。立時覺着頭目眩暈。身搖搖如在雲霧之中。飄飄欲墜。遂急急凝神。仰面向上觀看。神雖略定。而終有戒心。戰戰兢兢。不敢傍視。行至盤路盡處。見一高閣。聳然矗立於烟雲之上。額題南天門三字。其大徑丈。下臨絕巘。怪石嶙峋。如人形。俱向天門作鞠躬之狀。名萬笏朝天。天門外有陡壁。曰捨身台。深數千仞。若人有善心。雖跳下能以不死。兩人至此下轎。開發了夫價。走過門外。見茶館飯店羅列如市。三人尋了一個茶館坐。

山徑通幽  
虛禪房花  
木深一聯  
又爲此處  
題詠

了歇息。茶博士泡上茶來。老殘問道。從此地登頂。還有多少路呢。博士答道。此處到玉皇頂還有五里之遙。老殘道。上去可有住的去處嗎。博士道。自此登頂。一路飯店不斷。俱住行旅。客人若嫌飯店狹隘。儘可到玉帝觀或碧霞宮。向住持借房居住。但是可得多給房金。他纔肯借呢。說罷。走開。到旁的座上照應去了。老殘等吃了回茶。惠了茶賬。王三挑起行李。直撲碧霞宮而去。此處石徑較盤路頗平。易於行走。數里之遙。片時即到。一路香客絡繹不斷。紅男綠女雜遝如雲。走至廟前一看。廟貌巍然。窮極壯麗。山門外東西列高閣三楹。碧瓦紅牆。規模宏敞。門前全是售賣香紙的攤子。男女香客。都在此地請香燭。購紙錠。擁擠不開。三人由人叢中緩緩挨進。見係五間正殿。殿前一座亭子。塑着王靈官的金像。戎服持鞭。形相威猛。正殿上雕梁畫棟。金碧光輝。當中神廚內。供碧霞元君雕像。鳳冠霞帔。神彩如生。兩邊俱有神廚。畫幔半垂。銀鈎斜掛。一邊是娘孃的臥像。一邊是睡像。滿殿上香煙燭燄。障人眼目。進香的男女老幼。羅拜座前。幾無隙地。三人走出殿來。吩咐王三在左邊廊下等候。二人遂由殿角小門進去。尋訪禪堂。但見翠柏參天。白雲滿地。幽蘭芳草。香氣襲人。迎面一帶修篁。遮住去路。方擬廻步。忽

寫高僧誦  
經何等雅  
靜

聞一聲清磬。透出林表。兩人遂由曲徑穿竹而過。始見檐宇連延。禪房幽寂。二人纔欲進前。突於藥欄邊躡出一隻小犬。狺狺狂吠。只見方丈內走出一個沙門。將犬叱退。合掌相迎。說道：請檀越方丈待茶。兩人將手一拱。相隨來至經堂。見滿室光潔。中間供着一尊南海大士的小像。案上鑪內插着一炷信香。一個老和尚坐在案傍。敲着個小木魚兒。正在誦經。那和尚生的龍眉皓齒。碧眼方瞳。一望而知爲高僧。見二人走進。略一瞻顧。仍閉目朗誦不輟。老殘清虛不敢攙越。便輕輕的坐在門旁板櫈之上。相對默然屏息以待。小沙門出去。端了茶來。敬過二人。也不交言。便向內房而去。住不多時。老和尚經卷已完。立起身來。合掌道：勞檀越久候了。請到客堂吃茶。遂讓二人進內。到了客廳。見室內明窗淨几。書畫盆景。布置清雅。讓之上座。沙門獻茶。茶罷。老殘問道：不知大和尚法號。何處出家。今年高壽幾何。老和尚答道：貧僧法名普惠。乃直隸人氏。自幼在五臺山家。此處的方丈。原係先師兄主持。貧僧七十歲的時節。師兄圓寂。纔到這邊。屈指已三十餘年。如今一百零五歲了。請教二位檀越。仙鄉何處。尊姓台甫。老殘道不敢當。弟子姓鐵名英。號補殘。這位是祝清虛先生。同是隸籍蘇州。結伴來寶山進香。意欲

必先看人  
良否然後  
始允其寄  
寓與斗姆  
宮大不相  
同

王三於香  
客擾攘之  
間歇下担  
子歇下担  
睡寫盡鄉  
間莽澆情

在此遊歷幾日。因嫌飯店不潔。妄冀下榻精舍。兼擾香積廚。別時從豐酬報。未識大和尚肯容納否。普惠將二人細細一看。但是滿面謙和。出言蘊藉。連忙答道。本寺屋宇頗廣。惟年來失於修理。漸就衰落。如不嫌荒涼。儘管屈駐文旌。不知可是願住前面廊廡。是願住此院閑房呢。老殘道。既蒙大和尚慨允。願近方丈。早晚得參禪理。庶可藉覺迷津。普惠見說。遂起身領着二人。出離方丈。由藥圃欄邊一條曲徑。繞出竹林之後。另有一個院落。內有一排瓦房。計十餘間。俱是一堂兩房。修整的極其清雅。桌椅床帳。一概俱全。其中已有人住。惟有廂房三間。尚無住客。老殘指道。弟子還有跟人一名。就住這三間罷。普惠隨身帶了鎖鑰。伸手從袋內取出。交給老殘。說道。檀越的行裝現放何處。老殘道。小价還在大殿廊下等候着呢。遂向清虛道。你且陪着大和尚談談。我到前邊叫王三去。說罷出門。走到大殿廊下。見王三正在椅裝假寐。遂走近前將他喚醒。說道。現已借好房屋。你快把行李挑到那裏去罷。王三聞言立起身來。揉了揉眼睛。精神打了兩個呵欠。伸了伸腰。自言自語的說道。好困好困。這纔挑起担來。跟着老殘來至內院。仍循竹林繞到原處。進了廂房。將行李卸下。搬放榻上。兩人同住一房。王三就在

對面房內打鋪。普惠見他們忙忙碌碌的安置鋪陳。遂站起說道。貧僧暫且失陪。檀越安置好了。請到貧僧那邊閒坐談談。老殘連忙答應道。請便請便。遂後就到方丈請教。普惠遂起身出門而去。老殘吩咐王三將行李打開。取出十兩銀子。說道我先去交他十兩的房飯錢。隨後再算。清虛道。他這裏雖無葷酒。要同他講明。茶水是要管的。老殘點了點頭。起身走至方丈。見了普惠。交過十兩紋銀。說道外邊賣的飯食。不甚潔淨。就請大和尚這邊代備三人的飯食。臨走的時節。一齊扣算罷。普惠道。敝寺中僑寓的香客也還不少。大半俱是供給齋飯。但無葷酒。恐不適宜。老殘道。爲的是朝山進香。理應齋戒。素食甚是相宜。惟茶水一項。却要取擾廚下。普惠道。使的使的。彼此又談了些閒話。老殘告辭回房。晚間齋工點起燈來。送上飯菜。見是四盤兩碗。無非豆腐筋筋冬笋等類。外有兩盤蒸餅。潔白如脂。二人用過。王三遂撤至自己房內。吃了齋工打了面水。泡了壺茶。收拾傢伙而去。二人揩過了面。對坐吃茶。清虛道。聞說日觀峯乃泰山絕頂。夜半能見日出。可謂奇觀。明晨早些起來。先去看看如何。老殘道。我們纔到這裏。已覺身體困憊。且又路徑不熟。如何能以子夜出遊呢。明早起來用過早飯。先遊玉皇頂。將

此數語已  
爲遇雲鶴  
子伏綫

日觀峯的路徑探明。然後夜遊就不難了。我看此處山景甲於羣岳。必有異人流覽隨在留心物色。當必有遇。庶不負此一遊耳。兩人談了一回。老殘取出錄來一看。已是十點多鐘了。遂收拾安寢。未知天明如何遊覽。且聽下回分解。

了緣被老殘一推。便粧點出許多撒嬌的模樣。要想魔住老殘。其嬌憨情形。甚于媚寮。但不知此種工夫。從何處學來。以長齋繡佛之地。作行雲覓雨之鄉。直以神明爲狎邪護法。神而有知。必予創懲。神如無知。卽爲土偶傀儡。雖焚香拜祝。庸有益乎。好迷信者。蓋鑒諸。

南天門爲泰山最險峻之處。在山顛兩峰之間。其下盤路。屈曲陡絕。自山半仰視。狀若雄關。高插霄漢。上下行人如蟻沿壁。壁盡處卽至門下。如乘雲霧而凌碧霄。名曰天門。不亦宜乎。余嘗於四月八日登山。乘扒山虎至其地。始垂輿步行。迴顧山下。如臨萬仞深淵。遊人長不容指。若非見其蠕蠕而動。不能辨爲人矣。俯望羣山。俱作朝拱羅拜之勢。杜工部會當凌絕頂。一覽衆山小之句。有以似之。時余已着袷衣。在此略一眺望。頓覺冷風刺骨。粟起玉樓。猶如十冬月天氣。大有人間天

---

老殘遊記

下編

第二十八章

三

第二十九回 登絕頂五更觀日出 會方丈二教統談鋒

話說老殘等當晚安寢。次早起來梳洗已畢。齋工將早飯送來。兩人用過。又叫王三吃了齋工收了碗盞。遂吩咐王三道。我兩個要到玉皇頂遊歷遊歷。回來不定早晚。你要小心門戶。不可遠離。如要到前邊逛逛。務必想着鎖門。王三應道。曉得。先生放心去罷。我也不到前邊去的。兩人各帶上幾百銅錢。走出碧霞宮。轉了幾個山坳。見有登頂的一條小徑。石磴迂委。形若羊腸。循磴而上。遍山頂怪石筍立。參差錯落。形狀不一。或如龍盤。或如虎踞。或如夜叉之攫拏。或如人形之拱立。奇形異狀。擁護峯頂。若宿衛然。上了絕頂。有大廟一座。山門宏偉。題曰玉帝觀。到了門前。見傍邊牆上。以八分書題着天左一柱四個大字。院內有奇石十餘。嵯峨凸起。繞以朱欄。世稱爲泰山絕頂。門外右邊有無字碑。高一丈五尺。相傳爲秦始皇時物。兩人在門外遊覽了一回。這纔走進山門。到了玉皇殿。略瞻仰了瞻仰。忽見一個道人走進。單手當胸一擊。打個稽首。說道。不知施主光臨。有失迎迓。且請至丹房獻茶。兩人連忙還禮道。初到仙觀。怎好打攪道人笑說。德星下降。蕭寺生輝。貧道理應伺候一杯清茶。聊盡方外人一點敬心而已。二位施



寫道士精  
舍又是一  
清幽間雅  
絕凡塵超

主不要客氣。說罷讓着兩人出了大殿。從西邊月門進去。見滿庭花草。夾徑松篁。丹房門外有石屏一笏。高逾數丈。巖穴玲瓏。宛如雕琢。上題篆書靈巖字樣。筆力遒勁。刀工古拙。似是漢魏人手筆。石前蒔芍藥數十本。紅芽怒茁。色如渥丹。外護以甍眼短籬。籬下邊栽蘭蕙。香氣襲人。道者讓兩人進房。施禮就坐。卽有個十四五齡的童子。過來送茶。茶罷。老殘說道。沒請教大煉師的法號。可是本處人嗎。道人說。且先請教。老殘通了姓名籍貫。道人聞言。帶笑言道。如此說是鄉親到了。貧道原是蘇州閭門人氏。在元妙觀出家。後以紅羊之劫。雲遊到此。已四十餘年矣。貧道俗家姓魏。法名雲岩。請問二位施主上山幾天了。僑寓何處。可曾遊覽了幾處名勝呢。老殘說。昨日纔到。住在碧霞禪林。今天特謁煉師。探明日觀峯的路徑。夜裏好上去觀日出的景象。雲岩說道。碧霞宮的住持方丈普慧。深通禪理。爲當代高僧。在彼處借寓甚佳。早晚可以聆其緒論。他與貧道教雖不同。却爲方外的益友。兩君想登日觀峯。倒也容易。就從大殿東面石徑上去。道傍石壁鑿有碑形。上鐫五嶽獨尊四個大字。由碑左拾級而上。卽是本山的絕頂。上有平石。大可數畝。名望海石。夜半在此眺望。就可見東海浴日之象。也就算得是大

此段並非  
泛筆之指  
道人徑專  
示路遊地  
爲夜然半  
步不生路  
徑遊山必  
無是理

三月初旬  
雖天氣清  
朗却無月  
色若無前  
段伏筆此

觀呢。看過日出之後。曉色初晴。煙霏欲斂。四望如洪濤掀湧。萬峯僅露其尖。猶如海島孤立。更爲極字之奇觀。凡遊山的。此處不可不到。來來。貧道先把這裏的道路。指與施主看看。說罷。遂邀請二人走出廟來。向東南一個山頭指道。就從這條羊腸小道上。由那邊峭壁左側轉彎。循徑走去。可造絕頂。此時登頂却也無甚出奇。須待黎明方有奇觀。老殘道。多承大煉師指教。暫且告退。明早遊罷回來。還要到仙觀擾幾杯清茶呢。說罷將手一拱。循路而歸。其時日已過午。回寺用飯不便。二人就到飯店內。叫了幾樣葷菜。兩壺汾酒。飽餐了一頓。直遊玩到夕陽在山。方纔回寓。住不多時。齋工送過飯來。上下用罷。老殘清虛。議就夜裏去登日觀峯。看日出。觀雲濤。遂早早的安寢。睡至半夜起來。到廚房內打了一盆熱水。揩了揩臉。又把爐子通開。泡了壺茶。提到臥房。拏出幾色點心用過。叫起王三照應門戶。取出錢來一看。已是三點鐘了。老殘道。時候不早了。我們去罷。遂叫王三跟到前邊。把東角門敞開。放二人出去。王三復掩門歸寢。二人抬頭一望。見星光燦爛。銀漢橫斜。此時在三月初旬。並無月色。幸喜天氣清朗。山徑依稀可辨。因日間已留心看過。遂循石徑拾級而上。到了五嶽獨尊的碑傍。細辨方向。緩

處無即從  
着手矣一  
縛不漏足  
見文心之  
細

欲出甚鶴  
先以笛聲  
導之未出  
笛聲先發  
棲鳥驚鳴  
生姿曲折

敝日出處  
層次井然  
不亂中云  
但見紅光  
閃爍不定  
不能遽升  
必待吞吞

緩而登。到了山頂。各處審察。見有一塊平台大石。高約丈餘。大徑數畝。四望夜色溟濛。明河皎潔。一陣陣寒風刺骨。繒纜無溫。東望並無光亮。老殘道。可見道聽途說。不足爲信。傳說半夜見滄海浴日。真不經之談。此時已四點餘鐘。還不見一綫微明呢。剛纔說罷。清虛向東一指。大聲說道。你且別忙。那不是看見東溟嗎。只這一句。說的聲音太高。將樹上的棲鳥驚起。滿山亂飛。格磔之聲。不絕於耳。移時方定。忽聽得數十步外。大樹下。笛聲頓起。嘹亮逸發。巖壑皆鳴。一弄未終。冷風颯然而至。及數奏。其音清壯。可裂山石。一聲變徵。令人悲從中來。滿山鳥獸叫噓。狂風驟起。天色陡然昏暗。笛聲亦止。老殘心中訝道。此黑龍潭所聞之音也。高人在斯嗎。少時天漸清朗。東方亦漸漸的光明。一片白光蕩漾。漫無涯際。漸見於白光之中。現見黑雲一綫。過了些時。那黑雲漸漸的也就多了。一層一層的濃淡不一。此時滿山萬籟俱寂。老殘清虛。目不轉睛的觀望。黑雲漸高漸薄。變成一片紅色。半規紅日。大如山岳。從雲間吐出。纔一顯露。卽復沈下。但見紅光閃爍不定。如吞吐戰搖似的。繼而星斗漸稀。東望平地天際已明。其下仍暗。久之。紅輪突然湧出。騰起數十丈高。大地山河。皎然分明了。清虛拍掌笑道。奇觀奇觀。真

吐飛騰極力  
能破然分  
明奇清虛以  
為奇觀中用  
筆亦是不因  
燦遠升必不  
肯遠吞吐  
吐待吞極力  
飛騰極力  
我亦分能  
觀曰奇觀奇

老殘所論  
陰陽盛衰  
已屬十分  
透徹誰知  
原是古人  
穿鑿乎即  
為據乎即  
此足徵之  
國文明之

不辜負此行。不維日出竟如此費事。久已顯露。不能遽昇。必待吞吞吐吐的極力飛騰。纔能麗天。果真是羲和浴日於甘泉嗎。老殘道非也。山海經原不足據。郭璞又附會注之。故作欺人談耳。初見光亮。還在四點餘鐘。尙屬寅時。寅者妊也。陽氣始妊於此時也。陰盛陽微。陽氣上升。陰氣下吸。一升一降。乃陰陽相戰耳。迨陽光漸盛。陰氣漸衰。故日輪也就漸漸的顯露了。此時已屆卯初。卯者茂也。謂陽氣生而孳茂也。陽旺陰微。故陰氣驟退。日光無所遮掩。若騰起的一般。其實陰翳驟去。纔顯出這般景象。又何嘗日能飛騰呢。剛說至此。忽聞有人在數武之外插言道。此說近是。然猶未盡其旨。起初之明。乃蒙氣傳光。非日景也。後來之吞吐戰搖。乃海氣掩映日光。迨至日光旭旭。海氣遽霽。始顯出日輪已昇數十餘丈。形若騰起。其實日輪本已昇至此數。因海氣開霽之速。纔有此象。這豈是陰陽相戰嗎。古人見聞未廣。只得由二氣解說。如今五洲通達。數日。精識見愈廣。纔知古人立言多逞臆說。山海經全屬子虛。即如先生這段陰陽盛衰的議論。似乎無懈可擊。殊不知我國日出。正是歐洲日落。豈陰陽東西不同嗎。一席話說的老殘無辭可措。仔細一看。數十步外松陰下。坐着一個道人。骨格清奇。目光如電。玉

進步  
先聞其論  
後見其人  
此何人也  
正黑龍潭  
開笛之異  
交臂之異  
人也發雲  
鶴之發現  
處真有千  
餘筆力

雲海洪  
濤變幻處  
筆勢亦變  
幻不測

面長髯。飄飄然有凌雲之概。正是在黑龍潭吹笛的那個羽流。邂逅相遭。喜出望外。急走幾步到了松下。掃地一躬說道。適聽大煉師妙論。理明辭達。俾弟子聞所未聞。頓開茅塞。敢請法號。在何處修真。道人見問。連忙站起。稽首說道。貧道祖籍江南。在茅山修養。道號雲鶴子。雲遊至此。借寓碧霞宮方丈之內。請問先生尊姓。貴省。老殘通了姓名。祝清虛見兩人拔談。也就緩緩的走來與道人施禮。道人還一稽首。問了姓名。三三遂席地而坐。老殘說道。自黑龍潭一聆煉師的雅奏。至今猶念念不忘。今夜相遇。實慳素心。弟子等亦僑寓碧霞禪林。天假之緣。俾得朝夕就教。雲鶴子道。方外人無甚長處。不過會點子燒煉方術。並幾般樂器。蒙先生謬賞。豈不殊增愧怍嗎。老殘纔欲答言。雲鶴子指道。請快看雲海洪濤幻象。這也是日觀峯的奇景。比日出還要好看呢。老殘清虛抬頭四顧。只見煙波浩瀚。極目汪洋。峭壁奇峯。矗立於洪濤巨浪之中。無異海外島嶼。並聞濤聲澎湃。猶如萬馬奔騰。清虛詫異道。晨霏未斂。映着日光。其形似水。故曰雲海。但不知這個波濤之聲從何而來呢。此處真可謂奇景了。雲鶴子笑道。此景我們江南不多。所以先生以爲出奇。其實北方山林。到處皆然。也算不了甚麼。這個濤聲理由少。

迴願照應  
雲岩一筆  
不肯遺漏

停自然領悟。住無多時。日光升高。煙雲漸斂。其始僅露峰頂者。已見山腰。漸而見及平巒低岫。無處不是翠柏青松。雲鶴子道。波濤之聲。先生悟否。清虛道。嘻。殆所謂松濤嗎。然而點綴雲海。非此不足以爲奇矣。兩人絮絮而談。老殘在傍邊說道。雲海已收。天時也不早了。我們回寓去罷。兩人四面一望。白氣全無。惟有青山萬疊。蒼翠插天而已。這纔聯袂下山。順便到玉帝觀吃了回茶。訪聞了後石塢的勝境。雲岩本與雲鶴子有舊。老殘等又是同鄉。遂留三人吃了中飯。大家談了回故鄉的風景。直至日色平西。方纔回寓。各自歸房用罷晚飯。因夜間未眠。早早安寢。一夜無話。次早起來梳洗完備。用了早飯。老殘親到方丈。邀雲鶴子同遊北天門洗鶴灣。雲鶴子應允。遂同老殘到前院邀了清虛。一齊出廟。向後山行來。到了後頂北天門。仍是一座石坊。下臨絕巘。有古松一株。大可數十圍。垂蔭數畝。蒼翠蔥蘢。並無微纖枯枝。相傳爲漢帝手植。護守天門者。其樹雖大。然皮骨未甚蒼老。必非數千年故物。應是後世好事者。見其樹大。有逾秦松。故作此惑人之語。此地除大松之外。並無可觀。所謂北天門者。不過爲南天門之陪襯耳。三人也不留連。卽出天門。向左邊一轉。忽見兩崖陡立。險峻非常。老松一株。欹臥如梁。

以移得二  
字引出一  
篇修道一  
論藉大魄  
力一語提  
出方丈普  
惠一筆不  
苟自然脈  
絡貫串

由松上走過。有石潭廣畝許。潭水清澈。一望到底。雖鍼芥可見。潭邊護以石欄。欄邊一塊大石。上題洗鶴灣三字。據土人云。昔有仙人結茅於此。養兩鶴極馴。善解人意。能供驅使。每於此灣洗浴。故名灣之上峰巒競秀。巖壑爭奇。野竹山花。燦爛如錦。頗極山林之趣。老殘道。此處雖無甚奇觀。然林壑之美。能移我情。對此清景。令人名利之心俱淡。雲鶴子道。人生勞逸。往往心隨境遷。求名者於朝。求利者於市。求長生者於巖壑。是謂境地適宜。故修養之人。必遁跡於窮山幽谷。與世俗不通者。正以其清幽之氣。能移性情。心定神怡。不爲外物所累。然後可以氣聚神凝。而達于至道。若夫有大魄力者。又不妨溷跡於塵俗擾攘之地。以其具有定力。外物不能移其心耳。如今先生情爲物移。尙嫌定力未足呢。老殘道。據煉師所說。大魄力的。如今還有這等的人嗎。雲鶴子答道。方丈普惠。日處於冗雜塵濁之境。而靜默如無聞無見。非有定力能如此嗎。老殘聽罷。說道。小子前天午到。只與他略談片時。就料他不同流俗。竟果然矣。說罷也就相隨回寺。天已過午。用了中飯。老殘對清虛說道。今早雲鶴子所說有大魄力的人。溷跡塵俗。外物不能移其心。是其自負之言。兼道及普惠和尙。具有定力。諒其相知已深。所以他纔

以對奕發  
端開爭無  
益引起老  
殘之辯謂  
奕可以譬  
王政喻治  
國奕為有  
益普惠謂  
奕但爭先  
為無益雲  
鶴又謂在  
廟堂為有  
益彼此辯  
駁然後纔  
引到天運  
上去由天

在方丈下榻。便於傾談。據我看來。這兩個僧道俱非凡庸之輩。你我何不到方丈與他們談談。以廣見聞呢。清虛欣然應諾。遂相偕來至方丈。叫道。雲鶴師用過中膳嗎。雲鶴子在內應道。剛纔偏過。請裏面坐罷。二人走進禪堂裏屋。見普惠雲鶴方在對奕。一齊站起。照應讓坐沙門獻茶。老殘說道。我兩個今天不能出遊。進來敘談敘談。倒阻撓了二師的清興。莫要拘禮照應。且請終局。普惠道。飯後無事。藉以消遣。聊驅睡魔。既承二位施主枉顧。座有佳客。正可淪茗暢談。飽聆雅教。又何必以無益之事。閒爭勞神呢。老殘道。雖云閒爭。聖人且云為之猶賢。况方圓正直。動靜陰陽。法天則地。故可以譬王政。喻治國。一枰十訣。戒慎克當。真能令貪廉懦立。何為無益。普惠又道。此但爭先耳。又何足謂之益呢。雲鶴子接口道。如碁象之方圓動靜。方曰行義。圓曰用智。動曰騁材。靜曰得意。在我輩誠為無益。然在廟堂之上。又何嘗無益呢。普惠道。就在廟堂之上。也不必定能有益。道友說的是盡人事。然而治亂興衰。究得講天運如何。不必遠考前代。且就近處取譬。如明朝思宗皇帝。非亡國之君。而社稷傾覆。本朝高宗皇帝。無雄才大略。而開關邊疆。此何理呢。即如臣下而論。後漢武鄉侯鞠躬盡瘁。六出祈山。不能得魏尺土。



運而轉至  
人事歷舉  
古今與廢  
以證之始  
收束到三  
教歸一上  
去文法何  
等曲折筆  
力何等跌

雲鶴舉佛  
武帝奉佛  
困死臺城  
而難普惠  
普惠以宋  
徽宗崇道  
教而被廢  
宋襄公行  
仁義可喪

鄧艾行險倣倖。一戰綿竹而屋蜀社。此又何理呢。豈智力所不逮。人事有未盡嗎。可是天運有定。人力不能勝天呢。一席話說的雲鶴無從駁詰。老殘從傍說道。孔聖言理不言數。老子道法自然。釋氏專講循環。大禪師自然以天運立論。在雲鶴法師。又必以無爲致一爲辭。儒者總不外乎盡人事之說。若人人不盡人事。一一委諸天運。勢必百廢不舉。四民失業。那還成個甚麼世界呢。普惠笑道。先生是個明白人。是怎麼越說越迂了。貧僧所說天運。仍不離乎人事。亦不外乎無爲致一。如無人事。勢將不成世界。若非無爲致一。則自生紛擾。然無天運以限之。卽無以窒人欲。彰勸懲矣。這就是三教歸一的原理。所以儒家講出爾反爾。釋家謂因果循環。道家則說動作觀復。這不是殊途一致嗎。雲鶴子道。如師兄所云。釋教專尙因果。以昭勸懲。貧道有一事未明。倒要在師兄跟前請教。梁武帝信心奉佛。爲何困死於臺城呢。普惠笑道。雲鶴。你也故意來同我舌戰。爭立門戶嗎。我且問你。王弼好談黃老。而亂天下。宋徽宗崇信道教。自稱道君。而城破被擄。這也是道教能害人嗎。卽如宋襄公不擒二毛。不鼓不成列。而喪師辱國。這也是仁義的錯處呢。總之不論何教。不可泥於偏見。一成不變。纔能致用呢。孔子問禮於

帥難之反  
是好看

老聃不失爲大聖。韓愈詆佛而友和尚。亦不失爲大儒。此無他。破除意見。不分畛域。舍其短而取其長。合三教而一之。足見聖賢大公之心。若論因果循環之理。有最彰明昭著。載在典冊者。莫如魏晉遞禪。依樣葫蘆。宋取天下於孤兒寡婦。亦失於孤兒寡婦。本朝以武力弱明。歲取金帛無算。明以是亡。如今外洋亦以武力弱我中華。歲取賠款數百萬。這又是變本加厲了。老殘纔待插言。祝清虛坐在傍邊耐不住了。說道且住。但不知他突於其來的要說甚麼。且聽下回分解。

余昔與趙君夢鶴借遊泰岱。曾於三月中旬夜半。登日觀峯觀日出。其時月明如晝。銀漢橫斜。星辰可摘。顧而樂之。夢鶴素善音律。因出所攜鳳尾笛。奏余所製寄衣曲。纔一發聲。則山谷皆响。曲中有可憐深閨縫衣人。金鍼一渡一滴淚之句。其音哀怨悲切。如出金石。令人悽然欲泣。不忍卒聽。三弄未終。忽然冷風驟至。萬松謾謾。聲如狂濤怒浪。棲鳥驚啼。山獸哀嚎。余肅然恐懼。急止其奏。萬籟亦寂。然而目眩肌粟。真不可須臾留。勉強候至四鼓。東方漸白。約五鼓時候。日輪已現。其升沈吞吐之象。與篇中所載無異。洵奇觀也。按讀此篇。覺當年之景物猶在目前。令

人不勝今昔之感。

敘雲海一段如觀米南宮潑墨山水。極盡煙雲變幻之態。

普惠三教歸一之論。警醒透澈。如不可泥於一偏。要必破除意見。不分畛域。舍其短而取其長。纔是聖賢公心。洵爲見道名言。至敘因果一段。尤爲明晰不爽。

第三十章 黃華洞內快觀仙踪 碧霞宮前暢談天道

話說老殘纔待講話。祝清虛在傍插嘴說道。且慢。修行的人。最忌勞神。大禪師燦花之舌。已經焦敝了。補殘兄你沒看看此時有幾點鐘呢。老殘向窗外一看。天色將晚。惟東廂房頂尚有些須日光。又從懷內取出錶來一看。已是五點半鐘的時候。遂立起說道。貪聆兩師的妙論。不覺夕陽欲下。大禪師高談雄辯。議論宏深。真令人五體投地。但已過于勞神。也該歇息歇息了。明日晚間再領教罷。又向雲鶴子道。明朝大煉師去遊後石塢嗎。雲鶴道。先生們若是往遊。貧道自當奉陪。老殘道。既是如此。明晨我再來敦請便了。說罷。遂同清虛告辭回房。用罷晚飯。各自歸寢。次早起來。梳洗用飯一畢。纔想到方丈。忽聽雲鶴子在門外說道。兩位先生吃過早飯沒有呢。一邊說着。也就走將進來。二人急忙站起。照應讓座。老殘道。剛纔放下飯碗。想去恭請。不料大煉師竟已光降。遂吩咐玉三泡了一壺松蘿茶來。老殘親手斟上一杯。送至雲鶴面前。說道。先請吃兩杯茶再去。免得合昨日似的渴的要死呢。雲鶴道。今日却與昨天不同。後石塢距此不遠。且有寺觀。其地爲本山形勝之冠。遊賞的人極多。各寺觀中。必有預備的茶點。不過

峻石塢外  
面景致直  
入畫境實  
爲絕頂勝  
地

漸入佳境  
漸盡塵凡

破幾文鈔。那裏還怕甚麼飢渴嗎？我們就早些去罷。各人吃了兩盞清茶，一同出廟。循着左邊圍牆上了後山。向下一望，見對面一座奇峯，松石綺麗。岩谷清幽。于萬木陰森之上，露出嶙峋峭壁，瘦削孤拔，形如浮圖。遠望之極饒勝致。雲鶴指道：「此即後石塢外面之景，已覺豁人心目。塢裏景致尤勝此數倍呢。」三人一面閒談，一面遊賞。轉了兩個山窪，雲鶴道：「前邊重巒疊嶂，于林木蓊鬱中微露殿角之處，就是黃華觀了。」觀傍有黃華洞，極其深邃，幽險奇絕，饒有仙意。老殘等仔細一看，只見靈巖聳翠，老樹牽雲。及至近前，蒼松夾道，綠柳垂絲，一路柳浪松濤，時聞春禽對語。若以遊客路迷而爲之先導者，三人隨着鳥聲循徑走來，出了松林，豁然開朗，抬頭一看，斷崖之下，一帶平岡，岡上有一寺院，殿宇雖不宏麗，却製造的參差有致。雲鶴指道：「那邊樹木叢雜之處，就是黃華洞，爲後石塢的名勝之區。」三人談談講講，來至觀前，見山門上題着「黃花觀」三字。對門巉巖陡立，儼若翠屏。雲鶴首先進了山門，二人隨後。來至殿前一看，原來只有五間正殿，兩廡內一邊作花廳，一邊就是丹房。住持道人見了，連忙走出，同三人稽首問訊，相隨進殿。見正中供的是孚佑帝君的出山相。雲鶴跪拜，兩人以相形見拙，也只得

寫仙境處  
如說桃花  
源記合人  
塵念都消

陪着他拜過聖像立將起來。住持道士邀請三人到丹房吃茶。三人坐了一會。雲鶴說道：「我們先去看看黃華洞。」回來再吃茶罷。道人遂陪着出廟，向右邊轉過一片松林，在半山中懸崖之下，露出一座洞門。門外山花爛熳如錦，洞傍怪石嶙峋，密排若筭。道人引路由一條石磴扳援而上，陡峻異常。到了上頭，一片平陽，像是人工鑿成的。沿邊繞以鐵欄，凭欄下視，深逾百丈。但聞諤諤松聲，如江河鼓浪，不禁悚然。覺着身體搖搖欲墜，遂反身進洞。見有兩扇石門，分列洞口。門額篆書黃華洞三個金字。字大徑丈。上有懸崖罩下，勢若長檐。進洞路逕狹隘，兩邊怪石排列，奇形異狀。或如鳥獸飛走，或如夜叉作攫拏勢，無不栩栩欲活。令人畏怖。循逕行約里許，豁然開朗。仰見天光，乃巖穴透露之故。內有石室一間，大逾數丈。中有石榻石几，並碗盞之類。但在石几之上，如連几石琢就者，只可賞玩，不得取起。道士說道：「當年祖師曾在此洞修過，所以去後留這些古跡。」室內壁上刻着呂祖的聖蹟。傍邊另有一間石室，戶牖俱全。門上邊大書丹房二字。筆力縱橫，不類凡書。室內有石鼎一座，相傳祖師煉九轉丹於此。室內外奇麗幽邃，的是仙境。况洞在半山陡絕之處，陟降俱不能達。其鐵欄石磴，均係後世人力爲之。

雲鶴極盛  
難繼一語  
實爲不理  
名言不但  
自古賢士  
大夫爲然  
即勝境亦  
然可見人  
物之傳有  
不幸也否  
寫秦松之  
奇特處筆  
勢亦動至  
秀潤之至

非仙境何能如是。衆人遊覽了一回，相隨出洞，由原路下山，回至觀內，道童獻上茶來。三人吃了一回，向住持問明了秦松的所在，並去的道路。老殘送了一兩銀的香資，遂一齊出廟，道士親送至山腰，指明了道路，彼此作別。三人循着道士所指的路徑，向東山走去。剛剛走至兩峰對峙之地，向東一看，見重巒疊嶂，參差隱現於煙雲變幻之中。一望無際，大有方壺圓嶠可望不可即之勢。清虛說道：「此處景致不亞雲海，何遊山者多不留意此景呢？」雲鶴答道：「凡類總以矯矯不羣，纔能得名。如禽中之鵬、獸中之虎、豹，非不碩大猛鷲。若遇鸞鳳俊貌，則又無足稱了。日觀峰之勝，是在夜觀日出，曙見晨氣，聯絡一氣，故得勝名。若在後石塢，佳景最多，處又不足爲奇了。如黃華洞之幽險，洗鶴灣之奇麗，與夫秦松之盤鬱，無一不豁人胸臆。所謂極盛難繼，就是這個道理。清虛聽了，點頭佩服。再二人迤邐前進，纔轉過兩個山頭，早望見東山之麓，一帶平岡，岡半有一株大松，虬枝鉄幹，勢欲凌雲。尋路下山，走至跟前一看，見此樹粗數十圍，高逾十丈，皮皴破裂如掌，片片若鱗甲，孤幹聳拔，枝柯盤屈。作者龍攫拏之勢，葉色蒼翠，黝糾秀潤，松玲子長大如瓜，仙品也。勿怪兩千餘年之植物，蔥蘢暢茂，並無半點枯槁。其

雲鶴酒後  
禪人與談  
天人與談  
痛若無滴  
傍者愈力  
談者愈多  
聽者愈保  
何物酒人  
竟取敗人  
清興

不爲凡種。可知相傳爲秦代遺物。可以無疑。三人在樹下盤桓了一回。各人由地上檢了幾顆松子。大如指頂。色深紫有光。嗅之香氣撲鼻。老殘道。這般大的松子。世所罕見。可以留着回南示於鄉里。俾廣見聞。說罷復回原路歸寺。一路上遇着好些遊後石塢的。絡繹不斷。老殘見天色尙早。遂邀請雲鶴子到碧霞宮前酒店內。叫了四樣葷菜。一壺南酒。三人對飲談暢。漸漸的談至天人要道。世故變遷之理。雲鶴子微有酒意。議論風生。詞如倒瀉三浹。滔滔不絕。其於歷代興亡利弊。無不切中肯綮。講到痛快之處。猶如京都名角粉墨登場。口指手畫。維妙維肖。嬉笑怒罵。一時百態備具。傍邊桌上的酒客。此時俱已停杯側耳。漸漸的聽者愈多。圍繞的合灼突泉上白妞的書場子一般。連店裏的酒飯也不能賣了。酒保沒好氣的將衆人分開。走至近前。唱個大諾。說道。請師父慈悲。慈悲少講幾句。讓小店好做點生意。老殘怕雲鶴面上不好看。故意的發怒罵道。放肆。你既開店賣酒。客人進門。就是你的衣食父母。理當由人自便。客人談心。你如何敢來干預。難道說你這裏是賣啞酒嗎。不叫我們說話。你好做生意。難道我們不是生意。可是吃喝了不要錢呢。酒保聽了。心裏雖然不悅。只是不敢連客。便強作笑容陪



罪道。先生不要動氣。小人見聽講的太多。有碍生意。請這位師父暫歇一歇。候聽的人散散再講。那裏敢不容客人講話呢。老殘還要發話。清虛在旁早已會意。連忙攔住道。他既認錯。你也不必合他計較。我們的酒也穀了。叫他拏飯來吃了。我們晚上再談罷。遂吩咐酒保去速備四個中碗。兩盤饅饅前來。我們急等要回寓呢。酒保答應一聲。是。便走到廚上去了。三人又吃了兩杯飯菜已到。遂一齊用罷。老殘到櫃上把賬開過。這纔出了酒店回至寓所。已是黃昏時候。兩人也不回房。相陪雲鶴一直來至方丈。正值普惠在那裏吃飯。見了三人。連忙站起說道。今日出遊。爲何這早晚纔回來呢。可見什麼麼賞心的名勝嗎。便叫沙門速到廚下催飯。雲鶴說道。不須催。飯已經偏過了。却是了兩位先生呢。普惠道。和尚家的清苦。諸位一定是受不來的。鳥得不在外面開臺叨。但是叫施主格外破鈔。貧僧倒覺心中抱歉了。老殘道。今日往遊後石塢。觀一切的古跡。直令人心曠神怡。因爲天時尚早。同雲師到廟前店內小酌。叫了幾樣粗菜。聽雲師縱談。頗極遊賞之樂。不料爲僧父敗興。倒是對不起雲師了。普惠急問何事。清虛代答一切。普惠笑道。這也難怪。酒保你想滿店裏是人。如書場一般。人家的生意還能做嗎。

借老殘口中說及歷代興亡之弊。當時的起。政惠的曲。普文的議。折之甚。惠以劫數。發端以老殘。之以人事。運會之變。易三才之長。如影隨形。劫運未寫。猶可未德。化回天劫。聖賢無能。

但是能令多人環聽。必有出奇的高論。既被俗人唐突中輟。何不再請揮塵以畢其詞呢。此時普惠飯已用完。命沙門撤去碗盞。烹了一壺新茶。催着雲鶴重伸前論。雲鶴說。貧道不過信口侈談。並無可探。如今有大法家在座。必欲令班門弄斧。這不是糟蹋人嗎。叫我怎麼說呢。普惠道。你我出家人。不要沿習俗派。一味的作謙。令人難耐。縱有議論未盡之處。大家辯駁辯駁。也是好的。雲鶴終不肯承。普惠遂問老殘道。到底他是講的什麼。老殘遂道起初說的歷代興亡。以後說到如今朝廷失政。用人過濫。無論走卒販夫。可以捐納前程。濫膺民社。將來天下怕不能保。普惠笑道。豈只天下難保。怕的是中原自此多故。但這個事理。也不能盡怨朝廷用人不當。也是劫數使然。老殘回道。自古興衰之理。固然是天心有在。可也未嘗非人事不臧。普惠道。施主所論是事理之常。貧僧所云劫數。乃運會之變。天地變易之道。如影隨形。故天有寒暑晝夜。地有滄海桑田。人生于天地之間。而有禍福死生。是三才之盈虛消長。同歸一致。而國家治亂興亡。亦不外乎這個道理。天地之陰陽。即人生之禍福。亦即國家之盛衰。盈虛之理。無往不復。如日月之出沒。不易晨昏。譬海潮之漲落。又何嘗爽毫釐呢。如今清朝的國運。如日

爲力系此  
理即不生  
不滅亦不  
春生夏長  
秋收冬藏  
之義也

月之已。西海潮之將落。雖有拔山扛鼎之力。不能挽西者復東。使落者再漲矣。老殘問道。盛衰之理。固然如是。然而天眷有德。若當軸者能以勤政修德。獨不可以上回天心。奠定國基嗎。普惠道。天眷有德的話。也未必盡然。如漢末獻帝。並無失德。明季思宗。確是賢君。是怎麼俱致滅亡呢。人君敬慎修德。在中葉誠可以培植國本。化災爲祥。在末世無益也。譬如已枯的樹木。雖灌溉不得萌芽。垂死之人。服參苓又焉能續命呢。這個道理。就所謂急來抱佛脚。不中用的。此時的天下大勢。好比如九十月的气候。天地的肅殺之令已嚴。非疇火所能禦。施主蓋觀夫冬之氣嗎。木歸其根。蟄壤其封。凝然寂然。不見兆朕。而造化發育之機。實已胚胎於其中。這就是闔者開之基。殺者生之漸也。歲無四時。不成天道。世無興廢。便不成人道了。老殘纔欲再問。忽聞祝清虛從旁插嘴道。禪師所論。卽剝復之理。難道說致亂之道。就不能救嗎。俗語說的好。文官不愛錢。武將不惜死。無不可以立致太平的。看起來雖說是天道。也不離乎人事。若當今天子。誠能進賢退不肖。懲治貪官驕將。嚴仕官濫進之路。除蠹國病民之法。勵精圖治。與民相更始。如此則上下相安。君民一體。那裏還有致亂之人呢。普惠道不然。夫聖人之治天下。

良醫治原  
必知其性  
良御馭馬  
必識其性  
不然則必  
無功為政  
者亦猶是  
取費至透

人心不為相  
親愛我  
國不振我  
大病原我  
食利不知  
之徒忘義  
專依外人  
之勢殘我  
同類此為  
謂此致亂  
我國第一  
根之壞

如良醫之治病必知其原。又如良御之馭馬必識其性。不然則病必弗瘳。駕必債轅。施主只知朝政之失。尙未察及人心之壞呢。如今人心之壞。首在不相愛。墨子有言曰。人不相愛則亂。君臣不相愛。則國必危。父子兄弟不相愛。則家必敗。是何故呢。蓋不相親愛。則各利其利。而忘其彞倫。互相戕害。不但不知愛羣。且不知愛家愛國。現在列強環伺。日思吞噬我土地人民。我國人人有自利之心。不知愛羣固本。無禦外侮之志。喪心之輩。且甘爲外人鷹犬。殘戕同類。而不知惜。此一亂也。民受外人抑制太過。反動之力興。不逞之徒。又從而煽惑之。以排外爲名。藉遂其自利之私。于是無知愚民。受其鼓動。咸欲排外以洩忿。又有不肖官吏。主持其間。橫挑豎端。揭竿而起。此又一亂也。兩端全是中外媿費。已足以亡國。然終能苟延殘喘。而不至瓜分者。徒以四五千年文化之邦。地大人多。民心詭詐。得易而治難。不若仍令自主。各攫權利之爲愈耳。迨經此挫折之後。人思自奮。革故鼎新。競尙新學。力圖自強。如是漸進文明而起種族之感。此又一大亂也。這些致亂之由。均非朝廷權力所能及。雖有先知亦莫如之何。而况不能先知呢。這豈非運會之變。劫數使然嗎。清虛聽罷。又問道。據禪師所論治亂之道。全由運會不

不肖官民無知悉民  
無挑外豎  
幾至亡國  
亂也子之  
萬意已  
普甚早  
見到他時  
未羅瓜分  
之慘香也  
是天運所  
關  
革故鼎新  
文尚新學  
而明漸進  
之起此族  
大亂此辛  
亥之役也  
所以緊接  
以上均非  
之由致亂  
朝廷權力  
所及再  
往談必  
更有玄理  
如推背圖  
燒餅歌  
各等推辭

關人事。何上古朝代。若商若周。賢聖之君繼起。而國祚綿長。迨秦皇以橫暴混一天下。不二世而亡。漢高祖以仁伐暴。除秦苛政。與民約法三章。天下歸心。建四百年之基業。及魏武篡漢。晉亦因之。從此六朝隋唐五代以及炎宋。俱以權力篡取天下。而其間國祚之長短不一。其享國之久者。惟唐與宋。然唐舉義旗。誅煬帝以拯天下。其心則公。宋取天下。雖不及唐之光明。而德實過之。這豈不是人事所關的道理嗎。一席話間的普惠半响。回答不出。遂徐徐而言道。這個理由。大抵不離我佛如來因果之說。國詐修短。也是天道福善禍淫的分別。雲鶴在傍說道。師兄錯了。普惠說何以見得。難道說我推演的不對嗎。雲鶴笑道。倒不是推演的不對。却是詳解的未曾透徹呢。天人之道。本不易解。數理二字。總不能離。推算則論數。解說却還得據理。成湯伐夏。實因夏桀無道。不得已而用兵。救民於水火。故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徯我後。后来其蘇。卽此可見當時民不聊生之狀況。天下歸仁之真情。至於文王累世積德。殷紂暴虐。民心歸周。三分天下有其二。猶一服事殷。太公夷齊。聞西伯善養老而歸之。其仁德之薄。及可想。武王克承先志。與戎伐紂。孟津之役。不期而會者八百國。白魚躍舟。這不是天

一借被清虛  
未問全開  
其說即竟  
講歷代國  
祚長短處  
更覺理明  
詞達

與人歸的明證嗎。然而夷齊聖人。猶以爲非。不食周粟。餓死於首陽山。孔子謂韶爲盡美盡善。謂武盡美未盡善。此何故呢。這不是道祖所云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的意見嗎。當武王克商之時。微子雖去。而箕子猶在。誠能不取以自代。立二子以輔相之。其功業當不在唐虞以下。然周公準人情以作禮樂。成王紹祖德以撫兆民。治化隆如三代。功德垂於後世。實爲我國文化之祖。所以周朝享國最永。若湯武之革命以取天下。均有萬不得已的苦衷。並無自利的私心。故以臣伐君而不失爲聖人。其國運之長。正是天地惟德是親的道理。後世之學湯武的。不是竊取。就是力奪。甚有篡弑其君而滅其嗣的。純爲私利。毫無公心。其國又如何不促呢。其間惟漢高起於布衣。誅暴秦。滅強項。弔民伐罪。大度寬仁。所以能承厥天庥。至唐宋之永享。誠如祝先生之說。如秦亡之速。乃是代運。蜀漢不永。乃是餘運。總之運會也是天理。民心卽是天心。這纔算的天人要道呢。剛說至此。老殘在旁叫了一聲雲師。不知他要講什麼。且聽下回分解。

寫黃華洞景物之處。筆法清逸。如遊玉虛洞。得萬象羅列幽險深邃之態。直欲令人神往。其煙雲變幻松石離奇。又似讀李營邱之畫。莫不遂意寫出。曲盡其妙。是

---

考殘遊記 下編 第三十章

胸有邱壑之作。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三教願一。致也。雲鶴。笑謂師兄。演說未來。先覺可知。普惠偏不。以禪機解。說而以却。與時事恰。相物事合。一為三教證。

### 第三十一章 世局變遷高僧先覺 感恩齋報魏氏傳書

話說雲鶴道人正與清虛講天人要道之理。老殘在傍邊插嘴道。雲師且不必費神講那前代的事。先讓大和尚講講眼前的治亂。既是朝廷權力不及。將來豈不要有一番大轉移嗎。究竟亂極思治。剝盡則復。總有個太平的時候嗎。雲鶴笑道。師兄你就把那北拳南革的結果。及新世界的變遷。演說演說便了。普惠道。運會雖可推測。天機不可預洩。先生既言剝復。就與先生談易罷了。夫剝者。五陰在下而方生。一陽在上而將盡。陰長陽消之象。剝六四云。剝牀以膚凶。以其陰禍切身故凶。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四九兩爻。正切時弊。如今皇帝雖云親政。但西太后仍然擅權。事無巨細。必待懿旨而後行。皇帝不過虛名而已。這不是一陽在上而將盡嗎。太后擅權納賄。太監李蓮英為之聚斂。於是不肖大吏。咸結李監以邀寵固位。舉朝趨之若鶩。正士不安。小人得志。這不是五陰在下方生嗎。你想正士日少。小人日多。勢必結黨營私。這豈不就是剝牀漸至於膚嗎。陰禍切身。其凶可知。至碩果不食三句。碩果者。國家大權也。人君有權而不能下移於羣小。不猶之碩果不食嗎。羣陰搆難。民困虐政。有志之士。則思



自戊戌變政以來人心散見廷臣策出洋調大臣君立憲意融和滿漢人語不為太后所信把持從中把持人箱如汗人陽示立憲而陰施壓制以此革命率致清社改易書日信然

愛戴其君。翦除羣小。這就是君子得與。但這番舉動。却不得成功。因本朝國祚已衰。不能再興之故。剛說至此。老殘忽然問道。這個志士。既要做這般驚天動地的事業。豈不要動兵嗎。若同漢末大將軍何進。想除十常侍故事。這不要天下大亂嗎。此事當在何時發現呢。普惠道。此事發現。却也不遠。不過三數年的工夫而已。然尙無大亂。只是不能成事。殺戮幾名志士罷了。老殘又道。不能成事。就算是君子未曾得與。小人也就不至剝廬了。普惠道。還早還早。這小人剝廬的應驗。並不在此事。將來朝政一變。小人日多。紀綱紊亂。民不料生。盜賊叢起。國勢不振。歐洲列強。各欲收拾民心。無知愚民。委其教者。彼即保護。可以不受朝廷壓制。抗違苛捐。於是縉紳士商。爭奉西教。依之爲護符。日久民教不能相安。輒生齟齬。凡有爭端。總是平民吃苦。積忿已深。即思報復。於是就有一般奸民。糾結八卦教遺孽。到處煽惑。辦團練。教神拳。用符法能擋槍刀砲子。北省子民。信從者十之六七。禍機已伏。五六年後。必然暴發。始而仇教。繼則揭竿而起。託保清滅洋爲主義。到處殺戮擄掠。且有一班無知將相主持其間。以國家爲孤注。利用這般亂民與列強開衅。不久即亦失敗。殺人如麻。幾至釀成瓜分之禍。這是北方的浩劫。

南方的一般志士英雄。有鑒於此。傷種族之淪亡。歸罪朝廷。發起一種湯武革命的義憤。專以排滿保種族爲宗旨。一唱百和。舉國騷然。將相士庶。無不響應。其成也速。而清社亡矣。老殘問道。但不知革命成功。當在何年呢。普惠道以九宮轉運三元會辰推之。時在午未。適在中中元甲子。紫消用事之會。當咸豐末年。刀兵四起。殺人如麻者。爲中中元甲子第二十劫數之收束。乃五百年三元正會之定數。故有紫微臨凡二十八宿九曜星官隨降。掃蕩羣魔。所以同治三年甲子之後。海內太平。又見中興氣象。但這一興。係本朝的餘運。夕陽返照之象。自此又開三元變運。應該羣煞兆亂。歷第二十一劫。爲人事變遷國運改易之世矣。推其時。當應在甲辰旬內。一遇歲星沖激。則禍變勃然而至。然本朝非以戰爭而得天下。亦不以戰爭而失。社稷雖亡。却還有數年的餘氣未盡。猶如黃昏之時。尚有日光之餘亮。而不遽黑暗也。老殘道。那個時候。清社既移。則國家不可以一日無主。數年之間。又是甚麼人爲天子呢。普惠道。此劫爲三元變運。世事皆當去舊更新。從此國家大權歸之兆民。天子百官之名號。全行改易了。清代之數年未盡餘運。就是尙存這空頭帝號耳。待至金蛇當道。怕連這個虛名也要泯

滅了。呢老殘說。道據禪師這等講。法想必是革命成功。實行革故鼎新之政。學那法美諸國。舉總統的制度。一變而成民主國了。若能如此。倒是革去數千年專制的積習。民氣爲之一伸。却勝於君民隔閡。君無惠政及民。民亦不知維國。將來人自爲計。不相親愛。必致滅亡。爲外人奴隸牛馬。既有這班英雄志士。造成民主新國。人人得平權自由。卽人人知愛羣維國。衆志成城。庶幾乎可以日見太平。而免瓜分之禍。我黃種人民。得於二十一世紀樹一幟矣。普惠道這却未必。你想歷代易姓。尙不免遍地烽烟。天下流血。何況是天地大局一變。而革故鼎新呢。夫革卦已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是謂變革之初。人心豈能便信。必俟終日而後信。信而後革。大亨又必得正。而後悔亡也。蓋革命之義。因國家之變勢而爲之。以法久則弛。俗久則偷。因循積日。上下離叛。將釀成極弊而莫救。不得已因其變而用其權。與天下相更始。但變革之事極重。進取急則先後易舛。權獨任則謗譏易興。且有慮不周到。計不便民。豈有一革卽定之理嗎。卽如拿破崙革命成功。又思大權獨攬。民心不服。這就是革卦彖辭。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之義。所以致成一革再革。直至十革而始定。况我國以四千餘年專制之政。更不以民主爲是。

講革卦一  
段切中時  
弊先生其  
神乎

混世魔王 乘代運而 握總樞所 然以壓性 爲於億兆 施於起而 有志之士 勢必起則 反對政治 專則分黨 繼則同室 尋戈不顧 家於其願 只用快其 私心達爲 亡國之奴 亦所不惜 若輩之居 哉尙可問

初次當軸的人又是混世魔王轉劫。尤難免那獨斷獨行的故習。因此又惹起幾次革命。結黨起兵。以討其專橫之罪。這當軸的人。大權在握。自然用武力制伏這一般人。革黨勢力不敵。遂迫出暗殺破壞主意。日尋仇隙。置國家於不顧。甚至藉外人勢力以侵漁祖國。當軸者見騎虎難下。便生自維之策。將新法一變而仍舊觀。規復君主。以思傳之子孫。而息若輩覬覦之心。這番舉動。又要刀兵四起。雖然是人的私心所致。可也是天數使然。全不想受命易世之初。皆由於上應天命。下順人心。故能一舉而移清鼎。他既以天下爲私利。誰肯甘心服從呢。豈知帝位未漸。邊徼風雲遽變。海內英雄羣起。響應人民。又歷一番浩劫。迨至魔王殄滅。世界重新。然當破壞之餘。百事凋弊。積弱益深。不免要遭外人凌虐。在爲政者雖竭力維持。已有才輕任重之虞。而散在朝野之羣魔。且百計滋擾。以致再起爭端。干戈擾攘。流血數千里。民不聊生。其間復有一般舊人。託復清名。義起兵爲亂。於是撓槍西指。人民離散。刀兵水火頻仍。如江海波濤。前起後逐。幾無甯歲。直至再轉甲子。木火通明之候。纔能見太平景象呢。到了那個時節。天心厭亂。自有應運賢聖出來撥亂反正。掃蕩羣魔。黎民安堵。但彼時人類損傷。也要去其半

傷語如今  
已驗前係  
德宗後係  
寶天係  
宣統入繼  
大統但繼  
豬之一年  
尚有一恐  
更動一番

萬里流血  
路絕人稀  
人之何殊  
人可怖令  
元復始際  
會昌非明  
甲子不交  
太平也得

矣。這就是陰陽剝復之機。天地除舊布新之義。貧僧也不敢洩盡造物之秘。有幾句俚語。請檀越牢牢記住。以爲後日之驗。遂口念道。天開殺運莫如何。念六光陰不易過。地害人窮達七煞。黃猿哀失舊山河。一枝方萎一枝生。共此新條一本榮。恨白豬能作祟。不堪回首望彤廷。老殘聽得。反覆吟誦了幾遍。詞義深奧。無從索解。遂說道。弟子愚蒙。不識玄機。還望大和尚略示奧旨。普惠道與旨玄機。難得前知。出爾反爾。天道無私。孫承祖業。誰曰不宜。戈操同室。百姓流離萬里流血。路絕人稀。一元復始。會際昌期。天機不可預洩。後來自然明白。老殘半信半疑。纔欲再問。忽聽得大殿前的鐘聲。噹噹噹的响個不住。雲鶴子立起道。貪聽師兄說法。不覺得天已不早了。遂手掀起布簾。見堂屋裏的燈光半明半暗。照見屋門虛掩。兩個小沙門在壁下打鋪。只睡的鼾聲如雷。遂走出門外一望。但見月影銜山一綫。數點晨星。歷歷可數。東方已現白色了。便高聲說道。天要明了。請諸位安置罷。老殘清虛聽得。也就起身告辭。各各回房安歇。到了次日。老殘清虛起身。已經是十二點鐘的時候。吃罷中飯。兩人商議下山。叫王三收拾行李。王三道。今日下山怕來不及了。山路崎嶇不平。一晚便不好走。還是今晚把房飯錢算

寫老殘往  
別雲岩一  
段倒不可  
少足見筆  
墨之細

清明日早些起身。倒是從容不迫。老殘點頭。遂向清虛說道：「今天不走也好。我們還該到玉帝觀。辭別辭別雲岩。以盡鄉黨的情誼。纔是清虛應道：「我倒忘記了。不但理應辭行。並且還該上他幾兩銀子的緣簿。纔對的起他呢。」老殘道：「理當理當。就上他四兩罷。他們出家人。在這深山絕巘之處。廟上別無出產。惟仗着幾個香客佈施。還得照應茶水點心。可也算清苦的不堪了。況我們還擾了他兩回茶點。太少了自己心裏倒過意不去。說罷。順手在行李內取出四兩的一錠紋銀。帶在腰裏。吩咐王三好好照應門戶。遂一同出了碧霞宮。到了玉帝觀內。說了明朝就下山的話。寫上了緣簿。雲岩再三謙讓。方纔收下。又留兩人在觀內吃過晚飯。始行作別回寓。又到禪房。將房飯賬目結清。老殘說道：「弟子們在此打攪了這些日子。又常常領大和尚的教言。心裏倒十分感激。但是各人還有點俗務糾纏。不能久稽。明晨就要下山。遂取銀包照數償清。普惠又再三挽留盤桓幾日。兩人固辭。說道：「弟子們沒有那般清福。不得常侍蓮座。深以為憾。只得改日再會罷了。」說罷告辭。又到雲鶴房內辭行。說了回話。起身作別。回了自己的寓內。住了一宵。次日起個大早。叫王三把行李收檢齊備。用過早飯。普惠雲鶴俱來送行。

前數回於山中景極力鋪敘。茲於遊興已盡之際，猶思返之。輕竹枝以放過。虎邱託之詞。願生姿。生動。

彼此又說了幾句套話。王三挑起行李。大家相隨出廟。一拱而別。主僕三人一齊上路。到了南天門。王三將行李放下。顧了兩乘山兜。兩人倒坐在內。轎夫拾起來循盤而下。清虛忽然向老殘笑道。嘗憶虎邱竹枝詞有句云。妾自倒行郎自看。省那一步一回頭。每覺倒行二字費解。今日親歷其境。始悟此詩之妙。老殘道。大凡下高山俱是倒坐。因為山高勢陡。坐轎的坐着發暈。所以倒坐面壁而行。即無驚恐之心了。兩人談談講講。覺着不多時刻。早經下了盤路。轎夫將山兜放下。兩人走出一看。見已到了平地。舉頭向來路一望。峭壁插天。盤路紆曲如綫。上下行人如蟻沿壁。遠遠猶見南天門隱現於雲烟縹渺之中。真畫景也。老殘付了轎錢。王三挑起行李。循路下山。自上而下。沿路又無耽擱。自然走的更快。既至到了悅來館內。不過纔在兩點多鐘的時候。葉老一見。連忙迎出說道。兩君遊興真是不淺。一去半月有餘。山下的勝概。諒也全入奚囊了。兩人答道。山上景物。到處足以留連。豁人心目。雖然曠日頗久。仍不免滄海遺珠之憾。真不為愧。五嶽之長。葉老遂吩咐王三。將行李仍挑進後上房內安置。老殘清虛也就跟了進去。照應安放行李。揩面吃茶。接連廚房預備中飯。兩人用罷。躺在床上歇息片時。不

葉老論仕  
途以本開  
店以多決  
之息之盈  
利比之盈  
虛比之盈  
雜職爲肩  
博蠅頭微  
息可謂微  
容殆盡誰  
然而矣雖

覺朦朧睡去。一覺醒來。已是黃昏時候。遂走到前邊。與葉老開坐了一回。酒客漸散。堂倌掌燈上門。忙了一陣。便過來請示道：「二位先生的飯。開在這裏嗎？」葉老道：「還是開在上房。」我也在那裏吃呢。堂倌答應去了。住不多時。葉老起身。邀請二人同至後上房。見棹椅已經調開。擺上四個菜碟。及杯筷等件。三人就坐。堂倌送上酒來。葉老親手斟了兩杯。送至二人面前。老殘便搶壺在手。回敬一杯。大家遂舉杯相讓。開懷暢飲。談了回山上的景緻。及遇見高僧普惠。並道士雲鶴子。互談三教歸一的淵源。與那三元運會的奧理。令人聽而忘倦。可見方外奇人。大半多處於岩穴之間。與流俗不同也。葉老笑道：「當今之世。朝廷用人之濫。仕途冗雜。人格不一。如捐納前程一途。就同那開鋪子的一般。將本求利。以本錢之大小。決利息之多寡。本錢多的。若道若府。其得利必豐。本錢小的。如州縣丞倅。其利息即微。至如佐貳雜職等官。則同小本經營。肩挑貿易之輩。藉博蠅頭微息耳。你看這等行爲。甚於市儈。有志之士。又誰肯與之爲伍呢？是岩穴奇人。不但方外者多。卽咕嗶之士。稍有氣節的人。也不屑進取。甘心伏處於岩穴之間。不求聞達矣。似這樣政以賄成。勢必在下位者剝削小民。以奉上官。上官則賣官鬻爵。以賂



屋未嘗非  
此輩所喪  
也

一致以賄成  
一假利上下  
一微利一層  
層見當年的  
思想之闊  
世道之迫  
亂也

老殘遊記 下編 第三十一章

十

朝貴朝貴則賄通近倖以爲耳目。於是則上下一氣。枉法營私。無所顧忌。君受欺蒙。莫知民隱。民苦虐政。呼籲無門。官民仇視。上下不親。積憤日深。必有暴發之一日。蓋壓抑之力愈重。則反動之力必愈烈。一旦決裂。其禍何可勝言。至如民氣鬱極思伸。不逞之徒。藉端煽惑。相聚爲亂。血性男子。倡義革命。除舊布新。俱爲意中之事。不但方外高人。演數則然。就以我們推情斷理而言。亦何嘗不是如此呢。將來这个大劫。怕一定不是不得免的。說罷彼此嘆息了一回。老殘說道。弟等在此攪擾的日子也不少了。如今遊歷已完。明朝就要告別回南。望老先生吩咐櫃上管事的。將一切賬目核算核算。就由存款內扣除便了。說着話時。順手向襟連內掏出一錠紋銀。約有四兩多重。雙手送至葉老面前道。王三跟隨上山。甚是得力。這點區區微物。聊作酬勞。望祈代交。葉老沈吟了一刻。這纔說道。舍親魏誠有信到來。已將二公的使費全行撥清了。遂叫堂倌到櫃上將信取來。遞給老殘一看。見信上寫的是。

示恩人鐵公偕友遊山。弟理當趨陪。奈因杖創驟發。不能動移爲憾。伏思弟父女性命及小女名節。俱蒙恩公成全。啣結之私。莫由得展。在施者固不求報。而受

者却感不去懷。茲幸天假之便，恩公適寓尊處，務乞鑒銘感之誠，代弟稍盡敬意。茲奉上紋銀五百兩，所有恩公一切用費，概由此款支取。餘者即作恩公川費。非敢云報聊表寸心，忝屬至戚，諒無不委婉代達也。

老殘看罷，說道：「弟因見事不平，故爾憤然爲之昭雪，不過逞一時之憤激，幸而得手，初無偏私魏老之心。何以謂之恩呢？若是照他的信上辦理，豈不是爲弟的具有成見。爲日後受謝地步嗎？魏老倒是以不肖待人了。這件事非是爲弟的矯情，名譽攸關，實在不敢從命。還求老先生善爲我辭，並望把這點酌費代交王三弟，自己親到櫃上結賬，以免誤會。葉老道：「補翁倒不必拘泥。魏舍親感恩思報，也是人之恆情。既是不肯賞收，弟也不敢勉強。但是一切尊賬，仍不須核算。弟生平想交天下奇士，今遇二君，皆當世俊彥，得以暫作居停，亦云幸矣。而猶斤斤然以房飯金是務，豈人情嗎？補翁不受魏姓酌報則可，難道連老漢這點薄意也不肯賞臉嗎？老殘一聽，倒覺很是作難。未知究竟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普惠演說三元運會之理，預測世事變遷，極其深奧。然所解剝卦爻詞，却句句與

事勢。吻反。及釋革卦我辭。二女不同居。其志不相得之義。更覺明白通暢。無一句不切中時弊者。此僧必當深於易理。蓋三教中人。未有不互相融化而能成絕學者也。卽此可爲三教歸一之明證。

釋道論數。儒家言理。葉老一番議論。據理而斷。却與普惠推測相合。數不離乎理。信夫。

老殘之領情，葉老正所不，却說得堂，以葉老正，便相強示，意於清虛，從中調處也。

第二十二章 魏誠報恩贈駿足 老殘遊歷進燕京

話說葉明德說出不肯收受房飯錢的話。老殘頗覺作難。想了一回。遂說道：久聞老先生仗義疎財。廣交朋友。既蒙謬加賞識。訂梓白之交。曷敢自外。但魏令親不以書來。弟無不拜領嘉惠。如今却令親之贖儀。而領老先生之厚情。相形見絀。與魏老面子甚不好看。先生盛情。弟已心領。感謝之至。請勿多心。這條路弟往來不斷。後會方長。又何必定在今日呢。葉老見老殘十分認真。不好再加勉強。便目視清虛。清虛會意。說道：論來魏家的人情。有關酬謝之意。斷不好領受。老先生的高誼。是專講朋友的交情。似乎不當過拒。長者賜不敢辭。古有明訓。補殘兄不可太執。致負老先生的一番美意。老殘無奈。說道：如此說來。真算却之不恭受之有愧了。但有言在先。魏老厚情。絲毫不敢領受。先生的嘉惠。弟即拜領便了。說罷立起身來。朝着葉老長揖道謝。葉老連忙還禮道：承補翁不棄。肯以友末相待。實愜素心。區區微意。何足言謝。老殘又取出四兩的一錠紋銀。送於葉老道：老先生的厚賜。弟已拜領。但堂倌廚房諸人。服役頗勤。不能不賞他們幾錢銀子。各人買雙鞋穿。仍請代為開發。葉老說道：此事却也不必。老漢的好友。在此

稽留幾日。他們也不敢生希望之心。補翁又何必如此呢。王三的賞錢已經就是過分。何況他們這一般人。在二公跟前並無微勞。何敢當此厚賞。王三的賞賜。老漢就替他代領。這一分快請收回罷。他們萬不敢領受的。老殘道。這不過給他們幾個酒錢。並非醉勞。聊盡吾心而已。老先生不要阻攔。務望代為分散。葉老也就不好再辭。只得收下。此時酒也吃完。用飯已畢。葉老走到前頭。將王三的賞錢當面付給。又將四兩銀子換出銅錢。分賞店內夥計。把兩人所寄的銀兩取出。親自送到上房。交代清楚。兩人當面辭行。說是次日清晨就要起行。葉老道。傾蓋訂交。儼同夙好。遽然分袂。未免黯黯。請暫緩一日。敬治杯酒餞別。以盡東道之誼如何。老殘不好推却。只得允從。到了次日。葉老從家裏牽來了一頭黑驢。全副鞍轡。請老殘出來觀看。牲口如何。老殘聽說。走上房一看。見這一頭驢子。生得渾身烏黑。惟腹下及鼻子眼圈。潔白如粉。兩耳直豎。形如竹筒。前夾膀闊。有尺餘。腰細臂大。雖然不甚高大。而雄壯無比。老殘只當是葉老要買此驢。遂極口稱讚道。好驢好驢。不但是毛片上相。看他這蹄腿雄駿。一定是千里足無疑。不識係若干價買來的呢。葉老道。補翁的賞錢。真是不錯。此驢係舍下喂養的。牝驢所

魏氏贈驢  
作兩次出  
現者以見  
葉老深知  
老殘不肯  
必不肯受  
故假自己  
的名義以  
進諂老殘  
世耳其識

人之高用  
心之細全  
在言外求  
之此反形  
清廷有人  
材忍不能  
老死林泉  
致國祚不  
永惜哉

葉老贈驢  
一曲寫來  
曲折之至

事後受酬  
固非俠士  
所為然受  
恩忘報亦  
非人情之  
常委婉曲  
折以贈驢

產。頗有幾百里的脚程。現下尙未齊口。正在壯年。老漢愛其神駿。不許家人們亂騎。惟老漢出門。方纔一施鞍轡。前聞補翁有北遊之志。沿途車塵馬跡。不免勞人。願將此驢奉贈。可減長途之苦。老殘纔要推辭。葉老遽道。這個驢子。在老漢處本無甚輕重。在有志四方的得之。却大有裨益。老漢奉贈此驢。原是寶劍贈與烈士之意。補翁萬勿推却。如有煩言。就是瞧不起老漢了。這一席話。說的個老殘欲辭不可。欲受又覺着人情太重。遲疑不決。半晌無言。葉老早已明白他這番心思。笑着說道。補翁不要作難。這頭驢子。論來却也算的是匹駿足。但非老漢破重價購來。且老漢久已不履城市。留之並無絲毫用處。此畜得承足下鞭策。遍及天下名山大川。不負其材。也算是物得其主了。尙遲疑何爲呢。老殘見無從推却。只得承情道謝。吩咐堂倌卸去鞍轡。牽至後槽喂養。那知這頭驢子。原是魏誠因老殘不肯受謝。無從報恩。後來葉明德去信知會老殘。尙未回南。料到驢送盤費。必不肯受。特由省城託人物色了這頭駿足。以八百金買來。專差送到葉宅。託他設法贈與老殘的。足見大德及人。真有啣環結草之報。且說老殘收下驢子之後。仍到前邊閒坐了一回。見廚房裏忙忙碌碌。珍饈咸備。住不多時。上房裏已

了之始將  
前編情義  
收拾完結  
其鐵線之  
密不肯有  
一毫滲漏

經將席面擺設整齊。堂倌向葉老說道：酒席已備。請鈇先生坐罷。葉老遂邀着老殘來至上房。請出清虛。依次就座。老殘道：知己相逢，又何必拘拘於俗禮。盛設祖筵，使弟等心不能安。老先生未免太客氣了。葉老道：論二公品學，本不應循俗擺設場面。因為離別在即，後會難期，非此不足以表恭敬之心。說話之間，堂倌送上酒來。三人開懷暢飲。葉老問道：明朝二公起行，可是同伴回鄉呢？還是到傍處遊覽呢？清虛答道：小弟有意相邀回南。補殘兄不允，一定要北遊都下。老先生想想，他已經三四年不會到家了。况在齊河又新納寵姬，並不會親身送其回鄉。如今倒忽然置之不理，何不情之甚也。葉老道：補翁納寵的情由，老漢曾聽得魏舍親提過，原是為救濟舍親之故。逗遛齊河，因而拯拔難女，純是一派俠義心腸。與尋常納寵者不同，只要把他送回府去，俾得溫飽，也就是了。但也當親身回去安置安置，纔是正理。况幾年不曾回府，更該回去一踰。料理料理家務，祭掃墳墓，安慰妻子，然後再理征鞭，遨遊四海。既不負素志，亦合乎人情。豈不是一舉兩得嗎？老殘道：人各有志，境遇不同。老先生所論是人之常理，而弟則不然。弟幼怙恃，蒙姑娘撫養成。完姻之後，便在家日少。幸內子善理家政，俾無內顧之

老殘遊歷  
之志與清  
虛不同其  
抱負不凡  
之處於第  
上章若劉  
仁甫一主  
角如今和  
盤托出勿  
得不令葉  
歎服也

憂後得二子。承宗祧有人。以是恆數年不歸。如今二子年近弱冠。均習舉業。弟在外銀信不斷。頗免凍餒之苦。小妾又是蒙姑娘帶回。諒有安置。故而令歸與不歸。無足輕重。惟弟賦性好遊。立志遍交海內豪傑。十餘年來。爲阮囊羞澀之故。不克遂志。自思馬齒加長。若再不自勉。勢必老死牖下。遞厥初心。所以不肯即歸者。原是爲的這個意思。並非欲蹈向平避世之高躅也。葉老聽罷。歎道。老漢當年也是抱此素志。惜因循自誤。終老林下。今聞補翁之論。眞眞令人慚愧。三人一面閒談。一面吃酒。談到權奸誤國。民心離散之處。各不勝憤恨之極。更兼分襟在即。別緒縈懷。以酒澆愁。不覺過量。尙未終席。全已玉山傾頹了。堂倌無奈。只得叫前面向來幾個夥計。將三人扶至鋪上睡倒。纔經就枕。卽聞鼻聲如雷。齊向華胥國遊歷去了。一夜無話。次早醒來。兩人將行李收拾妥當。喂飽了牲口。葉老進來送行。相陪用罷。早飯。堂倌們把兩頭驢子牽到前面。上了鞍轡。被好了行李。牽出店外等候。老殘清虛與葉老作別。葉老諄諄叮嚀後會之期。老殘說此去遍歷數省。大約得年餘的工夫。總之不出三年。必有相見之日。說罷彼此一揖。走出門去。葉老讓二人上驢。二人不肯。說道在街面之上。騎在驢背。不但行走不便。且



送行一段  
只落落數  
語抵得江  
郎一篇別  
賦

述葉老好  
立悵望三  
句直是寫  
生之筆

也難以爲情。待出了關廂再騎罷。葉老聞言也不再讓。遂吩咐堂倌送祝先生至南關頭引上大道。纔准回來。三人又彼此拱手互道珍重。清虛向南。老殘向西。分別登程而去。葉老陪着老殘。由黑龍潭後面繞過兩個山脚。入了南北的官道。老殘站住。叫了聲老先生請留步罷。古語說的好。送君千里終須一別。就此告辭了。說着話時便掃地一揖。葉老連忙還禮。把袂而言道。恨老漢衰邁龍鍾。不得奉陪。覽盡海內名勝。但願前途保重。常賜尺緘。以慰拳拳爲幸。老殘見此光景。也覺黯然魂銷者久之。遂說道。以弟之不材。蒙老先生錯愛。知己之情。感銘心版。敢不頻通魚素。以釋塵念嗎。說罷上了驢背。拱手而別。順着山坡。一直向西的大道超乘馳去。葉老佇立悵望了一會。直至望不見了。纔怏怏而回。且說老殘別了葉老。騎上驢背。將鞭一揮。那驢子把兩耳一豎。四蹄蹬開。順着德州的大道。如奔雷掣電一般往前飛跑。老殘騎在上邊。但聽得耳畔風聲呼呼的响。只見路旁的樹木。隨風披靡。阡陌禾稼。如風掃殘雲。過眼輒逝。此時欲止不能。欲下不得。惟有雙手抱住鞍韁。聽其奔馳而已。一路之上。並不敢稍有大意。只得緊持銜轡。用力駕馭。覺着雲裏霧裏的連東西南北全不知曉。去了不上半日。忽見前途

波浪滔天。漫無涯際。近前仔細一看。原來是到了黃河南岸。不由的又驚又喜。驚的是一路奔馳。疾如飛鳥。登高臨深。險峻異常。偶一失足。性命攸關。喜的是三百里程途。不消半日就到。真有日行千里的脚力。遂跳下驢來。緩緩的來至渡口。等候擺渡。船過來。牽驢上船。渡過對岸。這纔重整鞍轡上路。來至齊河。見日色已經平西。自己一想。若在南城熟店住下。怕被衙門內的差人看見。必要報與王子瑾。又生出許多囉呢事情。耽擱了走路。不如直到北關頭找一所小店暫住一宵。倒也安然。想罷。遂牽了驢子。穿城而過。到了北關一個相熟的客寓門首站住。當槽的見了。連忙迎出。接住轡頭笑道。鈇先生今日來的怎麼這樣早呢。甚時候在省城起身。老殘含糊應道。天剛亮就起身。一路並沒住脚。此時纔到。還算早嗎。一邊說着。走進店內。店小二將黑驢牽到上房院裏。卸下行裝。牽進房去。將牲口栓在槽頭。拌上麩料。遂回上房。拏了面盆茶壺。到前面沖了水來。復進上房放下。遂問鈇先生要吃甚麼飯呢。老殘道。我還不餓。少停一刻再說罷。小二答應一聲。是回身而去。老殘洗過了臉。取出錶來一看。纔在三點來鐘。遂把行李安置停當。取過茶來吃了兩盞。覺着身體十分困乏。便歪在鋪上朦朧睡去了一覺。

醒來已是黃昏時。候恰好店小二進來。掌燈請示點。菜便胡亂要了兩樣葷菜。一壺高粱。一盤牛肉鍋貼。自斟自飲的吃喝已畢。吩咐小二到櫃上算清賬目。開了條子。照賬付訖。格外賞了二百酒錢。招呼小二好好照應牲口。多加麩料。夜裏早些起來。喂飽牲口。東方一亮。我就要起程了。小二唯唯聽命。到前邊去了。老殘又吃了兩杯清茶。持燈走至槽頭。見槽內麩料果然充足。這纔放心。回房而睡。次早起身。梳洗已畢。喂好牲口。自己吃了早飯。店小二牽出驢來。上了鞍轡。被好行李。送出店門。老殘執鞭在手。跳上驢背。緩轡出了北關。加了一鞭。那驢子把頭項一仰。雙耳豎立。順着官道如飛鳥一般疾馳而去。既至德州。不過在十一點鐘的時候。遂尋了一個小店。喂了喂牲口。吃了中飯。重復上路。渡過衛河。當晚住宿在河間府內。次日經任邱。茂州。越琢州。良鄉縣。由蘆溝橋。進彰義門。順着大街。走有十來里路。兩邊的生意漸漸稠密。驟馬車來往不絕。抬頭一看。見路北一所高房。門前豎着一塊通天招牌。大書奎陞客棧。安寓南北仕宦行臺。老殘在門外略一停步。忽從門內走出一位伙計。帶笑說道。客人可是要住店嗎。我們小店之中。房屋寬大。飯菜講究。到前門又近。無論到六部衙門。各金店。戲園子。飯莊

客京城客  
寓內營  
的聲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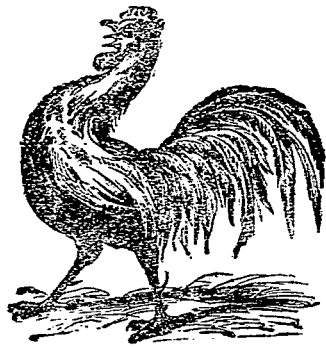
子大柵欄十條胡同。無一不極其便當。老殘聽罷。不覺好笑道。我又不是捐官引見。管他金店各衙門遠近呢。但有一件。我不喜歡合人家同房。你可有單房沒有呢。店小二應道。有有有。保管送你老人家的。心思。說着話。早將韁繩接過。牽着驢走進店內。越過兩層院落。到了後院內。一排五間俱單房。其中只有一間已經住客。餘者均無人住。房屋倒也清潔。老殘一看。却也中意。遂走了進去。嘴裏說道。這裏倒也清閒得很。就把行李。擡到這裏罷了。小二一聽。將驢子拴在涼棚柱上。卸下被套。送進房去。便將牲口牽至後面。做柵欄槽頭拴牢。拌上麩草。將肚帶鬆開。掀起皮韁。搭在鞍上。把鞍子活動了活動。暫不卸下。回身來至上房。取了茶壺臉盆。到廚房爐子上沖了開水。送了進來。這纔仍回柵欄內。將鞍子揭上。搬進房去。安放停當。遂問道。老爺要點心嗎。老殘說我這會還不覺餓。待一刻再講罷。小二答應道。是請問老爺尊姓官印。賞省那裏來。京是甚麼貴幹。請老爺勞神開個條子。好照條子掛號。老殘道。以前沒聽得說住客棧還有這許多的囉。兜。究係何故呢。小二道。自從去年。慈寧宮門內。發生擲御狀的辦了幾個侍衛。九門提督。巡城御史。俱得了交部嚴加議處的處分。因此都察院啓奏皇上。說是京城旅

館客。寓酒館飯店。往往容留來路不明之人。以致變生意外。防不勝防。請旨飭下五城。嚴加稽查。着各業戶認真盤詰。所寓客商。隨時註冊。將姓名籍貫年貌行業。紀載清楚。訂爲循環號簿。每晚送各該管兵馬司查驗。如有面生可疑之人。立報該司提案詢問。如該店有意玩忽隱匿不報。一經發覺。除治以應得之罪外。立予封閉。累令歇業。所以自此纔添上了這些囉哩呢。老殘聽罷。笑道。只等政事。眞算是庸人自擾了。遂抽出筆來。將自己的履歷。寫了一個條子。交給小二帶去註冊。當晚無話。到了次日。用罷中飯。老殘招呼小二鎖了房門。問明上琉璃廠的道路。小二說道。出了店門。向西行去。走不多遠。有往北去的一條胡同。地名鉄門。進胡同一直往北。就是琉璃廠的正路。但是先生初到這裏。不甚好走。問人又不懂話。還是在門外叫個車去的好。大凡初次來京的路。還是不熟。往往都是用這個法子。老殘道。從這裏顧車到琉璃廠。得幾個錢呢。小二道。大約得一吊大個錢的光景。老殘聞言。就差小二到外邊去叫車。自己隨後也跟了出來。到門外一站。見小二向門傍站口的車子一招手。車夫走來問道。到那裏去。小二道。有位客人。要到琉璃廠開玩。只用你送他到楊梅竹斜街的西頭。指明路。還就得了。你

要幾個錢呢。車夫道：二吊大個，小二笑說道：你真也敢要，也不少給你，就是一吊票罷。客人在我棧內，向後生意多得呢。車夫不肯，遂又加了二百。小二遂向老殘說道：鉄先生請上車罷。到了楊梅竹斜街西頭，就是琉璃廠了。叫車夫指明了去路，就給他一吊二百大個錢便了。老殘點頭，上了騾車。車夫跨上轅子，把鞭一掙，照着前門大街而去。不知到琉璃廠又有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葉明德志交天下奇士。一遇老殘，便傾蓋訂交，即無魏誠一節，亦必不受辭無疑。何況是魏誠託其代報活命之恩，能不懇勤盡情乎。無如老殘磊磊落落，一毫不肯受謝，言辭決絕，殊難爲情。觀其委曲贈驢一層，立言有則，詞意慷慨，令老殘無從推辭，可爲善於詞令。

老殘不受魏誠絲毫贖儀，是寫老殘豪俠之處。其領葉老之情，又係寫其胸懷爽朗，傾心名流，是受與不受，均不失爲名士行爲。若遇其人，吾當買絲繡之。



第二十三章 徐子平慷慨昇元帖 鉄補殘移居稽古齋

話說老殘上車。車夫把鞭一揚。但聽得磷磷之聲。照着前門大街如飛而去。到了東口折而向北。走無多路。又朝西一轉。過觀音寺。入了楊梅竹斜街。走到西頭。車夫跳將下來。說道。請先生下車罷。老殘聽說。也就跳下問道。這就是琉璃廠嗎。車夫道。這還不是。此地係楊梅竹斜街西頭。順着這個拐角向西一轉。纔叫琉璃廠呢。東西大街極長。中間路北。有個土地祠。後邊極其寬敞。內中山水花木。各樣生意頗覺熱鬧。名爲廠甸。乃是前朝燒琉璃磚瓦的廠子。前面就是監都衙門。爲大城內遊覽之地。士女如雲。先生若怕路生。請坐車去罷。逛完了我再拉你回去不好嗎。老殘道。那到不必。我原爲閒遊而來。必須緩緩步行。纔相宜呢。車夫聽了。遂驅車自去。老殘遂照着指引之路。信步而來。進了琉璃廠東口。見市面猶屬平常。向前走無多遠。漸漸的生意稠密。市面繁華。各書坊古董南紙等店。莫不規模宏麗。貨色充盈。如入五都之市。令人目爲之眩。老殘性情淡泊。見了這般繁盛之區。全不留意。惟有幾家古董店內。掛着收買宋板書籍。名人字畫。原揭法帖的牌子。適觸所好。遂挨次走進店去。逐一細看。並無出奇之件。不但並



因看招牌  
徐法平能  
話以客必  
知書法欲  
非俗物欲  
寫子平以  
力之高眼  
伏後文耳

無宋書宋揭。連一幅古人真蹟書畫也沒從見。一氣走了幾家。大致相同。最後有一小店面。招牌上寫着稽古齋三字。藏鋒斂鐔。書法高古。下款係翁同龢題四字。老殘仰面注視多時。忽聽裏邊有人說道。先生你看這塊招牌。寫的如何。老殘聽說。向裏一看。見一老者。鬚髮皓然。眉宇清秀。遂舉步進門。將手一拱。說道。這塊招牌。不但是翁六先生的真筆。且是其得意之書。剛健婀娜。兩盡之矣。那人見說。連忙讓坐道。先生眼力果然不錯。想必是大方家了。遂親手送烟倒茶。問道。尊姓貴省。台甫怎麼稱呼。老殘道。小弟姓鉄名英。草字補殘。敝處係江南蘇州府元和縣。沒請教老先生尊姓台甫。老者道。弟也是祖籍蘇州崑山縣人。自幼隨先君遊宦京師。先君見背。無力歸葬。因而流寓於此。弟姓徐名衡。草字子平。在此開了這座小店。請教先生貴幹。老殘道。小弟讀書無成。棄而習醫。只因性情好動。所以在家日少。終年在外遊覽。適自濟南到此。冀瞻金台風景。昨日纔到。聞聽琉璃市面之大。甲於海內。收藏之家。異書墨寶。莫不備於鄰架。特來訪求訪求。以闊眼界。已歷數家。未愜素願。子翁可有甚麼宋版書籍。原揭古碑。令小弟一飽眼福嗎。子平又將老殘細細的看了一看。說道。古碑宋版。於今盡爲至寶。市塵之

老殘求看  
宋板書  
原字帖  
徐平先  
細看其  
然後接  
凡物色  
品者必  
大抵珍  
賄之用  
子平已  
老殘識  
中祕訣  
以詳告  
形推若  
之食法  
高而兆  
促生計  
人傷心  
令溺輩

中那得見此奇珍，偶爾見之也。並非出售之物，乃權貴聚斂之媒。其價之高昂，視買者事之大小而定。若欲買回而藏之，雖十倍其價不可得也。老殘急問道：「這是甚麼緣故呢？」平歎道：「世道衰微，權奸當國，上自太后，下及臣庶，無一不貪利營私。賄賂公行，如某親王、某中堂、尚書、內結宦豎，外倚洋人，攪權納賄，勢傾中外，不肖疆吏，趨之若鶩。仰承意旨，甚於詔書，以致熱中仕路之士，貪墨不法之徒，百計鑽營，互相援引，非求濫登於荐牘，即求緩頰於疆臣。夫人不言，言必有中，以其靈應如响，而奉之者惟恐不謹。有勢者，則剝民脂膏，以饜其饕餮；貧寒者，則賣妻鬻子，以充其貪囊。於是苞苴不絕於道途，八行遍流於寰宇，私門如市，公道無存。銓曹疆吏，盡爲若輩賤房荐牘，彈章可名，詐贓發票，上下交征，恬不爲怪，而黠者復狐假虎威，以圖中飽。因之有掇客之說，出納賾私，掇客分肥。有一定的成頭。近來若輩，以苞苴盈門，恐招物議，又想出了一個無上的妙法，勿論何等人情，概不受金帛之贈，惟收受書籍字畫古玩而已。故凡有奇畫墨寶，希世珍玩之品，列於市肆者，原若若輩家藏之物，爲某某買主所擺設的，其價目之低昂，係若輩之預定，少一分亦不肯售。在買主急待此物辦事，捨此再無從物色，誰敢

不唯命是從嗎。故凡購此物者。但能得之即已幸甚。贈品朝入。而謀夕遂。其價值之多寡。又何暇計較呢。這猶是權貴恃以詐贓之品。自然無事的人。不能購買。縱然偶有式微舊家。以一兩件珍品出售的。亦立被若輩以重價收去。以備他日詐贓之用。而以都中這般物件。永遠不得見了。徐子平講罷。老殘說道。廟堂之上。猶如肆塵。當此列強環伺之時。朝廷全不以愛民衛國爲心。任用這般市儈之徒。魚肉良民。將來國家的事。還堪設想嗎。兩人相對太息不已。住了一會。老殘忽又說道。宋板古碑。晉唐墨寶。乃是吾國的精粹。不料被這班無賴小人。用作釣利香餌。已屬可惜。且令騷人韻士。永不得瞻仰前代風徽。更爲可恨。從此我國精華。漸成廣陵散矣。說罷不勝扼腕。子平見老殘豪爽之氣。現於言詞。知非庸俗之流。遂說道。先生不要忿恨。文章爲國光華。有鬼神暗中呵護。秦劫雖酷。六經尙不能滅盡。何況是若輩搜羅。豈能令國粹無遺嗎。不才尙有家藏數種。從不肯出以示人。既見君子。不敢終祕。願奉一觀。但非賣品。不過聊以洗眼塵耳。老殘道。但得以廣眼福足矣。何敢再存非分的妄念呢。言罷立起。讓着老殘走至後邊房內。見收拾的十分雅潔。壁上懸着幾張古畫。有唐伯虎。文徵明。以及蔣南沙。陳老

子平概出  
家藏古本  
以示老殘  
足見識人  
之明

老殘眼力  
甚高故子  
平心折出  
其從不示  
人之本以  
壓良之老  
目耳乃老  
殘見昇元  
帖無心一

蓮等。山水人物花鳥等軸。無一非世所寶玩。其最出色的。惟趙子昂仿甯王六馬。滾塵圖。其中寫玉面花驄。真所謂風鬟霧鬢。神妙變化之筆也。還有幾副對聯。兩張條幅。俱是宋元墨跡。桌上擺着幾件古玩。無非銅玉窰石。率皆斑駁陸離。款識古拙。大抵非世上常見之品。老殘急於看書。也無暇細辨。急向兩邊書架上一看。但見玉軸連雲。牙籤壓架。遂走至近前。抽出幾卷。略一檢閱。見多係各叢書中原本。及本朝殿板。宋板書一本也。無。又抽出幾塊字帖看過。雖摹勒精緻。墨色黦濃。似非近代之物。然細辨款識。均非宋人原本。老殘略瞻數頁。卽已放置原處。子平問道。先生看過這幾種。並不讚一詞。難道說俱不堪遊目嗎。老殘答道。美則美矣。然尙未足爲弟澆胸中塵俗耳。子平笑道。先生精鑒。果然不錯。弟猶有數種。藏之久矣。再請先生賞鑒。賞鑒。看是如何。遂起身入內。住不多時。搬出一個樟木箱子。打開一看。內有幾部舊書。幾軸字帖。請老殘觀看。老殘細細看過一遍。見那幾部書。真正是宋人原本。有鄭箋毛詩一部。左氏春秋。公羊穀梁等傳。並漢書若干卷。但是世所罕有之本。看過書籍。又看字帖。第一部就是昇元帖。檢開細閱一過。見鐫刻之工。異於諄化諄熙等帖。而精緻過之。老殘讚道。真至寶也。今

平觀引起子  
細老殘不致  
樓歷歷不致  
爽子平不致  
佩服耳寫以  
相贈耳寫以  
名士行寫以  
何算慷慨

日眼福真不淺哉。子平道：此本乃弟祖傳之物，但知其好而不知其所以好。世傳唐太宗徵求二王之書，及張芝等書，凡二三百種，命褚遂良書小字以影之，並有歐陽詢臨本。勒石留之禁中，其拓本分賜近臣。及太宗疾篤，詔以魏晉墨蹟殉葬。前代墨寶，世不復見。迨唐末之亂，昭陵為溫韜所發，其所藏書畫，皆取其裝軸金玉而棄其軸。於是魏晉諸賢墨蹟，遂復流落人間。宋太宗時，購摹所得，用棗木板刻置祕閣。首尾俱篆書。題淳化三年壬戌歲十一月六日奉聖旨摹勒上石。用澄心堂紙，李廷珪墨拓打，以手摹之。墨不汚手，無銀錠紋。初搨者上也，有銀錠紋而墨濃者次也，淡者又次之。今世所有，皆轉相傳摹者。後有太清樓帖，又有淳熙祕閣續帖，並有二王府帖、新絳帖、南宋寶晉齋帖。獨未知昇元帖之出處。先生見此帖而讚為至寶，必知其詳。願請賜教。老殘道：昇元者，乃南唐徐誥紀元之年號也。江南李後主好文學，嘗詔徐鉉以所藏前代墨蹟古今法帖入石。名昇元帖。然則在淳化之前，當為諸帖之祖。豈非至寶嗎？子平驚為博識。遂舉此帖相贈。老殘請問價值。子平說道：這些書籍法帖，俱是先君所藏，並非售品。弟自愧不知寶貴。今先生既能識其出處，即堪為其主。弟佩服之至，奉贈則可，不敢受值。

南州高士  
不愧其名

老殘道。子翁家傳之寶。賤值相讓。弟還可拜領盛情。若不取值。斷斷不敢領受。子平再三推讓。老殘只是不肯。子平無奈。只得以二十金估值。老殘仍不肯領。子平道。先生再要推辭。就是以弟爲不肖。拒人太甚了。老殘不得已。這纔從打運內取出二十兩的一張銀票。雙手遞過。笑道。萍水相逢。遽受厚贈。未免太覺傷廉了。子平道。寶劍贈於烈士。纔算物歸其主。先生過於狷介。倒顯得弟以財爲德。心甚不安呢。說罷。把昇元帖用紙包好。放在桌上。將箱子鎖了。仍舊搬進後房而去。老殘此時心滿意足。子平出來。重復沖了一壺新茶。彼此就坐。各詢邦族。始知徐子平以蔭生起家。官至戶部郎中。因獨犯朝貴。藉事落職。所以灰心仕路。甘爲市隱。在此開設這座稽古齋。專爲購買古書。有名字畫起見。與翁同龢爲莫逆之交。凡所購書畫。俱仗同龢辨其真偽。如遇真正好物。不惜重價購而藏之。以其收藏甚富。在京城頗有名望。時人見他性情執拗。不肯爲權貴折服。因此送他個綽號。叫南州高士。老殘也素耳其名。兩人談到這裏。老殘肅然起敬。道。弟久聞大名。每以不得識荆爲憾。今日得登龍門。復拜嘉惠。何幸如之。子平謙遜不遑。問明老殘由山東進京緣故。也狠讚揚不置。遂說道。我們誼屬桑梓。一見如故。既是

補殘兄藉行道以遊。歷獨居逆旅。未免岑寂的。狠就請住在此。處早晚可以談談。弟既得飽聆雅教。兄住這裏也可多交幾位朋友。彼此兩有裨益。豈不好嗎。老殘道。只是無端打擾。何以克當。子平道。古人傾蓋訂交。何況你我原有鄉誼。何爲無端呢。補翁胸懷磊落。怎麼也沿習這套俗派嗎。天也不早了。請在此吃了晚飯。弟派人隨補翁回店。將行李一起搬到這裏便了。老殘本來爽快。他兒子平這個說法也不好再辭。只得說道。既蒙垂青。弟從命就是了。子見說大喜。遂叫了一聲來。只見一個家人走進門來。兩手向下一垂。迎面站住。子平說道。你到福隆堂叫四樣菜。一斤汾酒。叫他快點送來。吃過飯。你好跟着鉄先生到驛馬市大街魁陞棧去取行李。那人答應了一聲。是回身而去。兩人又談了幾句閒話。那天色也將向晚。忽聞前面有人說話。但聽得柜上的夥計說道。你直然跳到廡房裏就得了。轉瞬之間。那個家人進來回道。菜也來了。請示老爺。在那裏坐呢。子平道。就在東客廳坐罷。家人領命出去。住不多時。回來說道。酒菜已齊。請鉄老爺那裏坐罷。子平聞言。起身相讓。出了後堂。向東一拐。有個月門。進門一看。見係一所小小的花園。也有亭臺池館。假山花木。局面雖不寬展。而佈置却極幽雅。正北

寫徐子平  
花園佈置  
幽雅用竹  
裏館名義  
尤覺脫俗

客自故鄉  
來當知見  
鄉事他鄉  
久客不鄉  
者無不絮  
語一切者  
也

有五間草廳。四面松篁圍繞。曲徑迴欄。儼如仙境。子平讓着老殘走進竹林。惟見籜然解甲。倦鳥呼晴。那一般清幽之氣。令人塵襟頓豁。穿過竹林。另是一個院落。竹籬茅舍。滿院遍蒔芍藥。嫩紫嬌紅。爛漫如錦。進了草廳。見係三兩暗的屋子。正中懸着一塊橫匾。題竹裏館三個大字。雖係抄襲唐人陳跡。然用之適宜。反覺得分外清雅。牆上掛着文與可的一幀風竹。鳳尾斜拖。勢如飛舞。傍邊鑲着黃山谷的一幅長聯。精勁絕倫。氣脉通暢。除此之外。並無別的字畫。室內桌椅。俱是用紫竹造成的。愈形脫俗。當中桌上已經擺着四個冷葷盤子。兩分杯箸。子平讓老殘坐了客位。自己在下首相陪。家人送上酒來。子平親手斟了一杯。送至老殘面前。然後纔斟了門杯。老殘站起說道。辱蒙高誼。不敢自外。但過於費事。倒使弟踟躕不安了。子平道。不要客氣。本無甚麼好菜。不過聊備幾樣酒餚。談談故鄉風景而已。遂舉杯讓酒。子平問了回江南的年成。及近來的風土人情。民俗澆樸。老殘一一對答。又問道。聽說山東莊撫官聲甚好。可能名實相符不能呢。老殘答道。此公真正是實心為政。惟嫌耳朵太軟。心無成見。用人濫雜。賢愚不分。以致功過相平。為可惜耳。子平點頭說。此論甚是持平。即於治河廢民捻一事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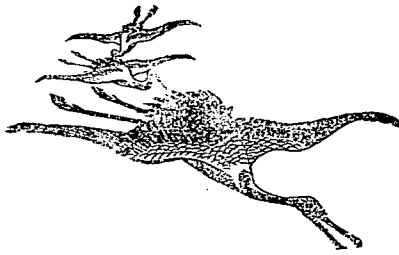
徵是輕聽忘動之過。但是他這一錯。遂令數百萬國帑虛糜。數十萬生靈流亡。傷心慘目。甚於屠伯。雖出無心。其罪已不可道矣。朝廷薄予處分。尙非公尤。至其濫保匪人。更屬不當。補翁你還不知呢。此時曹州府的玉賢。已經補了兗沂曹濟道了。從先只有一府遭殃。如今四郡的百姓。還不知是怎樣受塗毒之苦呢。推原禍首厲階。還能爲此公寬嗎。老殘道。平心而論。此公坦白無私。勤政愛民。可也稱的起當代名臣。惟薰蕕雜處。未免爲盛德累耳。說罷相對歎息不已。兩人只顧談心。竟忘了天時早晚。忽見家人掌起燈燭。又燙下一壺酒來。老殘一警。始悟天已昏黑。遂說道。天不早了。酒也澆了。小弟還要到魁陞棧去取行李。請拿飯來罷。子平道。取行李却並不晚。不知補翁酒量如何。如其雅量宏深。何妨再吃幾杯。去也不遲。老殘道。弟酒量本來有限。况吃的已經就少了。既是託依仁字。叨擾的日子多着呢。何必定在今日。子平聽了。遂吩咐家人端上飯來。彼此用罷。盥漱已畢。家人將傢伙撤去。到前面吃罷了飯。稟明主人。到街上叫了車來。請老殘坐了。自己跨上車轅。一同驅車向驛馬市大街飛奔而去。不知老殘回店有何話說。且聽下回分解。

老殘一見稽古齋三字。便注目仰觀。是愛其書法。徐衡見此情形。遽以書法如何問之。是愛其爲知書之人。在老殘爲無意。所以先聞其聲。後見其人。在徐衡爲有心。故讓座送烟倒茶。且以眼力不錯。必是大方家許之。其心折可想。至於展詢邦族。片言訂交。萍水相逢。遽成莫逆。寫盡徐衡好客之豪。全爲後來荐醫關鍵。謂宋版書籍。古人字畫。盡爲權貴聚斂之媒。可謂創聞。直令人無從索解。不但老殘急問緣故。我亦急欲問之。

所述某某權奸。攬權納賄。及不肖疆吏。仰承意旨情形。一篇議論。無一句不切中當年積弊。至其形容若畫詐贓之法。愈出愈奇。可爲權奸實錄。爲官場攝影。在作者當時洞悉其鬼域伎倆。慨然振筆發其隱私。俾貪墨之徒。知所警懼。謹飭之士。不屑附從。庶幾乎稍挽頹風。以維廉恥。誠有益於人心世道不淺。寫子平贈法帖請移寓一段。大有平原公子之風。

---

老殘遊記 下編 第三十三章



第二十四章 翁尙書柳鬱染沈疴 鐵先生展才施國手

話說老殘帶領徐府家人。坐車來至驛馬市大街魁陞棧內。其時剛交初鼓。老殘親至賬房將賬算清。又賞了一兩銀子的酒錢。這纔回房把行李收拾起來。叫店小二將黑驢牽出。背好鞍轡。吩咐徐府家人。把行李送上車去。老殘自己坐車。叫家人騎了小驢。一同轉回原路。到了稽古齋門外。將車站住。卸下行李。送到東客廳裏間放下。開了車錢。家人將驢子牽回宅去喂養。轉來又給老殘安置牀鋪。從此老殘便住在此處。在門外掛了一塊鐵補殘醫腐的招牌。京城醫道。非有人荐舉不可。老殘又是初到。並無朋友。一直住了月餘。並無事事。不是在前門看戲。就是進內城閒遊。都中雖是繁華。但日日遊玩。却也毫無意味。這天吃了午飯。纔待出門。忽見徐子平從外邊走了進來。老殘連忙站起照應。彼此就座。老殘道。數日未晤。真令人鄙吝復生。不知連日有何公幹。子平說道。弟賦性迂拙。不善辭應。以致辜誤落職。自知不合時宜。所以在此開了這座小店。隱身市廛。誓不與朝士交遊。惟翁師儻不拘形跡。照常往來。略分言情。遂成刎頸之交。前幾天不知因何事召見。回家忽然覺着頭目眩暈。誤認爲身體勞倦。服了二錢參

以老殘之  
醫道無人  
荐舉一月  
餘無人過  
問世能一  
歎情爲之

以肝鬱之病而自致。參病乃士逐。至醫補汗。至樂補汗。下攻補汗。度勿得不。愈治愈不。而不起也。富貴之家。可歎可歎。

膏從此漸覺胸膈痞悶。氣不宣通。飲食不下。請假五天。延醫調治。或說是風寒凝鬱。腠理不通。或云勞瘁過度。中氣虧虛。不能轉運。四維將成。關格之象。紛紛聚訟。莫衷一是。因之攻補汗下之劑。雜進亂投。不但毫無效驗。病勢反增。又續假三天。身上遂命太醫診視。力矯前方。說是脾濕痰凝。中焦閉塞。又用瀉脾之藥下之。孰料此藥一進。大瀉不止。更添了肚腹脹。哮喘不止。日夜不得安眠。因此添上急燥好怒。家眷不敢近前。無奈將兄弟請去。朝夕相陪。同他談談。倒覺見輕一些。他見衆醫無效。現已不肯服藥。惟日進稀粥兩甌而已。據弟看來。雖然病勢頗重。而精神却不衰敗。因與其嗣君商議。請補翁前往一診。茲已與病人說妥。託弟代爲延請。望卽枉駕前去。一看如何。老殘應諾。遂相偕出了店門。早有家人招呼車夫伺候。兩人升車。家人上了頂騾。車夫將鞭子一掬。車馬如飛。奔翁府而來。大鞍車走的本來就快。兼以車夫鞭不停揮。轉眼之間。卽已趕到。家人棄鐙。通報進去。子平同老殘這纔下車。一齊走進大門。到了花廳。早見翁少爺迎下階來。彼此一揖。讓進廳堂。延升大坑。子平下邊相陪。家人獻茶。少爺親手送過了茶。彼此就坐。遂說道。不知老鄉長到京。未及躬謁。不恭之至。近因家嚴抱恙。徐老伯

纔題起老鄉長精通醫理着手成春。鄉晚因侍疾不得漸離。只得求徐老伯代屈尊駕。老殘說道。本擬造府給大人請安。因知尊軀違和不敢晉謁。也就抱歉的很。剛說至此。忽見一个家僮。走至少爺身邊。附耳說了句話。少爺立起。向子平說道。就請老伯陪著上頭去坐罷。子平站起。邀著老殘先行。少爺跟隨在後。走出客廳。來至簽押房內。只見翁師傅倚着一个靠枕。坐在坑上。老殘深深一揖。翁師傅兩手一拱。說道。恕我不能還禮。請坐罷。子平讓老殘在對面坑上坐了。自己坐在傍邊相陪。小僮捧過兩本書來。放在坑几之上。病人將手伸出。老殘調勻氣息。將三部九候之法。仔細推求。切脈已罷。又看了看舌苔。及臉上的氣色。遂問道。大人的貴恙。起初本不甚重。不過因思慮傷脾。肝木抑鬱不舒。怒而乘之。木氣上逆。則見頭暈眼花。胸膈不舒等病。若以疏木建中之品。稍佐以行氣之藥。一劑即可痊愈。如今以汗下失治。陰液枯槁。木氣失榮。則鬱勃而爲怒。戊己受制。肺金失養。中氣不能轉運。必至下脹而上滿。其下脹者。乃土敗不能制水。則壬癸泛濫而寒洩。其上滿者。以甲乙挾相火飛騰。阻肺胃下行之路。濁氣填塞以上耳。肺金受相火刑剋。不能布氣。且要哮喘不得偃息呢。况火上水下。成未濟之象。一定

老殘講出  
病原已令  
病人心服  
又焉得不  
藥到病除  
也

見寒熱往來。似瘧非瘧的毛病。拙見如此。不知大人的實恙。可是這個樣子不是呢。翁師傳道。誠如所言。但不知先生何以見得。老殘道。大人的脈象。寸關脈弦而大。兩尺沈緊。經云。寸口脈弦而大。弦則爲減。大則爲芤。減則爲芤。寒則爲虛。虛寒相搏。此名爲革。革者。中空外實之象也。大人之脈。蓋以中氣虛弱。不能運化。故見芤象。肝木失榮。鬱而制土。故見弦象。土氣自固不暇。失其制水之權。則寒水泛溢。失其閉藏之職。致令坎陽飛升。而下爲寒冰。故尺脈獨見沈緊耳。此症之起。必因於有關緊要之事。莫能措置。日夜憂思。致傷脾臟。又因有觸動忿氣之事。不得發洩。致成木鬱剋土之症。再經失治。纔釀就眼前的病勢。若欲除之。仍須挈領提綱。先從肝脾入手。以疏木達鬱。建中爲主。佐以清上溫下之品。俾令木氣條暢。不思剋土。土氣鬆和。隄防堅固。則水不濫行。清上則肺胃復其降斂之權。溫下則蟄其逆行之火。中氣運化。四臟轉輸。而諸症已矣。但治之太晚。頗費時日。若初病時治之得法。不過數劑即愈。如今須服三十劑。方得除根也。老殘說罷。翁師傳面有喜色。用手將坑几一拍。讚道。眞神醫也。見的到說的出。病原病情。一絲不錯。就請先生賜方罷。但得病愈。縱服三十劑藥。有何難呢。老殘起身。走至書案。

桌前坐下。案上早已備就蠟箋一張，遂提起筆來，不加思索，先照以上的議論寫了病原。用逍遙散減去薄荷，重用苓朮，如豬桂三錢，鮮橘皮二錢，木通澤瀉各一錢，絲瓜絡橘絡爲引。將方子開罷，遞與少爺，送至給其父過目。六爺本來知醫，看了一遍不住的點頭稱善。老殘便起身告退。六爺向子平說道：煩賢弟陪先生出去，就用我的車送回廡所便了。你還得在這裏同愚兄談談。候我服藥之後，你再回去罷。子平應了聲，是。遂陪着老殘，仍到客廳。少爺也跟來照應。住不多時，家人來回，車已套上。請鐵老爺坐罷。老殘聽說，跟定家人走出大門。子平與少爺隨後相送。只見一輛紫油腳于紅拖泥布的大鞍車，駕着个五尺多高又肥又大的棗騮走騾，十分雄壯。車夫頭帶紅羽纓的涼帽，拿着鞭子，站在轅邊伺候。老殘回身向兩人彼此作了个揖。車夫照應着跳上車去。子平與少爺又是深深一揖。老殘把手一拱，車夫跨上車轅。家人打了頂馬，鞭子一揚，車馬如飛而去。且說兩人送老殘走後，回到簽押房內。子平問道：六哥你看鐵補殘這个單子如何？六爺說道：脈理精詳，論病透澈，用藥切當，乃歧黃高手也。此公不但是深於醫理，一定還是抱負非凡呢。我見他雖然滿面謙和，而眉宇間露出一股的英氣，必



翁師傅一  
見其抱負  
識其懷才  
非凡真好  
非仕真好  
眼力真好

子平述老  
殘在東  
所為之事  
翁師傅已  
動憐才之  
心誠不之  
夾袋藥籠  
之風

然是懷才不仕。隱於醫者。賢弟你同他可是舊交。是新交呢。子平應道。六哥的眼力果然不錯。此人豪俠性情。世罕其匹。若問我們兩個的交情。却是真正好笑。也不是甚麼新交舊交。乃萍水相逢一面之識耳。遂將老殘逛琉璃廠。因看招牌接談。又看法帖略露頭角。因此訂交的話。說了一遍。六爺說道。愚兄於把脈之時。細審其氣概。即知非凡。但你剛纔說他豪俠無匹。何所見而云然呢。子平道。他之來京。原是爲的逃名之故。便將老殘在山東。受莊撫軍知遇。迫令出仕。假託回家。到曹州訪查玉守的惡跡。回省至齊河縣。路見不平。一封書。平反了魏誠父女的大案。又代當局訪出案內真情。設計擊獲正兇。又救活十三條人命。因聲名太大。怕莊撫強迫出山。這纔翩然遁去。就他這一件事。豈不是世罕其匹嗎。六爺聽了。讚道。俠肝義膽。人不可及。但這等人材。聽其老死巖穴。殊爲可惜。候我好了。再漫漫的想法成全於他。豈不是一件美事嗎。子平道。那是六哥的栽培了。兩人正在談的高興。藥已煎成。少爺親手倒在盞內。送到坑几之上。家僮倒了一盞漱口水。放在傍邊。住了一回。藥盞微溫。少爺雙手捧過。請父親服藥。六爺接過。一氣吃完。漱過了口。倚在靠枕上。閉目休息。衆人不敢驚動。屏息以待。漸漸的聽

藥到病除  
雖仙丹何  
以過之於  
荐者面子  
何等光彩

得他氣息停勻。似乎像是睡着了的光景。少爺悄悄的與子平說道。老伯你看我爹爹吃下這帖藥去。甚是安穩。一定可是有轉機了。我想人生在世。有緣無緣。竟是不同。往日的醫生進來看脈。他老人家從無喜悅之色。吃下藥去。總是煩燥不舒。所以永無效驗。今日鐵先生診罷了脈。他老人家又同先生談了幾個鐘頭。毫不知倦。且是面現喜容。服藥後遽然這麼安穩。想來是有緣人嗎。或者該在此人手裏除病。也未可知。子平道。那是自然。俗語說的好。藥治有緣人。這句話頗有道理的。很呢。兩人只顧講話。忽聽坑上有齟齬之聲。走至近前一看。見六爺正在熟睡。彼此大喜。少爺道。我爸爸十數日來。未得穩睡。這劑藥纔經下咽。就有這樣的效驗。豈不是同仙丹一般嗎。鐵補殘真神醫也。且說翁六爺自兩點鐘吃下藥去。便覺得胸臆間豁然通暢。氣不上逆。哮喘頓止。心裏也就無甚煩懣。遂斜倚靠枕。沈沈睡去。一覺醒來。已是上燈時候。纔一欠伸。家僮卽倒了一盞參水。雙手捧上。六爺就他手中啣了一口。把頭一擺。家僮便端了下去。倒在罐內。忽聽六爺問道。徐老爺呢。可還在這裏嗎。家僮叫道。徐老爺。我們老爺問你哩。子平聞言。走至近前。叫聲六哥。恭喜。病勢大減了。六爺道。多謝賢弟荐賢之德。愚兄這

个毛病。活該好了。自吃下這帖藥去。就覺着心裏通快的很。稍微閉了閉眼。竟是就睡着了。此時身上也覺鬆快了一些。氣息稍稍還有點不順。只是肚腹毫未見輕。脹滿如故。總而言之。也就算見效得很呢。子平道。這樣大病。縱然是藥王再世。也不能一藥而愈。鐵補殘剛纔不是已經說過了嗎。須得三十劑方能除根呢。六哥不要心急。俗語說的好。病來如山倒。病去如抽絲。只要醫治得法。自然一天輕似一天。漫漫的也就好了。你既是心裏覺得通快。何不少吃一點東西試試呢。六爺聞言。自己一想。若能得進飲食。病勢自然可望痊愈。遂說道。論來還是不想吃麼。但心裏這回却甚空快。吃點試試。倒也極好。遂吩咐家僮。叫廚房快沖一碗杏仁茶來。不要過甜。家僮答應去不多時。端來一碗稀稀的杏仁糊。雙手呈上。六爺接將過來。吃了一口。覺着又香又甜。一氣就吃了半碗。依着他那心裏。還想要吃。又怕吃多了。停住更不得了。遂將碗放下。把頭一擺。家僮撤了下去。擰了一條手巾遞上。六爺揩了揩臉。子平一看。見他臉上的色氣。頓覺好看了許多。遂說道。六哥纔吃這點東西。有味沒有呢。六爺道。倒也還好。只是不敢多吃。怕脾胃虛弱。不能磨化。更要脹滿了。正在兩人相談。忽見家人來請。徐子平用飯。子

子平老  
復診用  
心者乃  
熱心交  
之處非  
之慮存  
勢利之  
也

平道。六哥你且請歇歇罷。我要出去吃飯呢。六爺道。請便請便。子平這纔走出簽押房門。同少爺吃罷晚飯。又到房內一望。見六爺歪在炕上沈沈而睡。子平不敢驚動。遂與少爺說明。吩咐自己的家人伺候。出了翁府。一直走至稽古齋。與老殘相會。說明六爺服藥已經大見轉機。明朝一定是差帖再請。兄弟可就奉陪了。他這個病。補翁務必要格外的費心。如得痊愈。所有的滿漢當道。無不踵門求教。補翁的大名。從此定可以傾動朝野。這却是絕好的機會呢。老殘道。但願如此。尙不負子翁的待友熱腸。不然豈不成了不舞之鶴。貽誤羊公嗎。說罷彼此一笑。子平道。連日在他那裏同他作伴。連個囫圇覺也不得睡。今日稍得空閒。反覺着困乏的了不得。我可要告辭回廬歇一歇了。說罷站起身來。走出鋪門。升車回府而去。次日清晨。老殘起來。梳洗未完。忽有翁府的管家。手擎紅帖。給老殘請了一個安。站起說道。家老爺給鐵老爺請安。昨且吃下那劑藥去。大見功效。命家人伺候鐵老爺再勞駕一躡。老殘道。你且請坐一回。待我收拾收拾。一同前往。家人那裏肯坐。說道。老爺只管收拾。家人站站不妨。老殘道。官家太太亦拘泥了。並沒有貴上的人在此。你再拘拘于禮節。叫我也難以爲情呢。家人聽了笑道。

鐵老爺如此謙光。家人只得放肆了。說着話便拉過一張小橙。在門口傍邊坐下。候着老殘梳洗已畢。吃了杯茶。換上衣服。收拾清楚。遂說道。我們去罷。家人答應。先行出門。照呼車夫伺候。老殘走至車傍。車夫服侍上車。家人乘驢。一齊來至翁府。老殘下車。家人引導進了客廳。仍是少爺出來奉陪。將服藥後的一切情形。細細說明。自明晚徐子平去後。一直又睡至四更多天纔醒。又吃了一盞葛粉。渾身病症俱已見好。惟腹脹如故。好不好再加上幾味消導之品。疎通疎通脾氣呢。老殘道。腹脹之故。本以土受木邪。虧虛已極。所以建中的藥力一時不能奏效。再用消導。是虛虛也。中氣還有復元的時嗎。只求他上焦氣化宣通。再以培土溫中重劑投之。腹脹可以立消。且看看脈象如何。再議罷。剛說至此。家人端上點心。老殘一看。見係兩盤燙麪餃兒。兩碗香粳稀飯。四個小菜碟兒。兩個醋蒜小碟相對擺下。兩隻象箸。兩個盤子布置已畢。少爺立起說道。尋常粗飯不恭之至。請老鄉長遂便用點罷。老殘並不推辭。走至跟前略一謙讓。就入座吃喝起來。未知用罷點心怎樣看病。且聽下回分解。

徐子平因不善應酬。望誤落職。輒爾隱身市塵。誓不與朝士交接。大有翟公書門。

孝標作論之概。其忿時嫉俗之情形可想。其於失意之時。受盡勢利小人之冷落。亦可知矣。而翁師傅以太宰之顯。國師之尊。總握樞機。權傾中外。獨能不拘形跡。略分言情。照常往來。遂成莫逆。在施之者固無成見。而受之者能不存知己勝感恩之念哉。所以因其抱病。情願朝夕陪侍。代延名醫。不辭辛苦。不計利害。終令合已藉起沈疴。其報友亦云厚矣。如子平者。可謂篤於交情者焉。以此卽是其不合時宜處。斷不容於仕途。惜哉。

人生于天地之間。外而六氣。內而七情。偶一不慎。則致疾病。凡人皆然。而富貴貧賤。則又迥乎不同。富貴之家。養尊處優。三因病少。七情內傷者多。以其表面保衛講究。而內裏私欲較多也。貧賤之人。易於生病。亦易於治療。所以易生病者。以其不能於究講。生易治療者。則以其欲心較淡。內傷不重也。且富貴人家。不病則已。病則多致不救。蓋富貴人飲食起居。無不適宜。偶有微恙。本不甚重。在貧寒之人。卽可占勿藥有喜。而富貴人處之。則到處請醫問卜。藥餌雜投。祈禳亂施。前醫用藥本合。但未能沾唇卽愈。而病家以爲無功。又延他醫而至。後之醫者。見服過某

藥無功。勢必力矯前非。愈治愈壞。于是則展轉更醫。攻補汗下。次第試嘗。以氣中  
致耗傷。營衛不治。而不起矣。然其親丁猶曰。經過某某名人。用過某某治法。而毫  
無微效。乃命數使然。人顧不能爲力也。此等愚頑性質。牢不可破。疾病本不足以  
傷生。因其富貴而致之死地。可不哀哉。不意翁師傅道學先生也。沿此惡習。悲夫。

立方之時  
早已籌畫  
純熟故能  
見的到說  
病的原解  
指原脈如  
指虛真不  
生也

### 第二十五章 託庇侶停神醫發達 談論朝改尙書自危

話說老殘同翁少爺吃罷早點。相邀來至簽押房內。見翁六爺依然斜倚靠枕。面上帶着笑容說道。先生來了嗎。昨日蒙賜一方。賤恙大減。只是腹脹如故。再祈先生費心。但得除去這個毛病。那就好了。老殘道。容易容易。鄉晚可以效勞。得說罷仍在對面坐定。凝神切脈。診罷了脈。又看了舌苔。見苔色白膩。沿邊絳色無苔。遂說道。大人的貴恙。鄉晚幸已得其要領。今日的脈息。比昨日好的多了。兩寸關弦大之象。已經不見。尺脈也不甚沈緊。是木鬱已大見條暢。心腎也稍欲交通。惟土氣虧損過甚。非三兩劑藥所能挽回。尚須緩緩的調理。若欲急于見效。就怕病勢更變。那不是欲速則不達嗎。六爺點頭稱善。老殘立起。走至書案傍邊。提起筆來。仍照前方加了兩味建中的藥。重用參苓。稍增化氣之品。又送給六爺看過。六爺道。一味溫補。不怕氣道壅滯嗎。老殘道。脾爲生血之本。胃爲化氣之原。脾以陰土而主升清。脾土左升。而化肝木。肝木南行而化心火。象虛春夏。胃以陽土而主降濁。胃土右降。而化肺金。肺金北行而化腎水。象應秋冬。五藏之義。陰陽互相交感。皆賴土氣以轉輸。如環無端。晝夜不息。土氣一敗。則四維停滯。



功成不伐  
且云偶爾  
幸中可見  
凡有真本  
領者必不  
自誇

而陰陽混淆矣。大人的賞恙。有似此理。非脾胃健旺。何能痊愈復元呢。六爺道。先生此論。理明詞達。猶如盧扁再世。和緩重生。兄弟受庸醫以病試藥之害。自覺不久人世。已經忿不服藥。聽天由命。魂遊墟墓之間了。蒙先生毅然拯救。何啻起死人而肉白骨。再生之恩。存沒均感。無以為報。惟有逢人說項。揄揚盛德。以示不忘耳。老殘謙遜不遑。說道大人獎飾太過。鄉晚何以克當。這不過偶然幸中。並沒甚麼一定把握過人的灼見。這又算的甚麼本領呢。說罷站起告退。仍是少爺送他出去。用車送回寓所。六爺當日服藥。腹脹亦覺減輕。喘滿全無。次日照舊請去診脈。改方。如此連服十餘劑藥。他症皆愈。腹脹也消。漸漸的飲食大進。精神日增。服至二十餘日。早已寢食如故。起居照常。因已請了一月延醫調治的病。假在家無事。殊覺悶甚。因與子平商定。請老殘住在府內。便于診治。早晚談談。彼此也免得岑寂。子平受了囑託。回去同老殘照實說了。老殘本不肯應。無如子平再三懇。不好過拂其意。只得允從。子平回復了六爺。立差家人放車到稽古齋。將老殘的鋪蓋行囊。全行搬來。從此老殘便住在翁府。除診脈立方之外。談談醫理世務。彼此投機。恨相見之晚。原來翁六爺長于金石之學。老殘偶與談及漢

一愈貴官  
危疾聲名  
即可大諫  
當道爭想  
本領却也  
是致難奪  
人可見時  
運之所託  
籍而行也

碑隸法。六爺考據精詳。謂隸書始自秦代。下邳人程邈。邈嘗爲縣史。得罪繫雲陽獄中。覃思十年。益大小篆方圓而爲隸書三千字。奏之始皇。善之。擢爲御史。因其字隸人佐書便捷。故名隸書。自程邈以降。謂之秦隸。賈訪三倉。蔡邕石經諸作。謂之漢隸。鍾王變體。謂之今隸。合秦漢謂之古隸。庾元威造爲散隸。謂以散筆作隸書之故。又秦人王次仲作八分書。隸從小篆迴鋒。故遲八分從大篆出鋒。則加疾矣。其法險峻。適健。筆鋒橫出。故結體宜偏。鍾繇善八分書。有準尾波。泰山銘及魏文帝受禪碑中有此體。今人不辨出處。率以八分隸書爲一體。真陋極矣。老殘以此更是佩服。竟成莫逆之交。過了一月。六爺銷假。因此缺補殘之聲名大諫。各當道處爭相延請。本來老殘醫理精奧。也是先聲奪人。但非已入膏肓之病。莫不奏效。因之聘者愈多。謝儀萬計。大有應接不暇之勢。這日翁師傅下朝。面有不豫之色。老殘問道。大人爲國事勞瘁。奮不顧身。倒是令人可敬。然貴體新愈。尙未復元。斷不可過於思慮。致傷脾氣。而動肝火。還是擲節精神。珍衛身體。好翼贊朝廷大計。豈可以關乎國家安危之貴體。常此鬱鬱以自賤伐的嗎。六爺歎道。時事多艱。兩宮不協。郡小構釁。將來國事不堪設想。兄弟忝居師保。必不免失

當年德宗與太后七氣宮不日西宮志出命宮內小狐媚惑主太監及宮女化裝荒劇日夜並淫酒色亦不臨朝不朝慈甯宮於太后自此事起翁師事起翁不師事急得不着身也

職之譴。後患方長。能不叫人悶悶欲死嗎。說罷不住的哀聲長歎。老殘道。今日廟堂之上。又有甚麼新聞嗎。六爺將眉頭一縐。說道。羣小構釁。各爭門戶。讒譖盡惑。唆使兩宮失和。一邊是皮小李恃寵擅權。目無君上。一邊是志妃子與高老公。狼狽爲奸。招權納賄。佛爺那邊。是不敢置喙的。只有在主子跟前。屢屢諷諫。以孝爲治道之本。自古聖帝明王。未有不能盡孝而能致臣庶盡忠的。且母子天性。孝慈亦自天性中流出。天性偶乖。則障礙乘隙而起。婦寺性最陰險。利於離間人的骨肉。藉以邀寵營私。南內無人。南城多樹。毀鑑不遠。不可不察。無奈屢進忠言。主上不悟。仍縱容妖妃。鬧豎大膽妄爲。前次竟有溫廷式越禮犯分。函達宮闈託情之事。致生松筠庵的參案。在主上似已燭照羣小之姦。定有大振乾綱以警將來之舉。不料自護其短。事後並不追問根由。因此太后心懷忿怒。密派皮小李等。暗裏伺察而妖妃等肆無忌憚。賄賂公行。竟敢鬻官賣爵。枉洋詐賍。誰知前數日。硃筆簡放道員三名。俱係以重價購買的呢。老殘一聽。甚覺詫異。遂說道。但不知這錢是向着那個花的。縱然就是賄買。也得皇上答應。難通說皇上也要錢嗎。六爺道。皇上雖不曾要錢。然而比他親手要錢也差不很多呢。老殘驚道。這

臣下通函  
妃嬪有千  
古未有之  
奇刑罪禮  
犯分越刑  
當救下刑  
臂按律明  
正典刑爾  
乃掩耳盜  
鈴假以誣  
謗朝政以  
職罪逐回  
籍治非其  
罪何毀國  
法下臣服  
天下民干  
乎太后政  
預朝政實  
之帝也啓

是何說。六爺道。這可是主上的不是了。他因聽信了志妃的蠱惑。說是慈甯宮常下條子。要求簡放大員。俱係李蓮英在外邊招搖撞騙。受賂賣缺。事成之後。即要脅太后遞條子硬要。這豈非以朝廷官祿。爲若輩賺編的招牌嗎。聽說皮小李家私已有數千萬之多。尙自貪得無厭。藐法貪財。奴婢等終日伺候聖駕。辛勤供職。從不敢稍存奢念。倒落了个囊空如洗。苦不勝言。在奴婢門固不敢覬覦。在聖心甯忍令向隅嗎。奴婢如今一則貧窘情急。一則氣他不過。故敢冒死啓奏。懇恩留一二簡缺。賞奴婢等稍裕囊橐。也算奪他一筆生意。出出這口不平的惡氣。老殘聽到這裏。插話道。他這等胡言亂道。皇上就不見怪嗎。六爺道。豈但不曾見怪。竟然是着照所請了。老殘道。如此真算是這近人情。但不知賣的是何處道缺。若干賍銀。究係何人買去的呢。六爺道。主上一時昏迷。允其所請。其中原有个道理。只因太后把持朝政。被御史安維峻參了一摺。內有諸事把持。置社稷於不顧。何以對祖宗天下臣民之句。主上見了這個摺子。雖是心許其奏。但是無法處置。只得留中。誰知佛爺耳目極多。早已知曉。候了一天。沒見此摺。遂把主上宣去。厲聲責罵。主上不得已。纔託詞說是怕太后見此摺生氣。故而不敢發抄。佛

安侍御參  
太后一摺  
可謂爲國  
忘身雖充  
邊遠之軍  
終蒙賜還  
國家又何  
負忠良哉

縱益搶劫  
出於國母  
清季政事  
尙可言乎

爺當面諭道。安維峻離間至尊骨肉。教君不孝。冀成己忠直之虛名。立予格職。交刑部嚴審。是否受人主使。訊明按律重辦。主上心中不忍。欲從輕處置。又不敢開口。以此母子過氣。現已半月餘未朝慈甯宮了。這些天數俱在西宮。日夜吃酒尋樂。以洩鬱懷。所以志妃高老公諸人。乘隙而入。纔能立邀恩准呢。他們得了這個口氣。倒發了一注大財。豫寬本是庫兵出身。冒名捐納候選道。以十七萬巨款。買得四川鹽法道缺。松壽以十二萬得江蘇蘇淞泰道。吳家驥以三萬得淮揚道。這夥宵小。揚揚得意。方且競門戶。毫無慎密之心。不料李蓮英早已調查清楚。某日在驪馬市大街瑞隆金店兌銀。他遂密奏佛爺。想法阻止。佛爺說必須賍證並獲。纔能制伏其心。不然他必不承認。礙着皇帝的面子。又不好無故拏辦。爲今之計。只有將兌銀的日期探訪確實。你去請幾位地面上有字號的人物。帶个百十多人。在該金店左右預備。候他將銀項兌出上車的工夫。發个暗號。一齊動手。搶他个淨光。他若追究。我再出頭同他講話。那時真賍實犯。他就無得抵賴了。皮小李領了懿旨。遂到前門外茶館內。找了幾位著名的青皮。說道。今天兄弟有點子小小事情。要煩諸位弟兄們幫一幫忙。這裏不便說話。咱們且到福

載銀之車  
至百餘輛  
之多其招  
搖無乃太  
甚印此足  
證若輩之  
情形也

隆堂去坐坐罷。幾位頭目見皮小李有事相煩。先要請吃酒飯。無一不與高采烈。巴不得同他來往來往。從此可以誇耀同儕。永作泰山之靠。遂齊聲說道。公爺有事差遣。何妨就此吩咐。我們素常屢屢蒙公爺的照應。理當竭力報效的。怎麼敢領公爺的酒飯呢。皮小李說道。咱們弟兄的感情。非比尋常。即無事相煩。吃幾杯也是理當。何況我還有祕密的情節。必須大家商酌。並非專為吃喝。不過是借他個僻靜地方。好議論機密的事情呢。當時有幾位青皮頭兒。跟着皮小李去到福隆堂議定。於後天在騾馬市大街。瑞隆附近會齊。預備劫掠。可恨志妃這邊的人。果於後天清晨。叫了百餘輛車。到瑞隆運載銀兩。該金店門外人多如市。異常擁擠。自早八點多鐘點起。直兌至上午兩點餘鐘。纔只兌過了一半。忽見自有人從金店走出。向幾個內監招呼道。今天不兌了。開車罷。車夫們搖動鞭子。車馬走開。魚貫而進。前頭的車剛走至菜市口。纔待轉彎。忽聽得兩邊一聲呼哨。拍拍一排的手槍亂响。搶出來無數的彪形大漢。各執利刃。在車前一字擺開。大聲喝道。好漢爺們。是特為前來起贓。不與傍人作難。你們掌鞭的速速閃開。讓好漢爺們查點贓款。如敢違拗。定殺不饒。說罷發一聲喊。向前就奔。車夫看事

強盜已去  
始派兵追  
擊蒙混上  
事糞時有  
地方之責  
者概有此  
歎可歎可

不好。各人跳下車來。向兩邊鋪戶檐下站住。瞪着眼睛看他搜括。那幾個押解的內監。早已下車躲藏去了。此處雖有巡查的衙卒。因見匪勢過衆。也不敢出頭。各將號衣脫下。充作平人。站在路傍。瞧着熱鬧。衆匪一齊動手。將賍銀一概劫盡。打一個號。結隊逃逸而去。衙卒這纔穿上號衣。報告南城指揮。帶了幾名弓兵。前來查勘。強盜早已不知蹤影。當即稟報巡城御史。提督衙門。這纔派兵追趕。開了半天。軍隊回來。蒙稟說道。訪查匪黨有一百餘人。劫掠之後。直出西便門逸去。隊下尋蹤。追趕有五十餘里。沿途訪問。同口一詞。羣匪想已逃往西山。追趕不及。只得回稟大人。請示辦法。你想這些地面。官遇事顛預。卒伍窳敗。已極。輦轂之下。白晝搶劫。一匪不獲。只以空言搪塞了事。這還成個甚麼體統呢。且設那幾名內監。躲在路傍。見匪徒已去。這纔叫了兩輛車。急急進城。飛奔西華門。開了車錢。跑進宮去。見了高老公。將盜匪劫銀的情形。一一稟報。高老公大驚。當場回明志妃。志妃立奏皇上。皇上下硃筆。召見九門提督。問道。朕聞驛馬市大街。兩點鐘的時候。有匪徒成羣。搶劫銀兩。二十餘萬之多。你可知道不知道呢。提督回奏。實有其事。及奴婢得信。羣盜已得賍逃逸。奴婢趕卽親督馬隊二百名。跟蹤追出。

帝怒責提督之言何嘗不是但此案匪首安然處於梁宮又鳥得而獲哉

西便門。逾遲追至五十餘里。不見蹤影。據沿途民人所說。這夥人早已去遠。諒係逃往西山。奴婢無奈。只得暫回。再派兵赴西山訪拏。務獲究辦。決不任其漏網。皇上怒道。你們這班官兒。只會虛糜國家的俸祿。遇事即以敷衍搪塞爲能事。大城以內。竟致白晝搶劫。一犯不獲。難道你在任內。只知道吃飯睡覺。別的都不管嗎。罵的个提督閉口無言。但以頭搶地。連稱死罪死罪。皇上一怒。吩咐限以三日。務擒匪首。違限交部嚴議。又傳旨五城一體嚴拏。你想這些強盜。恃仗皮小李爲護符。也不須逃逸。定是得了巨贓。與皮小李分肥快樂。各衙門明知底蘊。那裏有人敢捋虎鬚呢。誰知人沒辦到。禍生眉睫。次日清晨。太后將皇上傳去。盛怒詰責此事。皇上仍是含糊奏對。太后道。鞏轂之下。出了這樣大案。還成个甚麼事體呢。究竟失主是誰。報案來沒有。你也該叫上來問問纔是。皇上猶復支吾。太后拍案罵道。都是你這個昏君幹的好事。還要瞞着我嗎。我早已探得實情。原是你這昏君。寵倖志妃子那个妖姬。受了他的蠱惑。聽從賣官鬻爵。任意妄爲。這回簡放的三个道員。就得了三十二萬。係高內監拉的掮。今日在驛馬市大街兌的贓銀二十餘萬。俱被強盜搶去。可是與不是呢。我把祖宗的江山託付你手。你



太后幸而  
爭短處將  
的短處將  
從前一切  
積忿借題  
發揮所云  
祖宗基業  
申送帝似  
乎甚是然  
斷送清却  
不在帝而  
在太后何  
責人則明  
乎視已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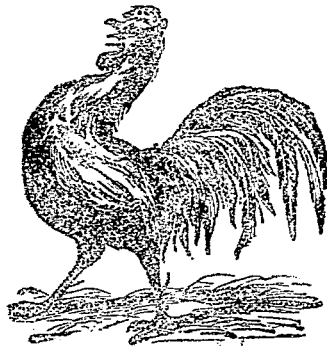
却這樣的昏庸無道。豈不要把祖宗二百餘年的基業。斷送了嗎。還說是我把持朝政。何以對祖宗天下臣民。你如今亂政胡爲。可能以對的過祖宗天下臣民呢。你要和天下原不是你的。由不得你任意糟蹋。皇上以自己虧理。竟被太后罵人一言不發。太后遂命官官。速去把妖姬闖豎拏來。待我親自審訊。又惡狠狠的向皇上說道。你且回去。等我訊明了這兩個惑君不法的東西。再聽我發落。皇上無奈。只得唯唯行禮而退。聽說當時把志妃子高老公。拏到慈寧宮內。太后親自刑訊。志妃與高老公甯死不招。直打的身無完膚。仍無口供。且反唇相稽。太后一怒。立命把男女二人。用亂棍打死。還不知皇上要受何等的處分呢。兄弟輔翼無狀。怕也不得安然無事。况兄弟不善趨炎赴勢。與羣小冰炭以此尤屬難免了。不知老殘聽了。有何話說。且聽下回分解。

今人作隸書多不考究。往往雜秦漢今古各體。及八分書法。萃於一幅。並不考其用筆之法。結體之意。甚至一字之中。廻鋒出鋒合而用之。但取其字形之似。則自誇謂得古人三昧。真不值識者一笑。茲觀篇中所論隸法之難。較大小篆尤爲不易。

賄買三道缺之案。爲德宗一代慚史。太后既知。卽宜嚴加訓誨。俾知警戒。不當授意。闖豎糾匪行劫。志妃等固有惑君亂政之罪。而太后亦有勾結盜賊之非。勿怪審訊時志妃不服。反唇相稽也。以此看來。朝廷之上。甚於市井。不亡何待。翁先生切切自危。可謂知幾。

---

老殘遊記 下編 第三十五章



枉法詐贓  
從嚴懲治  
白晝搶劫  
怎樣辦理  
緊此話問要

因其私而致  
陰私則死  
非其罪雖  
死亦不陰  
矣將來陰  
曹對簿時  
尚有一番爭  
辯也

## 第二十六章 感羣鳥避患離京城 贈古書多情饒良友

話說老殘聽得此言。說道：「若事果屬實，死于棍下，還算便宜。但這等大案，沒有招供，遽置死地，似不足為信讞。其中恐有委曲之處。且枉法詐贓，既已從嚴懲治，那白晝搶劫，不知怎樣辦理呢？」六爺道：「老同鄉的明見，是照常理而論。此刻的世道，那裏還講的甚麼理情呢？志妃取死之由，皆因性情強硬所致，並非盡為枉法。審訊之時，若能平心靜氣的認罪服輸，求恩矜恤，倒可以不至致死。因礙皇上的聲名，不好照例懲辦之故。不料他不肯認過，反許出太后鬻爵，皮小季過付的某某贓款若干項，均有賍證可指。故太后惱羞變怒，胡亂用棍打死，不成信讞，以免望悞多人。所以連搶劫的案子，也置而不問了。老殘聽罷，說道：「一國之主，猶枉法營私，且猶爭奪權利，不恤人言，縱盜劫奪，廉耻盡喪，國家前途，何堪設想。大人既不能激濁揚清，何不急流勇退，明哲保身，免彼宵小嫉忌，為衆矢之的呢？」六爺沈吟半晌，漫應道：「先生講的甚是。其如君恩深重，奈何？老殘見勸之不醒，知其不能免禍，也是運數使然。因交情未深，不便苦勸，也就不復進言。六爺又談了回別的事情，起身回內宅而去。老殘送他去後，一人坐在房中無聊，信步

老殘勸友  
急退保身  
可謂忠告  
之言惜不  
能入因見  
勸之不再  
即不冉言  
斯為忠告  
而善道之  
不可則止

因見籠禽  
而或網羅  
之說悠然  
遠逝其知  
幾乎

走出大門。意欲進城一逛。到了宣武門外。見雀子市上遊人甚夥。也就挨至近前。看了一回。見架上有五色鸚鵡。八哥。四喜。芙蓉鳥。翡翠各種珍禽。老殘忽然感觸。心中想道。這些禽鳥。均是產自遠方。為人羅致至此。雖然飲食不缺。但幽閉樊籠。何如在故土山野之適性呢。又見翡翠頰翼青羽。啄食不輟。遂自言自語的道。禽經謂此鳥有文而貪。信然。既已因貪食為人羅致入籠。猶不知戒而恣意飽食。貪心不饜何其愚哉。怪道釋氏以貪為戒。儒家以不貪為寶。看起來無論人畜。這個貪字。是斷斷犯不得的。適纔居停說的志妃。若是不貪。何至斷送紅顏。居停亦因貪戀祿位。而不能潔身遠害。一朝身入樊籠。雖奮六翮。豈能任其高舉嗎。我在此雖非干祿。然往來於縉紳之門。也是買禍之道。此地斷不可久居了。想到這裏。也就無心再進城去。遂反身到琉璃廠稽古齋。尋着徐子平。託辭說山西有个至好的朋友。有病頗劇。延請本處醫生調理無效。今天接到來函。邀弟速往。只因交情過深。不便推諉。明朝就要首途。待他的病症痊愈。重返都門再見罷。翁師傅處待弟極厚。無從報答。深以為歉。即請子翁代為道歉。改日再酌謝罷。子平見他有朋友邀請。雖然不忍分離。可也不好挽留。遂邀看到前門飯館子內。吃

以朝廷的  
名器而優  
人得美官  
當年朝內  
貴官莫不  
視為故物  
而賢者亦  
哉不免惜

了晚飯各回寓所。到了次日午飯時候。子平親到翁府。與六爺說明老殘要到山西給朋友醫病的話。六爺說道。昨天我還到他房裏。與他談了半天。他並沒曾向我提起這話。怎麼他竟到你那裏說出來呢。莫不是舍下有得罪他的去處嗎。子平道。六哥莫要多疑。他是昨日進城。纔接到朋友的信。因請本地醫生調治無效。纔來請他的。他因朋友情重。不忍推辭。又因受六哥待遇之厚。無從答報。所以託弟代為轉達歉懷。並無別的意思。還說是待他的朋友病好。重到京城。再報大德呢。六爺笑道。我有何德可報。他替我治愈沈疴。尙未酬謝。至于逢人說項。不過口角春風。不費之惠。也算不了甚麼。賢弟你快同他說去。且不要出京。現在劃一傳將近告成。我已託了人情。替他填上个名子。待開保的時節。定邀優獎。再尋機會得个保舉。府道功名。可以到手的。我因爲事尙未就。不欲先向他說知。怕他多心。疑我賣弄人情。如今不得不向他說明了。賢弟你去見他。就說是愚兄感他的大德。無以爲報。纔想了這個法子。他若出京。不但是失了機緣。且辜負了愚兄的一番苦心。只在此住上三兩個月的工夫。保案下來。那時再去不遲。子平道。據小弟看來。這件事可以不必。其人性情高尚。絕非熱中仕宦之流。

先生以河  
工保案尋  
常不足移  
貞士之大  
今以操券  
優得道府  
立堪奪其  
素志其小  
矣即不殘  
謂之知已  
矣去老殘  
速之也尤

他曾在濟南受魯撫特達之知。欲由河工案內替他保舉功名。力辭不就。又欲延就幕賓。也是不肯。託辭回家。遁出省城。在齊河縣見事不平。毅然替人伸冤。致函撫院。該撫因重其爲人。立派委員到齊河覆覈。將冤獄平反。救活了十三條性命。事主重謝不受。又防該撫強致入幕。連夜逃走回鄉。此次來京。並不肯由濟南經過。本爲避名來京。他可能前倨而後恭嗎。六爺道。我看此人滿懷經濟。絕不像無心世事的人。或者他見河工保案微末。不足以展其抱負。故而不屈。愚兄這個辦法。道府之職如操左卷。可以展其驥足。不負所學了。也許就忻然相從的。賢弟不須多言。快去同他說說看。是如何。子平聽了。只得來見老殘。住了多時。始回簽押房內。一見面便高聲說道。事不諧矣。六爺急問怎麼。子平道。小弟把六哥的話告訴與他。他說是蒙大人的抬舉。感激之至。但賦性疎懶。自知非吏治之材。且有烟霞痼疾。故自幼未曾一應童試。既蒙見愛。作一個事筮之交則可。若必欲拔登仕版。直欲逆其性而戕其生。雖死不敢從命。弟再三開導。總是不允。弟看他一派游俠之氣。也不是此道中人。倒是聽其自便的好。六爺道。可惜此人懷才不仕。可謂危行言遜者矣。既是如此。也不可相強。但相交一場。後會無期。請他

演戲餞別  
乃貴人氣  
習

爲我作平原十日留以盡朋友之誼。再分袂如何。子平道：這却使得我去說來。遂沖出往見老殘。遲了一會的工夫。回來說道：鈇先生深感六哥的盛德。無不從命。六爺說道：明天去叫幾個班子。請幾位南方同鄉官。大家陪着盤桓幾日。賢弟務必早來照應。照應。愚兄也請幾天的假。在家相陪便了。計議停當。子平告辭回府。翁府衆人叫戲班子的寫請帖的。請客的。定酒席的。各自分頭辦理。忙了一晝夜的工夫。方始就序。到了次日午後。子平先到。代主人檢點一切。哺時後班子已到。賓朋漸集。館子酒席也就送來。安了廚房。煎熬燂炙。水陸俱陳。少時安了席面。共計賓主八人。除主人及老殘子平外。還有西席一位。其餘俱是江南生意中人。並無一位官寮。這是子平知道老殘的脾氣。不喜歡勢利。所以與六爺計議。迴避官場習氣。免得專客不快。且說酒筵已張。六爺送酒安席。首座老殘。西席陪座。其餘四客挨次而座。子餘坐了末位。六爺在首位相陪。主賓纔一舉杯。早有戲班子裏班頭。帶着一個相公走到席前。請了茶。賓的安。呈上戲單。請專客點戲。老殘道：叫他們遂便唱一齣罷了。我是不懂。子平道：這點戲的意思。原是主人敬客。補翁如何能以推辭呢。老殘道：既是這等說法。我就回祝主人。點一齣清官。



老殘見居 停積習已 深積不可 藥放一點 官謝一酌 以誦之乃 翁先為不 恭維主人 殊不為王 公盡心讓 室於彼讓 去職耶當 以死迷信 然者迷信

册罷。班頭聽了。又把戲目送至二座。西席先生不肯竟點。即讓三座代點。三座仍是不肯。正在你推我讓之際。忽聽徐子平說道。衆位不必推諉。誤了看戲。我倒有個法子。免的耽誤工夫。大家問其所以。子平道。今個謙虛。那待推到幾時呢。既是專客已經點過。我們連主人翁還有七位。統不必點。就教他門檢吉慶戲。逐便演唱。不好嗎。大家聽了。一齊贊道。甚好甚好。翁六爺說道。諸位均可。我可不是不能從命。鈇先生點清官册。是照應我的。我就不好不回敬了。遂向班頭道。你們不是有折柳送別這齣戲嗎。班頭應道。是。這可是崑腔。六爺道。不論是崑腔皮簧。就唱這一齣罷。班頭答應下去。家人斟酒上來。賓主互相勸酬。台上遂開了鑼鼓。挑過加官。大家吃酒觀劇。開懷暢飲。當晚席散。老殘告辭。次日就要起身。翁六爺道。兄弟已魂遊墟墓。蒙先生活命之恩。刻不去懷。滿思替先生圖謀功名。先生又高尚其志。不肯溷跡濁流。兄弟別無可報。祇有以曹邱生自任。逢人說項。佐成我先生大名而已。晉撫胡君。乃兄弟門下之士。茲已函致彼處。囑其奉鬪仁風。應無不盡力。先生到彼。務必往見。以先生之高蹈。顧無藉於彼。然與先生之義膽俠腸。未始非他山之助。本當再修一函。先生親自帶去。恐損盛名。不敢冒昧。高明

收書不受  
銀老殘之  
處事可敬

以爲如何。老殘聽罷，深深一揖道：「蒙大人諸事關照，何以克當呢？說罷，又向子平道：「明朝小弟就要首途，還要檢點檢點行李，恕我不能久陪了。」子平道：「何妨？再看兩齣呢？」老殘道：「酒也穀了，回房收拾收拾，還得稍睡片時，免得路上困乏。」子平也不固留，遂說停一會我還到你那邊去呢。」老殘站起，與六爺等作別，道謝打攪之情，彼此謙讓了一番，辭了衆人回房而去。這裏專客已去，住不多時，戲也收場，單說老殘回房，理了理隨身行李，要打包裹，尙未理齊，子平帶着一個書僮，手裏捧着一部書籍，走進房來。老殘連忙站起，照應子平就坐。從懷內掏出了五百兩一張的兩張銀票，雙手遞與老殘說道：「這是翁六先生感補翁的大德，奉贈幾兩路費，又命書僮將書放在案上，指着說是六先生深知補翁喜歡古書，特送這部宋版蘇集帶在身邊，早晚可以消遣消遣。」老殘打開一看，果是宋人的原板，直喜的色飛眉舞，連忙說道：「小弟在此並無微勞，蒙六先生以桑梓之故，謬加賞識，鼎力吹噓，推解相待，方愧無從答報，遽蒙厚賜，更難爲情矣。然長者賜不敢辭，弟斷非矯情。」這部蘇集，敢不拜嘉，餘者不敢奉命。」子平道：「六先生素以誠心待士，與足下之交，更是推心置腹，今以補翁遠行，囊橐不裕，沿途飲食歇宿，在在

需財。所以聊助行裝。因恐補翁拘泥。故不便當面持贈。囑弟代達衷曲。如補翁處已太高。相形見絀。與六先生面上却不甚好看。請平心細想。還是收下的好。老殘道。小弟一生作事。從不高自位置。令人無地。這等辦法。正爲是却之不恭受之有愧。所以想到這。个半受半却之法。兩方面俱佔有地步。如必欲相強。小弟豈不成了市儈之行嗎。弟意已決。請子翁善爲我辭。若六先生以爲阮囊羞澀。而有是舉。則弟受先生嘉惠。已經逾分了。此去不及千里。諒無途窮之虞。子平見他執意不收。也不好過于相強。遂說道。兩邊俱是好友。當彼此曲全顏面。補翁處置。倒也是平允適宜。我且返命去來。說罷。便回簽押房。覆了六爺。六爺心裏。倒覺得好不過意。子平當晚也沒回家。就留在老殘房中。同榻而睡。次早起來。翁府家人。早將驢子喂飽。牽了出來。背好鞍轡。等候。老殘梳洗已畢。用過早飯。纔待拏帖子上去辭行。忽見六爺帶領少君走進房來。深深一揖。說兄弟凡事疎略。多有簡慢。深知先生高雅。或不見怪。且道義之交。亦不當拘於形跡。兄弟薄具贖儀。聊備途次茶水之費。而先生不肯賞臉。未免過于狷介。見外太甚了。老殘連忙道謝贈書之情。又說道。不是鄉晚自外。因蒙大人春風拂曉。各處酌金。已多至二三千

驢子乍脫  
閉關猶飛  
暢神怡何  
奔適性生  
大不先脫  
則不知以  
身遠禍也  
享餘年也  
是無他可  
不念歎歎

兩除寄回舍下外。現存四五百金。鄉晚到處以術謀食。本勿須囊橐充裕。多擔心事。致歌行路難也。倘到彼遇有緩急之處。容當專函通融。也不爲晚。言次即吩咐書僮。將被套扛出。搭在驢子背上。用繩索繫牢。朝着六爺父子與徐子平。掃地一躬說道。後會有期。就此告辭了。說罷往外就走。三人送出大門。一躬而別。老殘牽了驢子。順着騾馬市大街。出了彰義門。跨上走驢。加了一鞭。那匹驢在大城內幽閉的日子過久。乍到曠野之外。心胸暢快。兩耳豎起。將頭一昂。尾巴一擻。連聲大叫。四蹄蹬開。直撲官道。如閃電一般。瞥然飛去。轉眼之頃。經蘆溝橋。過良鄉縣。到了涿州地面。纔止步緩緩而行。只這一響。竟走了一百五六十里。老殘心裏也覺甚是高興。並未離鞍攬轡徐行。一直走至涿州城外。方纔勒住轡頭。跳下地來。找了一所茅店住下。打中火喂牲口。歇息了一點多鐘。那天纔交正午。遂親手給驢子上了料豆。飲過了水。背好行李。算還店賬。牽着轡頭走出店來。穿城走過了關外。跨上驢背。順着山西的大道。得得而去。當晚住在保定府城內。次日起個大早。至晚又住平定州。離省城只有二百餘里路程。第三日清晨。卽至太原。一直牽着驢子。尋到撫院大街。一所極熱鬧的客廡門首。店裏當槽的連忙

出來照應道。客人可是要住店嗎。淨小內有的是寬大房屋。明窗淨几。桌椅床帳無不乾淨。茶水方便。槽頭寬綽。同伴幾位。請進來看看如何。老殘道。我並無伴侶。僅只一身。倒不用甚麼寬房大屋。只要有兩間小房。一間會客。一間作臥房。儘也彀了。但是可要屋子潔淨纔好。垃圾了我可不住。當槽的應道。有有。遂伸手牽了牲口。拉進店來到了院內。把驢子拴下。先帶老殘去看屋子。由上房傍邊一號角門走進後院一看。見正北有五間台房。隔爲兩段。上首三間。是一明兩暗。下首兩間。是一明一暗。走進一看。收拾的也還齊整。粉白牆壁。毫無半點灰塵。方磚鋪地。明牕淨几。床榻清潔。布置的井井有條。心中甚是喜悅。遂說道。就把行李搬到這裏來罷。還有我那條驢子。從來不合人家的牲口同槽。可是要拴在个僻靜去處纔好呢。那人答應了一聲。說是客人只管放心。小店內槽頭甚多。既是如此。就牽在後院內小棚裏去喂養便了。說罷即出去搬移行裝。將驢子牽入後院。老殘遂寓于此。不知在這裏還有什麼遇合。且聽下回分解。

當日此案發決。西太后在慈甯宮親自審訊。志妃承認不諱。太后責以惑君亂政。罪在不赦。喝令內監用大杖擊之。志妃受刑不過。將死生置諸度外。連訐太后實

官臧姦二十餘款。俱有贓證可稽。且云上行下效。自古皆然。昔唐有則天皇帝。而後纔有韋后。臣妃步武懿行。而獨受極刑。雖死不服也。太后因羞成忿。立命亂棍擊死。聞高老公亦因訐李蓮英致死。同時死者尙外宮女內監十餘人。外間名姓無傳。當時并非因礙皇帝的聲名。不肯明降懿旨。其實爲曖昧事耳。志妃之胞兄志銳。以懿親故。簡任奉天將軍。亦被革職。上諭內并無宣明得罪之由。書中謂其廉恥盡喪。誠然。

翁尙書不負君恩。是其過人處。但不聽忠告。卒爲羣小排擠。褫職回籍。着地方官嚴加管束。情同監禁。未免可惜。

---

老殘遊記 下編 第三十六章



第二十七章 太原府仗義救難士 條梅樓無心遇故人

山西地高  
山多清秋  
金水相生  
故泉脈甘  
列燒茶異  
於他省

話說老殘進了太原。問至撫院大街。住在東轅門晉升棧內。當晚無話。次日用罷早飯。到大街上閒逛了一會。見來來往往的轎子不斷。也有步行跟個長隨。提着衣包的。向撫衙走去。老殘知是衙期。也不去管他。見西轅門有一所茶樓。尙屬清潔。便信步走進。檢了一副座頭坐下。堂倌過來打過手巾。問道先生的葉子呢。拏來沖茶。老殘纔曉得此處茶館與京城是一樣的風俗。各人自帶茶葉。遂口說道。葉子忘了帶來。你替我來一壺六安雨前壽眉罷。堂倌答應了一聲。立時將茶送來。倒了一盞。老殘一嘗。甘芳清冽。比京城的茶葉殆勝數倍。自思道。怪不得傳說山西人講究吃茶。果然異於他省。遂問堂倌道。這葉子可是六安壽眉嗎。堂倌應道是的。先生吃着如何。老殘道甚好甚好。似比京城的葉子高的多呢。堂倌道。先生可爲善於品茶咧。其間的好處。有個來歷。先生還不知呢。京城的茶葉不甚講究。茶客到了六安。大半住在山外。收的是山邊的葉子。雖然也分花色。也是雨前。但是產茶的地勢低下。土鬆風暖。茶芽易茂。故氣薄味澁。價值便宜。我們敝省人人講究吃茶。各庄的客人進山。係住霍山縣內。霍山縣在萬山



博士講山之外原以易之  
別以土之  
氣際山高  
者下易茂  
士察氣清  
暹登者上  
誠言直抵  
得一篇茶  
經一事不  
此等筆錄  
其來筆錄  
何等筆錄  
極張門上  
人疎通鄉  
視力為反  
惡胡撫之

之中。衆山環抱。三四十里不見平陽。到處奇峯陡立。峭壁插天。漫山全是茶科。其地土  
緊而肥。山高得雲露滋潤。受春氣猶早。所以茶芽飽含生意。而不遽吐。迨至穀雨。一發  
難遏。一夜工夫。能長三四寸長。故必在雨前採之。正是十足的時候。但是這般葉子。雖  
與山邊的一樣花色。價值却高出一倍。京城內自然是沒有這樣的茶葉了。且京城裏  
是吃井水。味鹹而微澁。此地燒茶是用潤河的水。源出壽陽李家山。味甘而輕。京城是  
燒煙煤。此地是燒木炭。比較起來。高低奚止倍蓰呢。兩人正在說的高興。忽見從外面  
進來了一位後生。身上衣服襤褸。滿面的病容。走至對面一張桌上坐下。咳了一聲。那  
眼裏的淚。點點滴滴的滾了下來。先有一位五十來歲的老者。在桌上吃茶。見了那人  
這般情形。便問裏頭不肯見嗎。門上的人可傳稟來沒有呢。那人見問。揩了揩眼淚。哽  
咽而言道。沒傳稟到還好。倒是傳稟了。纔惹出這場羞辱來呢。老鄉長費了回心。竟  
白費了鄉晚也難得回家。只好做異鄉孤鬼。來世再報答你老人家的恩情罷了。說罷  
嗚咽不已。那老者急忙問道。你不要哭。倒底裏頭是講的甚麼話呢。那人道。他說沒有  
這門世交。既敢在本院冒充官親。胆大已極。斷不可容留在省。招搖撞騙。爲害匪淺。着

施老遠聞  
此言忿恨  
現於辭色  
大為味良  
絕情之人  
也是感動  
義憤可憐  
力量綿薄  
不能脫人  
於網羅必  
待呼助於  
將伯始可  
遂我志願  
甚矣哉窶

首縣驅逐出境。不准逗遛。當時門房就叫了幾個衛隊上來抓我。還虧了傍邊一位張大爺。是我們的同鄉。從傍說情。說是人不親土親。聽他的口音。確是鄉里無疑。無論是騙子不是。却還無有贓證。有官卽有私。我們賣個人情。把他放了。叫他到傍處想個法子。弄兩個盤纏。趕緊的離了這個地方。豈不甚好嗎。上頭若有話說。有我一面全管。看光景這位張大爺很有點力量。門上諸人俱唯唯聽命。他還幫了一吊大錢給我一個名片。說叫我到湖廣會館裏去。求求賬房。請他替我想想法子呢。他當時又從腰裏掏出了二兩銀子給我。好買飯吃。我纔能安然無事的回來呢。若不遇着這位大爺。怕此刻已經被押在陽曲縣了。那位老者聽了這番言語。面上現出一般忿恨的顏色。怒髮衝冠的罵道。世間那有這等忘恩負義的人。全不知飲水思源。他這乘大轎是怎麼來的。竟這般的味良絕情。老同鄉你也不要哭了。你總哭死也是無濟於事。那位張大爺就是我的朋友。我就託他替你疎通的。看這個光景。以定是上頭昧了良心。他也是無從爲力。纔送你二兩銀子。叫你到湖廣會館。想法張羅幾兩路費。好在有他的名片。還可以不至落空。我就同你去到會館走一躑看是如何罷。你如今料也餓了。先叫兩盤

人爲善之  
難也

張門上任  
怨濟人難  
得難得

老殘遊記 下編 第三十七章

四

點心吃吃。我們再去。遂招呼堂倌去端了兩盤包子。兩人同吃。尙未吃完。忽見從樓梯上走來一個十五六歲的童子。生的眉目如畫。其時正在七月天氣。身上穿一件雪青紡紬大衫。套着個跌綾夾紗的背心。縵鞋白襪。匆匆而來。見了那位老者說道。施大爺。還在這裏甚好。張大爺叫我來送個信兒。說是若不在此處。還叫我趕急到貴寓去找呢。老者急問可有甚麼要緊的事嗎。小童指着那個少年道。大約是爲的這位的事。有信在此。一看就明白了。說着話時。從懷內掏出一封書信。遞與老者。老者折開一看。臉上的顏色遽然改變。說道。你回去上覆大爺。就說我知道了。這件事不但本人感激大爺再生之恩。連老漢也感佩不盡了。我這裏趕緊想法。打發他速出太原便了。那小童說道。你老人家不可遲疑。愈速愈妙。我要回去了。說罷下樓而去。那個少年見小童已去。便問老者道。他這信上說的甚麼呢。老者歎了一聲。說道。他那裏一派陰毒。要做那下井投石。趕盡殺絕的事情。你看看就知道了。說着話時。已將原信遞過。那少年接去。一看。登時唬的面無人色。跪在老者面前。求他搭救性命。兩眼淚如湧泉。只得是未放悲聲。那老者着急道。你快些起來。這是個甚麼地方。若是走透了風聲。那還有你的命。

老殘不計其然  
更耐不得  
觀其不計  
出頭不計  
利害難古  
來任以之  
士無以過  
也寫的更  
有聲有色

嗎。我此時心亂如麻。並無想出甚麼善法。只得你先起來。我們再慢慢的想個法子。脫了他的範圍就好辦了。那位少年只管跪着哀求。不肯起來。老者更是着急。此時傍邊吃茶的人不知何事。俱過來圍觀。老殘素性豪俠。見義勇為。覩此情形。已知這人必有負屈危難之事。像是那老者力薄不能護庇的光景。不覺感動了自己的義膽俠腸。便走至近前向那個少年說道。你這位少哥。有何事情。且起來再講。何必叫這位老人家着急呢。你看看這個地方人眼過多。不知是爲的甚麼。大家難以爲情。那少年哭了一聲道。先生救命呀。老殘不知就裏。慨然道。有話起來商量。但有能爲力之處。我也情願帮忙。那老者將老殘看了一眼。說道。老同鄉。你起來罷。這位先生也是南省人。諒來可以濟困扶危。此處非說話之所。且同到我的寓處。再拏主意救你便了。少年一聽。給老殘磕了個頭。站將起來。請問老殘的姓名。老殘道。你且不要性急。到了老先生那裏。我告訴你不遲。又問老者道。尊寓到這裏有多遠呢。老者答道。不遠不遠。遂會了茶資。邀着老殘要走。老殘也就會了茶錢。隨着下樓出門。少年跟隨在後。出了茶樓。一直往西。到了十字大街。向北轉彎。又向東一拐。一條小巷內。走無多遠。有一所小小的院落。老



寫切恚恩  
無人報極  
形其狠毒  
之容者乃  
仕途當此  
險耳即陰  
足徵作者  
忿時嫉俗  
以心藉之  
也發洩之

託張某爲之疎通。孰料胡公味良不認。張某放紹先走後。胡怒氣不息。必欲飭陽曲縣。擊回重辦。張某來信招呼。速打發紹先離開太原。免遭不測。施老又把張門上的來信。遞給老殘看過。老殘發恨道。這樣負義的人。世間少有。據兄弟看來。還是打發陳兄離開此地。免生意外方妥。不知老先生是何主見。施老道。誰不是這個主意呢。但兄弟兩手空空。又不敢到湖廣會館想法。如何能走的了呢。老殘道。這倒不難。兄弟本意是想到院上去拜拜這位胡君。託他照應照應。在此行道。今知其爲勢利小人。實不欲與其周旋。明早兄弟就要速離此地。去到西安。兄弟孤身一人。又無同伴。陳兄如願回鄉。就與兄弟做伴回南。豈不甚好嗎。一切路費全不用陳兄費心。一待到陝之後。至多住上兩月。就要回南。趁便帶他回鄉。並不費事。陳兄你可願不願呢。紹先聽了。連忙跪在地。下。磕了三個頭。說道。蒙鈇先生救我的性命。此恩刻骨難忘。老殘急急扶起說道。願便攜帶。算不了甚麼。遂從腰裏掏出來四兩餘重的一個錠子。遞與施老說道。還得請老先生費心。替他買兩件粗布衣服。仍留他在尊處再住一宵。兄弟寓在東轅門外晉升棧內。你老明日頂早。領他到那裏。一齊動身便了。天也不早了。我要回棧房去呢。施老

藉施老道  
謝之言反  
憐胡撫之  
惡筆鋒可  
見

巨靈壁山  
之說甚屬  
不經孰意  
可尋遺跡  
可尋遺跡

謝道補翁慷慨好義。萍水相逢。竟然拯他於水火之中。老朽忝與桑梓。却絲毫不能爲力。真是愧慚無地了。老殘道。四海之內。皆兄弟也。濟人之急。何在同鄉不同鄉呢。老先生非不重義。但心有餘而力不足。無可如何耳。遂起身告辭回寓。當日晚間。算清房飯賬目。一夜無話。次日黎明。剛纔起來。施老帶領陳紹先已經來了。老殘梳洗已畢。一同用罷早飯。當槽的牽出驢子。背好行李。出了客棧。施老諄諄囑託。送出城門。作別而去。老殘一想。自己騎驢。叫紹先步行。覺得難以爲情。遂用驢子駝了行李。兩個隨着緩步在後。直奔西安的大道走去。走了兩天。到了絳州地界。漸漸的山勢險峻。道路崎嶇。步下十分吃累。便僱了一頭驢子。叫紹先騎坐。一來可以省力。便藉趕脚的引道。也免得走了差路。如是夜住曉行。一路遊山玩水。經天柱山。登太華少華。遊老君洞。蓮花峯。峯頂有池。生子葉蓮花。服之可以羽化。因名華山。又有玉女祠。祠前有石臼。號曰玉女洗頭盆。白中水色碧綠澄澈。相傳雨不加溢。旱不減耗。誠仙跡也。其山下臨黃河。與河東首陽山對峙。壁立。世傳兩壁原本一山。當河之衝。河水過此。曲行。河神巨靈以手擘開。其上以足踏離。其下分而爲兩。以通河流。今觀其手跡於華嶽上。指掌之形具在。足跡

之奇不可  
思議

之形。則在首陽山下亦甚顯。然殆非人力所能摹仿可見古書所傳未必盡屬子虛。惟其理不可解耳。在山廬雲臺峯雲臺觀住凡四日。卽下山前進。路輕一處地名天井。係穿洞口而過。其路之狹。僅容人行。迂迴盤曲而上。可高六丈餘。山上有涓滴細水流入井中。亦不露濡人衣。出井望空視明。猶如在室內窺窗一般。由此前進。道經秦嶺。地東接潼關界。懸崖疊嶂。徑多紆曲。頗有歌行路難之概。過此道路稍覺平坦。其時方屆中秋。因地近沙漠。天時比關裏迥異。早晚之間。須着絮衣。這日到了西安城裏。但見六街三市。人煙稠密。街衢寬闊。肆廛連雲。長安爲累朝建都之地。果然是風俗華美。人物富饒。市面非常熱鬧。老殘性情不愛繁華。遂叫陳紹先牽着驢子。自己跟在後邊。越過生意繁盛之區。覓了個清閒地方。尋得一所客棧。在門外問裏邊有清靜房屋。纔將牲口牽了進去。當槽的急忙照應生意。卸下行李。牽到廂房之內。將牲口牽進後槽棚內。拌上麩草。反身回來。沖茶倒水。預備點心。老殘用罷。見天氣尙早。遂走出店外。順着大街閑逛了一回。見路傍一個茶館。坐北朝南的五間高樓。招牌大書條梅茶樓四字。老殘一想。塞北風高。故樓閣甚少。此處獨有高樓。且以條梅名之。必是取秦風終南何有



有條有梅之義。樓上定可以覽盡終南勝概。遂信步走上樓去。見四面俱是玻璃窗。榻子桌椅乾淨。細磁壺盞。座客如雲。茶香撲鼻。便挨至南窗之下。檢了一副座頭坐下。茶博士過來問道。先生可是吃南茶吃西茶呢。老殘道。南茶是什麼。西茶是什麼。茶博士說是南茶各種俱有。大概關裏的人。是吃慣的。如福建的鶴嶺。陸州的鳩阮。浙江的龍井。徽州的祁門。烏龍。六安的兩前。西茶有蒙頂。火前。茶。綠。昌明。武夷。茶。俱出蜀地。本處人多嗜之。老殘道。南茶是我常用之品。就與我沖一壺綠昌明罷。博士答應一聲。沖了一壺茶來。放在桌上說道。此茶採自清明之前。亦名火前。因清明禁火。故名。得春氣最早。比南茶性堅而味苦。必須沖上悶一點鐘的工夫。色味纔足。請悶一悶再沖罷。老殘點頭。站起。走至玻璃窗下。向南一望。遙見千峯壁立。萬壑雲橫。巍峨崔嵬。儼若翠屏。遂不知不覺的信口朗吟。唐太宗終南山句云。疊松朝若夜。複岫缺疑全。三復不絕。此時吃茶的客人。見老殘在窗子前呆呆的站着。口裏不住的念念有詞。俱誤認爲瘋魔。呼的聲圍上多少的人觀看。因老殘吟詠詩句。是蘇州口音。陝西人一字不懂。致有此誤。老殘見了。已知其意。故意的洋洋不睬。搖頭擺膀的高聲吟哦。引的衆人歡呼喧嘩。

老殘吟咏  
以口音不  
清惹起衆  
人誤會却  
又明知却  
是故抖之  
趣人趣

茶客一時大亂。老殘正在揶揄大眾。忽聞人叢中有人大聲叫道。哎呀。補殘兄你從那裏來哪。不知此人爲誰。且聽下回分解。

異鄉落魄。最是可憐。在施尙義貧寒之人。只有盡力託情。爲作引綫。照應鄉誼。可謂盡情矣。偏是有權有勢之人。且受人恩德者。只須略一引手。卽可以出人於水火之中。而登諸衽席之上。却偏偏的不肯援引。且更昧良。作以怨報德。下井投石之行。喪心負義。聞者傷心。老殘賦性豪俠。又豈肯與勢利小人周旋哉。其慨然救拔難人。不脫冕而行。固意中事耳。可見當年仕途之黑暗。非瞞心昧己者。不能作官。非毒如蛇蠍者。且不能作大官也。有此大吏。而欲得正士助理。不亦難乎。可歎。寫一路遊山暇逸之至。

---

老殘遊記 下編 第三十七章



第三十八章 鉄補殘受聘爲經理 王興漢張筵悅嘉賓

移花接木  
毫無痕跡  
毫思之巧  
令人無從  
捉摩

少見多怪  
徒落個好  
無意思堪  
戒爲恍之

話說老殘因望終南山的景致。一時高興。朗誦了兩句唐詩。土人不懂江蘇口音。誤認爲瘋顛。一時茶客哄然聚觀。圍繞多人。喧嘩之聲。震動滿屋。忽從人叢內揆進一人。招手大叫道。補殘兄何以在此呢。我到處通函相邀。未得復音。今日却不期而遇。可爲巧極了。老殘抬頭一看。不覺大喜說道。他鄉遇故知。幸甚幸甚。振華兄幾時來的。貨物可辦齊了嗎。那人道。兄弟來的却是不晚。已經到此兩月有餘。只是貨物不能應手。還不知何日纔能發貨呢。老殘遂邀他走至茶桌跟前。對面讓坐。端起壺來。斟了兩盞綠昌明茶。那人道。且慢。還有一位朋友。坐在那邊待我去招呼過來。在一處坐罷。遂站起身來。向人叢中揆了出來。茶博士也就過來沖茶。說道。先生因爲何事惹的衆人聚觀。老殘道。我却不知。你去問道。他們便知明白。看的衆人。見他說話清清白白。精神爽朗。自知誤會。覺得好無意思。俱一哄而散。老殘不覺好笑。端起盞來一看。甌浮綠乳。香薄幽蘭。啣了一口。只覺得一縷清香。浸人心脾。舌本回甘。津生滿口。遂極口讚道。真奇品也。名不虛傳。說話未已。只見那位朋友相偕一人向這邊走來。原來那位朋友。也是蘇州

雖有管樂之才，非資養之勇，不能得緣，所以志士灰心，古人得者，亡清祚，有以也。

人氏。姓管名斯立。表字振華。在蘇州閶門外。開了一座皮貨店生意。甚是發達。近年來。又在上海設了一座分店。也是十分興隆。此人與老殘性情相似。頗留心時事。當年老殘與劉仁甫等。結交海內志士。以備國家緩急。他也在內。後來見權奸當國。雖有管樂之才。資養之勇。非資緣俸進。不能上達。所以志士灰心。解體渙散。各歸鄉里。擇業謀食。劉仁甫隱於農。老殘隱於醫。管振華隱於商。他雖則廢然歸隱。而愛國之心。猶不去懷。年來以生意發達。便想出一個振興實業挽回利權的法子。同了一個大富的朋友。商議集股開辦紡織公司。仿造外洋法子。改良國貨。本金一百五十萬。如今股本集成。在上海開辦。房子尙未造成。而出洋定辦機器。調查工藝。以及辦理章程。聘請外洋教習。各等事件。最爲要緊。必須有精明幹練之士。纔能充當此職。無奈各處物色。未得其人。後來文章伯回南。彼此會晤。始知老殘與祝清虛。偕遊泰山。寓於悅來店內。專函相邀。未見回覆。後來到文宅問信。說已進京。館於翁府。去信仍是杳然。他這皮貨生意。年年六月。就得到口定辦貨物。本號內。俱是管振華親身作客。論來如今。他有這個公司的事體。纏擾本不便出門。他因憤重生。意起見。不肯換人。仍是親身前往。不料於無意之

中竟得會晤。自然是喜出望外。當時邀着他的朋友來會老殘。老殘一看。見那人年約三十餘歲。生的方面大耳。鼻直口方。相貌極其厚重。老殘連忙站起。與那人彼此一揖。各歸座位。管振華說道。你們二位諒不相識。待我來引見。引見。指着老殘向那人道。這位就是我常說的那位鉄補殘兄。由山西遊歷到此。那人笑道。久仰久仰。不期而遇。可爲天從人願了。老殘道。豈敢豈敢。請教尊姓台甫。振華代答道。也非外人。本來同鄉。他乃徽州人氏。在此地開設了一座蒸行生意。十分興旺。他姓王名興漢。號國輔。近來與兄弟發起了一行生意。業已成局。尙未開辦。今日得見補殘兄。這事情就有了把握了。老殘一聽。糊裏糊塗的不知所云。遂問道。你們兩位合夥生理。與我有甚麼相干。怎說見了我就有了把握。這是個甚麼理由呢。倒要請教請教。管振華道。自然要把此事的內容與你說個明白。但此地非講話之所。待吃罷茶。我們三個同到輔國賢弟那裏。再細細的談論不遲。遂又問老殘由京至山西所遇如何。幾時到的。此地住在那裏。老殘便將到京以後的事。略談梗概。兩人一齊讚道。補殘兄任俠發于天性。真是人不可及。管振華又問道。這位陳君。現在那裏。其人品性情如何。老殘道。就在寓內。因到的時候。

管振華聽  
得陳紹先  
落難之由  
即勤仁愛  
之心不愧  
為老殘故  
交

天氣尙早。兄弟偶出閒步。怕他困倦。沒肯邀他出來。他的品學性格。還不失爲舊家子弟。行爲尙不苟且。管振華向王興漢說道。補殘素以俠義爲重。我想救人須救徹。他之到山西借助這位不義的胡君。原是爲家貧無路。指望山東還有故舊。想在仕途瀾碗飯吃。其情也甚可憐。補殘兄已救了他的性命。若是僅僅把他帶回家去。不替他謀個衣食之道。還算是一件憾事。何不就成全他到底。我們直截了當的把他帶到上海。派他在公司裏辦事情。豈不更好嗎。王興漢道。大哥所見甚是。就是這樣辦罷。此時茶也吃了幾開。遂付了茶賬。一同下樓。走無多遠。已到王家煙店。門口裏豎着一塊通天招牌。黑底金字。大書王泰興專辦蘭州露葉。自造黃絲青條各種名菸發客。臨街一排五間門面。櫃上的人忙忙碌碌的裝箱打包的打包。還有掌秤的。用紙包的。號箱好的。來往搬移的。報數目的。記賬的。上上下下。不下一二百人。果然是生意興隆。局面宏大。王興漢將兩人讓至後面客廳之內。早有店裏的小官過來照應。送煙倒茶。張羅了一回。管振華纔把集股一百五十萬。在上海開辦紡織公司。現在股本已齊。房子尙未造成。惟有出洋定辦機器。聘請教習。調查工藝。及辦理的章程。各等事件。非有精

無精明強  
幹之人此  
辦事誠不  
能

以愛國公  
義之託諸  
事無不允  
良友斷其  
足見相交  
有素知性  
故也是之  
謂知己

明強幹的人物。不能充當此事。這個生意。是爲愛國開化之舉。必須辦理發達。我國之人。纔能信服振興實業。可以抵制洋貨。杜塞漏卮。從此不再利權外溢。中國庶幾乎日見富強。若是辦理不善。虧損本金。我國人風氣未開。勢必視爲畏途。豈非於實業前途。反添了一層障礙嗎。故斟酌聘請此人。極爲緊要。兄弟曾與章伯商議。欲請吾兄屈就此席。章伯恐兄不允。未敢專主。小弟素知吾兄關心時事。愛國急公。這件事情實以公義爲懷。與強鄰商戰。吾兄聞之。必然贊成。所以抖膽專函寄泰安府西關悅來店相邀。未蒙賜復。既詢章伯。纔知吾兄已至京城。館於翁府。去信仍是浮沈。不期今日相遇於此。這可算是天從人願。所謀順遂了。兄弟與輔國賢弟爲發起人。集股章程。已經抖膽借重大名爲總經理了。我弟兄知心有年。或不怪小弟做事擅專嗎。老殘聽了。遲疑了半晌。說道。振華兄。雖然是熱心公義。但這件事做的未免有點毛失。我們弟兄素知性情。固無不可商量的事。然也要候我個回信而後列名。這個紡織的工業。兄弟一毫不懂。如何能以經理。就是出洋採辦機器。聘請工師。調查一切。全行茫然。這不是強人所難嗎。據弟看來。此席爲第一要義。不可不真。以美錦令人學製。可使得嗎。還請慎重纔



既學爲總  
經理凡百  
庶務雖東  
平章雖東  
越不能撥  
越信行而  
立爲耳直  
如澆高登  
豪拜將相  
似可爲善  
於用人者  
矣

王與漢也  
極慷慨可  
謂方以類  
聚

好振華道。此事已經生米做成熟飯。還有甚麼說的。總而言之。泰山可移。此事不能更改。既是推兄爲總經理。一切庶務。全仗大才布置。兄弟們不敢攙越。吾兄縱然賜怪。也要看往日的交情。委曲俯就。况兄素以急公好義自任。尤不當推諉。老殘見推辭不掉。且振興實業的事。也正合其心意。遂說道。既是承諸位兄台謬加賞識。我也不敢過於自外。唯恐材不勝任。貽誤匪輕。何如。管主二人見他已允。遂一齊說道。吾兄不要過謙。既蒙俯允。還須請早日言旋。布置一切。不知此地還有甚麼公幹。可能從速了結嗎。老殘道。兄弟今日纔到。却也無甚事情。原擬在此小住兩月。即赴四川遊歷。再折回東。小湖廣把陳君安置妥當。順長江返里。如今既有此舉。便可即賦歸與。今日天色已晚。由弟暫別回寓。明早弟將陳紹先帶來。二位看看。如能令他進公司效力。就叫他寫封家信。稟明其母。也好放心。如不堪造就。兄弟還要迂道送他到湖廣。纔算全始全終呢。王興漢聽說此話。讚道。怪不得振華哥哥每每稱道補殘兄慷慨好義。即此事可見一斑。我們一百五十萬的工業。局面也不爲小。何在成全一人。不但弟等不須驗看。連吾兄也不必留神了。量材器使可也。老殘見說。遂應道。如此也好。兄弟暫且失陪。明朝再見。

罷。王與漢問道。補殘兄。寓在那個客棧呢。老殘答道。我也不知地名。由條梅茶樓向東。往南轉彎。不多遠。就是名聯升客棧。與漢道。明晨小弟同管大哥過去請安。就請把行李搬到這裏。早晚談談。覺得方便一些。老殘道。三兩天就可起程。也費不了許多。何必再移動呢。管振華插嘴說道。不在花費多少。小弟也住在這裏。補殘兄移住此處。還有多少事情大家斟酌。若是住在那邊。很多不便的去處。老殘一想。此話甚是。近理。遂說道。兄弟做事。無可無不可。既蒙吩咐。敢不從命。請二位也不必勞步。我收拾收拾。自己移來便了。王與漢道。補殘兄路徑不熟。還是我們兄弟兩個前往引路的是。老殘也不再辭。起身告別回寓。到了客棧。已是上燈的時候。當槽的見了。說道。先生去看朋友來嗎。可見着了沒有呢。老殘道。幾位朋友全已見過。拿飯來吃罷。當槽的應了一聲。來了。向外而去。轉眼間。走將回來。把托盤放下。排下兩分杯筷。四個菜碟。四個中碗。一壺白酒。兩人用飯已畢。當槽的撤去碗盞。沖上一壺茶來。即向前頭去了。老殘遂向紹先說道。今日我出去閒遊。遇着兩位同鄉。邀我去到上海。我打算三兩日內就要回南。不知閣下的意思。可是要由此回府。可是還有別的門徑呢。紹先歎道。落難之人。蒙恩救拔。

陳紹先不  
肯回家。頭  
隨老殘。被  
鐵足見。立  
激發奮之  
志。騰廢之  
情。執待子  
弟之中。如  
此。矯矯者  
少也。

不啻重生父母。情願跟先生爲興臺下隸。藉報萬一晚生家徒四壁。就回家去。也無生理。既先生有朋友相邀。晚生願隨鞭鐙。老殘道。如此也好。便將自己應了。管王二人紡織公司的經理之聘。明天先移寓泰興菸店。商議妥當。就要起身。你先將隨我到上海。創辦紡織廠的情節。寫封家信。稟明令堂。候我起程之時。同到上海。再給你位置個相宜的事情。只要我能辦理得法。生意發達。你也就有個出頭之日了。紹先聽罷。千恩萬謝的歡喜非常。過了一宵。次早剛纔起床。管王二人已到。當槽的引至門外叫道。鐵先生起來了嗎。有朋友來探望你哪。老殘聞言。連忙開了房門。笑道。二位兄台。何必定要勞步呢。快快請裏邊坐罷。二人進來。深深一揖。老殘連忙還禮道。我們一則鄉誼。已經不當客氣。况如今成了一家人了。尤不當拘拘於俗禮。小弟打算梳洗一畢。就作不速之客。竟承先施。何以克當。遂向紹先說道。這二位就是我昨說的那管先生與王先生。你快來謝謝成全你的大德罷。紹先聽了。急至二人座前。躬身施禮稱謝。管王二人連忙還禮說道。這全是鐵先生成全閣下。我兩人有何德呢。此時當槽的已將茶水沖來。陳紹先倒了兩盞。送至兩人面前。老殘淨過了面。過來奉陪。管振華說道。不勞陪坐。就

極寫店小  
二勢利形  
容末世之  
風

請收拾行裝。我們去罷。老殘令紹先把當槽的叫來。還未講話。王興漢搶着說道。這位。鈇先生是我的同鄉。至好。我要把他請至我那邊去住。所有的房飯錢。你到櫃上。掣罷。王興漢乃有名的富商。說話是靈的。當槽的滿面陪笑說道。既是你老人家的朋友。應當代勞照應。不敢提錢。王興漢道。不要客氣。請你們賬房裏開個條兒去拿就是了。老殘說道。這點小事。兄弟就此開銷了。不省事嗎。輔翁何必定要費心呢。興漢道。算賬還得耽誤工夫。不如叫他自己去拿的捷便。遂向紹先道。閣下快幫着收拾收拾。叫他這裏的人送去。老殘說道。不須叫人。我還有騎來的一頭毛驢子。可以駝得遂親自動手。紹先相幫。將行裝收理齊楚。綱將起來。命當槽的到後邊把黑驢牽出。將被套搭在驢背。叫紹先牽了驢子。走出客棧。三人隨在後邊。轉彎抹角的走了多時。到了泰興菸店門外。王興漢將他叫住。早從店裏跑出了兩個小官。把韁繩接過。牽進店去。管王二人讓着老殘與紹先走進店去。過了幾進房子。另有一個院落。奇花異草。布滿庭除。內有三間小廳。收拾的十分清雅。原來管振華就住此處。占了一間。小官們便將老殘的行李搬到對面房裏。王興漢叫道。管大哥。你陪着補翁談談。我到前邊照應照應就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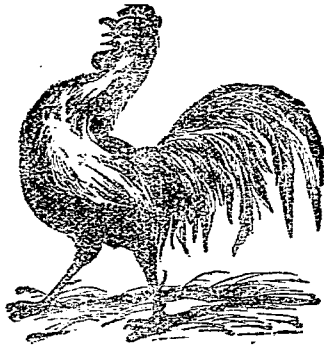
老殘道。輔翁請便。兄弟既住在這裏。就不要客氣了。興漢笑了一笑。便走了出去。老殘將行李打開。鋪陳已畢。小官送進茶點。管振華相陪用罷。又談了會紡織公司的事。管振華道。房子正在修蓋。十月邊可以完工。年內總得開辦纔好。這裏所定的皮貨。八月內定可交齊。兄弟打算着貨物一齊。就要速回。約在九月底可以到家。補殘兄還是候兄弟一道回去。可是先走呢。老殘說。兄弟已三年未曾到家。今有這件事情。還要出洋。不能不回家看看。打算先走一步。到家料理料理。候吾兄返蘇。大家同至上海再議。振華點頭道。這樣也好。少時輔臣進來。再同他計議便了。兩人正在閒談。進來一個小官。說是皮作內前來交貨。請管大爺出去收貨。振華也就去了。直至天將過午。管王二人一同走來說道。失陪失陪。彼此就坐。忽見幾個小官。走將進來。調開桌椅。擺下四分杯。筷。隨後又送進酒來。擺上四個水菓盤子。四個拚盤。老殘見是酒席。遂說並非外人。輔翁何必費事盛設。倒教兄弟心裏不安。興漢笑道。忝屬鄉誼。相遇於數千里外。若不稍盡東道之情。小弟的心裏可是能安嗎。說的大家一笑。不知四人酒席筵前有何話說。且聽下回分解。

與老殘接  
風一節必  
不可少

寫管振華心存愛國。振興實業。集股開辦紡織公司。仿外洋的辦法。改良國貨。以挽利權。不失爲海內志士。與老殘舊交莫逆者。全是回顧第七章。老殘敘其少年時留心國難。所聯絡之人才。因見朝廷不能任用正人。各人散去。感傷野有逸賢。朝綱不振之意。

凡事開創極難。因人情多沿習故常。偶有翻陳出新之作。則人皆觀望不前。目爲輕舉妄動。諒無成就。此無他。乃吾國人因循成性。不知奮勉之過也。故管振華深慮此舉。必須發達。可以開通風氣。振興實業。利國利民。否則反爲進行障礙。以此知其留心世道。慎重經理之選。

美錦不可令人學製。說得何等鄭重。有此經理。用人必不至濫。庶務自無曠廢。尙有不舉之事乎。



老殘方纔  
就聘便不  
肯因循以  
股本收齊  
俟工廠修  
竣即宜開  
辦。延緩則  
有礙名譽  
足見俠義  
無不認真

### 第二十九章 受職還鄉闔家歡聚 購機聘匠親泛重洋

話說老殘在菸店之中暫住。當日王與漢與老殘接風。筵席豐盛。飲酒中間。講起回南的話。老殘道。既是股本已齊。房子也將近完工。不可遲疑。即當及早出洋。採辦機器。聘請工師。急起直追。倘恐曠廢時日。若是因循延緩。必誤開辦時期。與公司名譽大有關係。據兄弟的愚見。滬上的事情。此刻還無關緊要。振華兄貨物交齊。趕回蘇省。即駐滬暫為經理。兄弟日內起身。回家略為摒擋俗務。就到滬察看一切。前赴東洋買辦機器。聘請工師。調查一切事件。計兩月餘的耽誤。可以回程。庶不誤年內開辦。振華道。今日之事子為政。請斟酌辦理。弟等無不從命。老殘就要次日起程。王與漢不肯強留一日。到了第三大清早。老殘招呼紹先將驢子背好鞍轡。與漢見了心理一動。遂讚道。補殘兄這條驢子。乃千里足。詢堪鬥虎。龍種也。一人騎此駿足。一人步行。如何能以走路。弟有一騾。日行可五六百里。振華哥哥頗為羨慕。弟以江南多係水路。不必專恃脚力。故未奉贈。今為補殘兄路上不便。即將此騾奉贈。振華哥哥。順便託陳紹先兄騎去。豈不是一舉兩得嗎。振華道。如此更好。愚兄倒要謝謝了。王與漢道。從前哥哥欣羨此騾。



弟非慳吝。以爲哥哥無用他之處。故未遽允。如今倒用着他了。因此相贈。遂吩咐小官去取鞍轡。又有兩個小官把騾子牽出。老殘一看。高有五尺。長逾一尋。渾身青色。密排菊花斑點。果是神駿之物。遂問紹先騎牲口的本領如何。此騾頗不易騎。若是沒有這般工夫。怕是降伏不下。紹先道。敝省一動就是乘船。那有騎牲口的本領呢。老殘道。你不能騎。就騎驢罷。我騎這頭騾子便了。但驢子過快。不可催他。怕我落後。追趕不上。紹先答應道是。振華道。古語云。南人乘船。北人騎馬。真是不錯。王興漢道。這是各人的本領。難道說蘇州不是江南嗎。振華道。補殘兄是寄籍蘇州。他本籍是徐州府呢。興漢道。怪的補翁性情慷慨。原來是北方性體嗎。老殘遂令紹先將行李分作兩分。被好牲口小官送上飯來。兩人用過。小官牽着騾子。紹先騎驢。走出店門站住。管王二人送至門首。彼此一揖。老殘與紹先上了牲口。把手一供說道。到滬再會了。遂順撲大街。出東門而去。老殘因驢子脚步太快。遂跨騾前行。叫紹先騎驢隨後。自己加了一鞭。那騾子把腰一塌。放開脚步。一響小跑。有四五十里方纔停住。回頭看那驢子。緊走緊跟。漫走漫跟。只相距數十步。遠近並不曾落後。老殘與紹先說道。看來這匹騾子的脚步。比驢差

寫姑姆憐  
愛環翠正  
寫其姑任  
情切處

的多哩。你騎着可不吃累嗎。紹先道。牲口身个小。也還可以勉強騎得。老殘道。既是勉強能騎。我們今日趕進潼關如何。紹先道。使的使的。兩人一邊說話。一邊把兩膝一頂。那驢子又開了腿。話休煩絮。緊走一程。緩步幾里。當晚竟自進了潼關。投宿旅店。次日一早上路。當日住信陽州。第三天到了漢口。陳紹先發過家信。次日搭了輪船。一直順流東下。到了鎮江碼頭。兩人牽了兩條牲口。下船登岸。由旱路到了蘇州城裏。回至家中。將行李卸下。暫把兩條牲口拴在院內。喂上麩料。將陳紹先安置在客廳裏。暫爲休息。老殘這纔進房。與妻子敘談家常。並三年在外所遇之事。其妻問起因何納寵。老殘從實相告。其妻道。此女還好。在姑姆那裏。極蒙老人家憐愛。他却要常常回家。只是不能多住。就被姑姆派人接去。我倒也捨不得他。無奈老人家不肯放他回來。你這會回家甚好。就叫孩子們將他叫回家來便了。老殘道。這却不必。一來是我得先到姑姆跟前請安。再則是我此次來家。不能久住。不過只有十天半個月的住頭。就要到滬去的。其妻驚問何事。老殘遂將現已就管振華的聘。爲上海紡織公司的總經理。過幾日去到上海看看。還得親到東洋。買辦機器。聘請工師。調查一切章程。大約十冬月內。方能

爲妻子者  
但聞家長  
得着好事  
莫非至歡  
三年方回  
虛不暇出  
重須遠險  
浪勞爲子  
親計雖至  
親如夫妻  
膜子却不  
世情之類  
歎令人可

回來。妻子聽得此事。無一不喜。歡非常。不多時飯也好了。遂吩咐娘姨送至客廳。親自出來相陪用飯。遂與紹先商議。將牲口送到管振華皮貨店內。便把他也安置在彼。候振華回店。再跟着他去到上海。紹先唯唯聽命。飯罷。老殘帶着一個兒子。同紹先牽着騾子。一同出門。到了皮貨店內。將情形說了。店中夥計。卽把騾子牽了進去。將陳紹先也留在店中。老殘遂帶着兒子。到了文府。門上家人見了。出來迎接請安。問道。鈇少爺回來了嗎。幾時到的。老殘道。剛纔進城。吃了餐飯就過來了。早有別的家人上去報信。老殘向裏正走。文章伯已自迎出。彼此請了個安。章伯道。表兄前幾天來信。不說是要到川陝嗎。怎回來的。這等快呢。老殘道。這就是從陝西來的。纔到了不多的工夫。姑姆好麼。章伯道也還康健。兩人只顧說話。忽見從上房裏跑出來一個娘姨。高聲叫道。老太太叫請鈇少爺到上房裏再談。老殘聞命。急走幾步。進了後堂。見老太太早已坐在木坑上邊。那裏等候。環翠侍立於傍。老殘走至跟前。跪在地下。叩了三叩。老太太走下坑來。親手扶起問道。鈇我兒。你幾時來的。老殘回道。剛纔來到。就過來請姑姆的安。老太太朝着章伯說道。快讓你哥哥坐下好談。老殘領命坐在傍邊。章伯對面相陪。環

若是做的  
事不對老  
大的心  
思仍舊在  
外朝秦暮  
楚便能不  
將環翠送  
還在家伺  
候乎老人  
家失言矣

翠這纔過來請了個雙安。問道：老爺一向在外，身體可平安嗎？老殘道：託天之福，却也無恙。遂向老太太說道：環翠在此，多勞姑姆的神思。姪兒心中倒覺不安的很。如今姪兒又就了管振華的聘，爲上海紡織公司的總經理。還要親到東洋買辦機器，聘請工程師，調查一切章程。姪兒在家不過住十天八日，就要動身到滬。經理一切，遂即要出東洋。辦理諸般事件，大約兩月內外就可回滬開辦。章伯插言道：聽說紡織公司招集股分不少，究係成本若干呢？老殘說：共集成本一百五十萬元，現已交齊。房子現在起造，計十月內可以完工。愚兄係在西安見到管振華，纔定了此局，所以必須趕赴東洋辦妥一切，以備年內開辦。若是因循延宕，於公司名譽大有關礙呢。老太太聽了，說你這件事做的倒還對我的心思。比着終年在外飄流，朝秦暮楚的勝過百倍。我今天就把環翠送了回去。在家伺候幾天，待你動身之後，再叫他回來便了。老殘道：他們嫡庶已經見面，聽說也甚相得，留他常住在家，却也很好。何必再煩老人家費神呢？老太太道：環翠這個孩子，性格柔和，又極孝順，很得人痛愛，不但不叫我費心，且能令我開心呢。你如今來家，我不能不叫他回去。你動身以後，還得叫他來與我作伴。現在我是離不

一家五口  
三年來吃  
得一桌圓  
圓筵席真  
是闔家歡  
樂而散盡

了他的呢。老殘也就不敢再講。在文府吃了晚飯。走回家去。文府已將環翠送到。次日老殘各處看望親友。晚間回來。他的妻子辦了一桌酒席。老殘居中而坐。左右一妻一妾。下邊兩個兒子。一家五口。吃過團圓筵席。盡醉而散。老殘在家共住十天。即整行裝搭輪赴滬。找到紡織公司事務所內。裏邊管賬的先生。早已接到陝西來信。說明總經理缺補殘。不日到滬。所內庶務。全行歸其調遣。如其赴東用款。即由銀行撥匯。莫誤云云。當時老殘進所。管賬的先生便將賬本呈閱。老殘略一檢視。便放下說道。我如今還不能接事。已與管先生說明。下月他回來的時候。先到此處代理兩月。候我從東洋回滬。再行接手辦事。你先同我去看看修蓋的房子怎麼樣了。管賬的先生聽說總經理要查工程。遂叫了一輛馬車。兩人坐了。開到小沙渡北首。見有一帶竹籬。裏邊正然動工。馬車止住。兩人下車。進內踏勘了一回。見房基業已鋪好。尙未豎柱。拏出定工的圖來一對。布置尙屬相宜。工頭聞信急急跑來。見過總經理。老殘問他幾時可以完工呢。工頭答應道。總不出十月以內。老殘又勉勵了幾句。遂上車回所。又吩咐管賬的先生到銀行匯洋貳萬元到東京。僅住二日。即趁日本宏濟丸。展輪出吳淞口。由茶山向正

在家僅住十日。在滬即留二日。勿涉險。遠泛重洋。足見辦事認真。

轉相介紹。替人辦事。此損客之長技耳。

東行其船窗戶虛明。几榻清潔。客位分頭等二等三等。書客位旅人姓名於繪面。載明開往何處。名曰出帆報告。又每食必陳一紙於几上。謂之獻立書。猶中國食單也。第三日抵長崎。山水雄傑。有類香港四圍青翠。儼如畫圖。有醫士驗病。驗後方准入口。停輪半日開行。次晨抵馬關。醫士驗病如長崎。停輪裝煤。又次日抵神戶。驗病同。又二日抵東京。館於林道三郎之家。三郎曾在中國爲理事。通華語。老殘與他談起聘請紡織工師的話。林道云。創辦工廠。工師一席最關緊要。辦理得人。即可發達。不然根基敗壞。工藝難望振興。我有個朋友嘉納治五郎。曾辦過紡織工廠。我介紹你們二人見見。託他物色幾名良師。縱然多出幾千薪俸。也是便宜。老殘聽說。便力懇通信代達此意。林道三郎立即修函。付郵寄去。過了兩天。回信到來。約兩人到橫濱相會。林道遂偕老殘附火車至橫濱。與嘉納見面。說起辦紡織工廠。聘請工師。嘉納問明開辦基本金若干。老殘俱以實告。嘉納道。如此須聘四人。一管司制綿。一管司織布。一管司收拾機械。其一則管司庶務。每人月俸計在六七百金之譜。以聘訂之日起。先付半年薪俸。計一萬五六千金。定購機器兩副。約在二十萬元上下。須付定洋四成。連聘人共要十萬之

我國也有  
機師織布  
工師然不  
局者敷行  
甚事不堪  
器工不機  
用低師本  
事起徵致  
愛國之土  
實業欲與  
漏卮挽利  
權者而利  
敢仰給不  
十萬鉅款  
送於外人  
可惜嘆人

譜補殘君所帶款項可敷用嗎。老殘道：不敷不敷。我們先聘工師，再購機器。此處只有兩萬元，暫資敷衍。我即寫信回國，再匯八萬元。不過月餘的工夫，就到也來的。及嘉納點頭，當即寫了書信四封，到河內守口驛。伊勢山田妙見町，招請工師四名。發信之後，向老殘說道：這幾個人，我俱已用過，程度頗高。三兩日內，當可到此。他等來齊，再函請你兩位駕臨罷。老殘極口稱謝，就要告辭。嘉納強留吃了點心，兩人告辭。趁晚車仍回東京，住了三日，接得嘉納來信云：四人俱已到齊，請命駕前來面議一切。兩人又趁車赴橫濱，遂聘定四人，立了合同。簽過了字，每人先交薪俸定洋二千元。餘者俟起行再付。老殘又懇請嘉納同到機器廠，畫圖樣定購機器。講明每副八萬五千元。當定兩副，交一萬元定洋。兩邊簽字。準於十一月底送到上海。候匯款到時，再交八萬八千元。餘者收到機器再付。過了上餘日，匯款已到。老殘又邀請林道三、再赴橫濱。同嘉納到機器廠將款交齊。在合同上批明：如冬月底機器不到，自十二月一日起，逾限一日，罰詳千元。也批在合同之上。諸事齊備，遂函達工師，定日起程。每人找足六个月的薪俸。各人回家安置私事。約以三日後起行。老殘又贈嘉納酬勞費兩千元。林道三、再贈千元。工

師到齊。商議搭輪回國。老殘說道。此時距開辦工廠日期還遠。屋宇尙未修齊。回國到不甚急迫。我來時係由長崎一路乘船走的水路。如今我們何不改道由高麗順着沿海邊回去呢。也可調查調查韓國的工藝。遊歷沿海各界的風景。既免重洋風濤之險。又增一番閱歷。長一層識見。四位工師巴不得到處遊歷。即便考查紡織實業。擴充智識。遂一齊讚成。先差一人到碼頭打聽走高麗的船何日開放。船行說道。西京丸掛華陽灣口。明朝就開。那人回來與老殘說明。老殘遂收拾行李。與林道三郎作別。雇了兩輛馬車。連行李一并拉到碼頭。落了船行。船行裁了船票。當晚送客上船。黎明展輪向黃海駕駛。數千里海道。不須幾日就到。這日船抵華陽灣。老殘等登岸。見埠頭雖不甚開展。却也有洋莊生意。船行旅館。富有旅館中接江的。將五人接進旅館。問明要到何處。老殘說是要到韓京去的。逆旅主人道。此處到京城極便。天天有小輪來往。明晨十點鐘開行。當天就到。老殘道。如此明早相煩主人把我等送上小輪便了。主人道。使的。一夜無話。次日早晨起來。算還賬目。茶房帶了幾個挑夫。將行李挑到碼頭。打了船票。將衆人送上小輪。老殘又賞了一塊洋錢。打發茶房回去。到了十點鐘。小輪放氣。



想見當年  
高麗受制  
人民困苦  
之情形

統制全權  
既已在握  
又欲盡理  
小民生理  
稱統盛為  
本國之福  
星亦即為  
他國之凶  
慘不忍聞

開駛。沿路停泊碼頭。上下客人到也不少。只是各碼頭荒涼的很。到了日晡的時候。已抵韓城。五人上岸。叫了幾輛人力小車。推着行李進城。見大街上也有岡警。却俱是日本人充當。兩邊店鋪異常冷落。市面十分凋敝。老殘遂叫工師上前去問巡警。何處有旅館。岡警見是本國人。格外照應。這岡送至那岡。到了一處。見新修的洋房。門上招牌是東來旅館。警兵招呼道。這是咱國裏新聞的旅館。專屬東方的旅客。他們本地的客寓甚少。咱國人沒有住的。現在咱們的統監。已經出示曉諭。說是韓人的客寓。往往欺凌外人。東西洋過客到韓京者。以此視為畏途。實於商務大有妨碍。現一月內着地方官。累令閉歇。不久此地的旅館客棧。要全變成咱國人的事業了。你說伊籐統監。不是咱全國的福星呢。那位工師問道。迫着他們閉歇。咱門的人再開。不怕他們的人記仇報復嗎。警兵道。那不會的。咱們的統監手段真高。一節一節的早將韓國的統制權。掣到手中了。如六部衙門。雖有他們的官。不過徒有虛名而已。凡事全是咱國的顧問做主呢。况且財政已歸咱們監理。審判權歸咱們裁判。你們官家無兵無餉。私下裏報復。徧地岡警。俱是咱國的人。他也不敢妄動。總而言之。他們舉國人民。好像蠶中之蠶。

網內的魚。死活還不是全在咱們人的手裏嗎。老殘聽了心裏好不耐煩。遂說道。咱們先到館內安置好了。再談罷。要知住了旅館有何事故。且聽下回分解。

老殘與章伯乍見。彼此問答。刺刺不休。乃人之恆情。詎意老太太已忍耐不住。早坐在堂前等候。差人諭令有話到上房再談。以見姑姪骨肉情切。出於天性。寫來如聞其聲。如見其形。環翠見丈夫姑姆表弟禮節已畢。纔過來請個雙安。只問一向在外身體好否。不及他事。無限深情。全在言外。其情態可想。

老殘返國。欲由高麗經過。沿海邊而回。然爲免重洋風濤之險。亦非爲遊曆各界的風景。實欲調查高麗將亡之形勢。與東三省日俄之權勢。民氣之如何耳。誠有心世道之士也。見高麗沿途碼頭之荒涼。城內市面之凋敝。以足令人傷心。既聞岡警快心之談。更是令人巨耐。



## 第四十章

### 離黍傷感通警夢

### 寫懷抱慷慨吟詩

話說老殘等進了旅館。茶房照應將車上的行李卸下。搬到臨街的樓上。開了腳價。各人揩面吃茶。歇了一會。茶房上來開飯。一切飲食菜蔬。俱是東洋風味。晚上旅館內全是電氣燈火。照的那粉白的牆壁。滿室生光。推開窗櫺向街上一望。也是通街的電燈。但向兩邊一望。各家燈火全無。早已經關門鎖戶。萬籟俱寂了。其時方交黃昏。即已罷市。商家之苦。不言而喻。老殘心中想道。箕子避周。亡命海外立國。以存殷祀。聖賢也。不料數千年後。竟滅於外人。箕子在天之靈。不知當如何痛苦呢。想罷感傷不已。無精打彩的開上窗子。躺在牀上呼呼的睡去。纔經合眼。見從樓下上來了一人。武伯裝束。皮弁執戟。走至面前說道。大王有命。請先生入朝。一見老殘甚覺詫異。問道。是那個大王。無故傳我。我是中國人。他與我不相統屬。要見我何意。武士說道。連我也不得知。先生到彼自曉。老殘心裏糊糊塗塗的。信步跟着那人出門而去。歷盡幾道街衢。到皇城門上。有軍士把守。上前阻攔。不令前進。武士袖出一紙示之。軍士即退。到了午門。武士令老殘暫立。自己先進。瞬息之時。復出來向老殘招手。老殘整肅衣冠而入。武士引至丹

講天人之  
道如影隨  
形毫釐不  
爽

箕子之血  
胤雖絕於  
漢代而箕  
子之血食  
實享至韓  
滅三皇

擲。向上一望。見正中端立一王者。冕旒黼黻。執圭。武士跪稟鐵先生請到。現在丹墀候旨。老殘遂跪叩拜如儀。自稱道外臣鐵英。朝見大王。願大王千歲。忽聞殿上侍從唱道。客卿免禮。請升殿坐談。老殘立起。鞠躬升殿。王者賜座案傍。老殘坐罷。問曰。外臣乃中華布衣。以事由東瀛返國。道經王畿。辱蒙大王宣召。不知有何吩咐。王者道。適承先生興黍離之感。念及寡人。寡人實深欽佩。特邀先生枉駕。以申謝悃。並欲質明寡人德薄。不獲蔭庇。後世子孫之原因耳。夫天地之道。進退有常。如日之朝暮。月之朔望。五星之運行。四時之更替。乃世人所習常見慣者。故恬不爲怪。獨於國家興廢之理。則異視之。以一姓享國之修短。疑其先人德澤之厚薄。豈不謬嗎。蓋人君者。代天地以行政令者也。如日月有晦明。四時有亢旱霖雨。山川有崩頽泛溢。是天地之變也。國家之興亡。治亂。固人事之變。實天地運數使之耳。總之運數之臨。非人力所能強制。寡人乃周之亡命。逋逃海外。猶得享三千餘年的血食。亦爲亘古未有的幸事。造物之待寡人者。不爲不厚。然寡人之澤。在漢代已斬了。後之祀寡人的。不過報創開國基之功耳。非似續之謂也。如今三元運會。世界維新。日本之興。亦運會使然。俾其擴充土地。雄起於亞東。

五帝未有  
此血食之  
綿遠也

當時韓民  
之畏日人  
甚於蛇虎  
寫來情形  
可憐

以與歐美成鼎足之勢。支撐環球新局耳。寡人血食。行將斬絕。然繼寡人之後者。恐亦不免。中國爲寡人祖國。將有變夏之禍。寡人種族相關。未能忘情。故邀先生略示朕兆。回國傳語當軸。唇亡則齒寒。不可不慎。亦數亦理。早自爲計。或能人定勝天也。未可知。老殘道。彼以一島而僞起稱雄。還能囊括亞洲并黃族而一嗎。王曰。天機不可預洩。有兩句古語。先生記着。細味其旨。自得真詮。老殘請示所云。王曰。大器晚成。進鏡退運耳。老殘不敢另問。再拜興辭。王仍命武士送回。剛下殿陛。被武士從後推之。偶一失足。跌倒在地。咕碌碌滾於丹陛之下。一驚醒來。見滿室電燈光亮。各工師帳幔低垂。鼾聲雷動。案上洋鐘噹噹正交十二點。如故意爲他報時刻的一般。迴憶夢境。歷歷不爽。遂取出鉛筆詳註於日記冊籍。留爲後驗。記完復寢。次早起身。用過早膳。四個工師要到本國領事署拜謁領事官。老殘候他去了。獨自一人。踱出旅館順着大街。信步閒游。單向人多的去處行走。忽見有兩個少年。站住在那裏密談。有個日本警士對面走來。兩人使個眼色。各自分頭走開。雖然走去。那兩個眼睛却不住的斜瞬着那警士。老殘凡事留神。已知其必有甚事迴避巡警。一時高興。想要偵探真情。便跟定一人。察其踪跡。

跟了一會。那人便走進路傍茶樓之內。老殘也跟了進去。見那人坐在個僻靜的去處。一張小桌。堂倌送上茶去。係兩個蓋碗。老殘已知是候那位少年。他便找了個相隔切近的座頭座下。堂倌也沖了一碗紅茶。放在自己的面前。尙未沾唇。已見那個少年來到跟前。與先來的少年對面而坐。先向各處吃茶的環視一週。遂低聲問道。你纔說平壤出了甚麼新聞。咱韓國合當該滅呢。那人說道。去年不是平壤城北岳家庄。岳懷高的兒媳愛戴。帶着小姑香鈴。到會賢庄探親。在留雲浦地方遇着三個日本人。把他姑嫂拖下車子。硬要强姦。被張讓張通哥兒兩個救下。將日本人拏住。解送審判廳審理。小姑香鈴受驚身死。其嫂愛戴自縊而亡。岳家遞稟鳴冤。廳長雷厲風。將三個日人問成强姦幼女的罪。當時斬決。統監藉此說是辦理不當。有意排外。硬將審判廳的官員撤銷。全換了他國的人。這事你老哥還記得嗎。那先來的少年點頭道是。那個又說。前有因着日人吉田。打死周忠周孝兩條人命。統監强詞奪理。反說是咱的巡警不公。迫釀人命。吉田並未抵償。反把咱的巡警遣散。換成日人。又無端監理咱國的財政。橫征暴斂。民不聊生。並縱容日人到處搶擄姦淫。民間雖受害無窮。不敢告發。遂迫出周正

農夫雪恥  
婦女報仇  
各等會名  
新奇之至  
可見亡人  
於將亡之  
時惟農夫  
婦女尙有  
生氣無絲  
毫人味也  
可嘆

秦人苛政  
而亡法與  
約在德不  
以威釋神  
人在威神  
人進銳退  
速之言可  
謂卓識

創立農夫雪恥會。與日人抵抗。又有周孝的姐姐周二娘。創辦婦女報仇會。這兩處的男女會友。熱心倡義。專與日人爲難。雖然是制的日人凶焰稍息。但伊籐博文時時想法。要除盡這兩會的人。因無隙可乘。只得暫且忍耐。誰知前幾天岳懷嵩的兒子岳公。從美國留學畢業回來。聞聽妻妹受辱冤死。還被日人將全國的財政警察審判各樣大權。俱已奪去。心中大怒。用炸彈行刺統監。不克成功。僅炸死護衛軍士及車夫等九人。自己也被炸死。如今伊籐已調察清楚。岳公行刺。乃其師候元首所差。其同學寇本良代製的炸彈。派兵密捕。候元首被鎗擊死。仇本良在逃。伊籐心尙不甘。必欲滅了大韓。改爲他的殖民地。你想咱國裏的大權。全行被他奪去。咱的皇帝官員。不過頂着個空名聽人吩咐而已。這週三千餘年的古國。直弄的朝不保夕。自己無權。又無兵無餉。還不是任憑人家要如何便如何嗎。兩人纔談到奮激之際。只見走進了兩個日人吃茶。這邊也就不言語了。老殘想道。秦人苛政。禁黔首不敢偶語。盡收天下兵器。鑄金人十二。置之金馬門。然不二世而亡。漢高入關除秦苛法。與民約法三章。遂定天下。以此衡之。願在德不在威也。神示進銳退速之言。要非無因。專尙功利。豈是持久之道呢。遂



開了茶賬。快快回旅館而來。到了館中。工師俱已早回。見老殘走來。一齊說道。已經過了十二點鐘了。大版一人到何處去來。老殘道。在街上閑遊了一回。遊覽遊覽異國的風景。又到茶樓吃了一回茶。估量着諸位也該回寓。我纔回來的。諸位用過中飯沒有呢。四人道。專候大版回來開飯呢。有位工師將鈴一拉。堂倌便跑上樓來問道。可是要開飯嗎。老殘點頭。堂倌去不多時。送上酒飯。大家用罷。各人喝了一盞茄啡。散坐閑談。老殘問道。諸位去拜領事。可見到了嗎。四人道。茗談片時。很承他的關照。勉勵了好些言語呢。老殘問是何言語。工師道。他囑咐我們。到了中國。要認真辦事。任勞任怨。務必贊助大版將工廠辦理發達。一來不負大版厚幣重聘的美意。并可將我國技師的名譽。這個意思。不但關於個人的私業。直有關於國家工藝的進行。由此擴而充之。豈不足執東亞工藝的牛耳嗎。大版你想他這套勉勵後進的話頭。真算是金石良言呢。老殘聽了。細想那日人這等深心壯志。烏得不興。人人要存囊括東亞之心。將來我國豈不要步朝鮮人的後塵嗎。遂假意諛道。足徵貴國自維新以來。人人自強。事無大小。都要含着富強的性質在內。雖替人作事。也存個利國之心。如此不懈。豈但堪執東亞牛

日人之深  
心大志  
可憐人

寫皇城之冷落可憐

凡爲達官顯宦者莫不沿此惡習。不知趨利而不顧害。到家不知私妻女不

耳。怕不要執全球的牛耳呢。佩服佩服。老殘一席奉承的言詞。說的四人眉帶眼笑。遂商議陪着老殘在韓京遊覽了一日。到處市面凋敝。民懷怨嗟。皇城內外。清冷異常。在午門外探望一回。並無見有人出入。直如空城一般。逛了半天。無一處不令人傷心慘目。老殘此時親見前車覆轍。更覺慄慄危懼。一時萬感交縈。愁腸百結。不覺舉止失措。四人見其形異。便問大版因何精神不爽。老殘漫騰騰的應道。想必是夜間冒了風寒。這會子忽然覺着心裏作惡。怪不好受的。我們回去罷。四人也就認以爲真。陪着一同回寓。老殘進門就倒在床上。合目假寐。心裏暗想朝鮮的百姓。眼前受的這等苦楚。已經大呼籲無門。然日人還算是替韓國代表。雖執法偏倚。征稅橫暴。終久尙用韓法。只要不與抵抗。還可安然無事。若待國滅之後。編爲日民。亡國餘孽。比諸奴隸牛馬。更要格外受其箝制。那個時候。事事不得自由。人人不能自保。那個苦境。還不知多麼慘酷呢。這都是那般達官顯宦。只知道枉利營私。全不顧忠君愛國。引狼入室。惹火燒身。弄到這步田地。家私也不由自主。妻女也不能保護。回顧當年用心之左。雖自拋自恨。亦無及了。這般人。眞算是衣冠禽獸。寸斬猶不足以盡其辜。酌敗類。把座大好山河。雙手

由自主之  
時亦知悔  
否

獻於鄰國。人家並不知情。且虐待之。不也冤嗎。聞聽日人在我國東三省。行爲橫暴。但不知比這裏輕重。我何不促裝前往調查。調查。究係如何呢。想了一回。遂反身坐起。向四人說道。諸君這裏沒有甚麼事情耽擱嗎。四人齊應道。沒得。老殘道。我想還是早到上海。諸事從容。諸君既沒有耽擱。我們就趁早起程過江的是。四人聽罷。把鈴一拉。茶房上來問有何事。四人道。過大江到中國地界。可有船趁嗎。茶房道。過大江的小輪船甚多。一日開兩三班呢。只用到大版公司打張船票。愛幾時走就幾時走。便宜的很呢。老殘說道。既是如此。你去替我買五張過江的票來。明早我要過江呢。茶房說道。可以。遂跑下樓去。住了有半個鐘頭的工夫。將船票拏來。遞於老殘看過。老殘便取出洋元照價付給茶房去後。衆人又談了些個閒話。天色已晚。茶房開上飯來。大家用罷。遂叫他到賬房裏去開了賬條。將正價付齊。格外又開了五元錢的小賬。茶房喜喜歡歡的去了一夜無話。次日起身梳洗已畢。上來兩個茶房。相幫收拾行李。搬下樓去。叫了幾輛車子。送至江口大版輪船碼頭。又叫了兩輛馬車。五個人乘坐。一直出城。到了碼頭。開發了車價。茶房將行李搬上船去。安置妥當。老殘又賞了一塊洋錢。茶房告退。

八人衣履  
不周面有  
飢色不識  
廟堂之上  
食厚祿受  
照爵者見  
之亦動心  
否

住不多時。過江的人陸續而至。船上擁擠不開。旁邊還有幾隻渡江的民船。客人寥寥。老殘想道。這樣的好生意。自己不知提倡。甘讓外人獨專其利。即此一端。足徵韓國的民智不開。商業不振。自取滅亡的病根了。到了鐘點。展輪開駛。直撲對岸而來。到了西岸碼頭。停輪叫苦力把行李卸下。一齊登岸。顧了三輛騾車。向沙河子進發。沿路庄村多是繩樞囊屨。頹垣敗壁。所見之男男女女。大半是衣履不周。面有飢色。道途不修。田野不治。其困苦情形。莫可言喻。老殘問車夫道。這一方的人如何。這個困難的樣子呢。車夫嘆了一口氣。咳。我們這邊。當年是個富饒地方。因係通朝鮮的大道。商旅不絕。沿路生意。市面可觀。自中東開釁以來。這條道上行旅稀少。就比從前大為減色。又經日俄之戰。到處盡罹兵燹。焚燒擄掠。十室九空。如今雖說是稍為平靖。但日本人橫征暴斂。虐待華人。逃流在外的人。畏懼不敢回鄉。所以田地至今荒蕪不治。先生你想想。此地但是還能住得。誰肯甘心在外流離失所。而不思故鄉呢。田地既無人播種。商賈又不能行。這一方的百姓。生餓也要餓死了。老殘聽了。嘆息不已。遂說道。甯為太平犬。不為亂世民。這句話真真的不錯。兩人一面走着。一面閒談。老殘又問起中東日俄兩次

中東之役  
諸將帥無  
一不如此  
內所云惟  
左保貴耶  
日昌二公  
實不愧耳

戰爭的地段。并交戰的情形。車夫道。日俄之戰。不在此地。惟中東的戰事。我却頗知一二。平壤一戰。魏汝貴帶兵二十一營。紮於平壤城外。洋人的前隊將近要到。魏提督就縱兵擄掠四門放火。拔營遁走。至次日敵軍果至。救滅了城內的火。安慰百姓。留兵把守。這不是白白的把座城池送了人家嗎。豈止魏統領如此。就是葉志超等何嘗還打過仗呢。總然清朝的官。無論文武。同犯了一個毛病。不但是怕死。就是死也要錢。那裏能找出一個還可以折衝禦侮的人物。又烏得不敗呢。一路之上。老殘與車夫說說道。道却還不覺勞苦。既而到了沙河子。見市面甚不整齊。雖有幾家舖面敞門。但俱是小小本經營。而且賣食物的居多。覓了一所茅店住下。打聽店家到大連灣的路程。店家說道。到大連却甚便當。現在火車已通。此地就有車站。不但是可以直抵大連。就到吉林黑龍江奉天。俱不費事。老殘聽說已通鐵路。遂開銷了車子。就在茅店之中。暫住一宵。將行李檢點一過。吃了杯茶。信步出店到大街一看。見街道却還不錯。只是人烟稀少。大半是關門鎖戶。滿街上穿軍裝的日本人來往不絕。問道店家。纔知是此處還駐紮着一旅陸軍。所以市面纔破壞的不堪言狀。到了晚飯的時候。送上飯來。見菜蔬惡劣。

旅行待  
行賊盜  
言令  
髮指人

飯食粗糲。吩咐叫他添菜。辭以無處辦買。老殘只得勉強的用了半碗。四個工師有帶的麪包。叫店家拏去烤了一烤。姑且充飢。大家方纔用罷。忽見從外走進了一隊軍士。頭前裏一人跨指揮刀。拏着一本小冊。一支鉛筆。進門就盤問老殘的來歷。還要搜檢行囊。有無夾帶。幸有四個工師。與那隊長再三關說。得免檢查。老殘見了這般虎狼的行爲。不覺心身畏懼。遂與四人商議。早路難走。明朝趁車到大連灣。搭海南的輪船。由水路返回上海。四人俱已贊成。各人收拾就寢。以備明晨起早。四人纔經就枕。即已鼾聲雷動。獨有老殘。躺在榻上。反覆不能成寐。迴想在高麗所見所聞。及與車夫所談的話。剛纔那一班軍士的野蠻形像。將來中國恐難免蠶食之害。不由的百感叢生。莫可擺脫。遂披衣而起。步入中庭。其時正在十月初旬。仰見殘月一鉤。掛於遠樹。滿耳虫聲繞砌。一天霜氣侵肌。舉目荒涼。無非動人感慨。關心離亂。何以奠我邦家。遂口占兩律。聊寫愁懷。詩曰。

荒微誰開勝國基。疆分八道盡藩籬。那知祖德衰中葉。頓使宗祏失舊時。  
放棄主權威日損。斷傷元氣政難爲。老成無用多新進。惹得他人作監司。

詒謀不善誤宸聽。一國主權失大庭。鴨綠機宜誠亟亟。神州大陸沈冥冥。  
漫疑人事本天意。割去封疆撤藩屏。安得將軍霍去病。英雄一怒靖邊庭。

箕子示警一段。雖未必實有其事。然所持之論。誠爲至理明言。享血食三千餘年。爲亘古未有之綿長。故雖絕其祭祀。亦不足關心。惟有四五千年之祖國。以種族之故。實未能忘情。不得不示之朕兆。俾知警戒。或可以上格天心。以弭禍耳。大器晚成兩語。無論爲國爲家爲身。莫不皆然。老殘不敢另問。其實更不須另問。



# 百新公司出版目錄

原本批注  
四十四章

## 老殘遊記

下編

是書原稿本木公司覓得印行以來風行全國備受矚目  
值可知內容如(上編)之北拳南革(下編)之國變內  
明國內之和平外患結局不可不手執一編細繹其隱約之奧旨焉(上編)定價洋八角(下編)定價洋一元

## 三次重印色迷

夫人生之大惑莫甚於貪莫過於迷是書專從迷惑上着筆能道破男女種種之貪慾筆墨之新穎真所為情深意濃非時下出版小說所可同日語也每部一冊定價大洋六角

三次重印  
再版色慾寶鑑

是書頗蒙愛讀諸君稱許以其筆墨之簡潔大有益於世道風化真能醒煥青年同胞貪財色知所警戒非可與近時出版界小說同目看也裝訂精美兩厚冊每冊定價洋六角

- |          |    |    |          |
|----------|----|----|----------|
| 衷情<br>小說 | 薄命 | 花  | 一冊定價大洋六角 |
| 俠義<br>筆記 | 匡救 | 血  | 一冊定價大洋六角 |
| 艷情<br>小說 | 擲果 | 緣  | 一冊定價大洋六角 |
| 哀情<br>小說 | 霍  | 女  | 一冊定價大洋五角 |
| 苦情<br>小說 | 白楊 | 殘夢 | 一冊定價大洋五角 |



中華民國五年八月照劉氏原本印行出版  
中華民國十一年四月第十八次重印出版  
中華民國十二年四月第十九次重印出版

上編四十章增批加注

老殘遊記下編一冊

定價大洋一元

著者前一人

批閱者膠州傅幼圃

校閱者澄江徐鶴齡

刷印者百新公司

上海英界新馬路西福海里門牌五百四十六號

總發行部百新公司

發行人徐鶴齡

代發行外埠各書店

版權所有  
不許複製

